孟子圖解

冬

口 12
3001
3

門 口 12
號 3001
巷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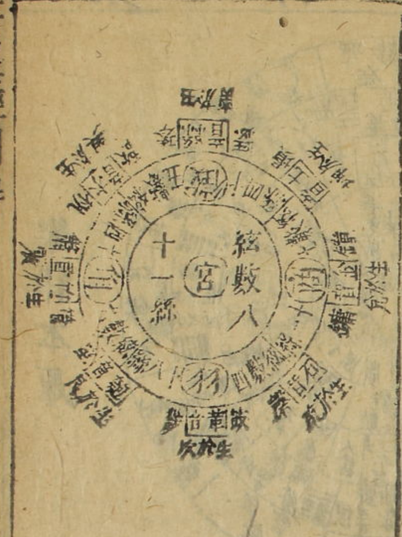
黃州 劉侗 同人父
新建 姜曰廣 燕及父
慈谿 姜思睿 尚愚父
劍津 羅明祖 宣明父
古閩 余應虬 猶龍父 纂輯
金壇 包爾庚 長明父 參補
豫章 章世純 大力父 考訂
三山 劉參三 不二父 較閱
金鑑堂

離婁全首○這章書總見法者心之寄也而先王有又立法之祖也後世君臣則祖述憲章之人也大意以仁政爲主自首節至可謂智乎論心法不可偏廢而歸重在治法上是以惟仁者以下純指君道當各任其責而君臣又不可截然兩平分言君而又多其臣也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熊勿軒曰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爲學即大學之要指凡修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皆在焉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規所以爲員之器矩所以爲方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律法也作樂之法陽曰律六謂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陰曰呂呂助也助陽也亦六謂南呂應鍾

六律六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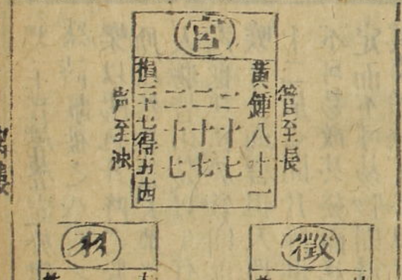


五聲八音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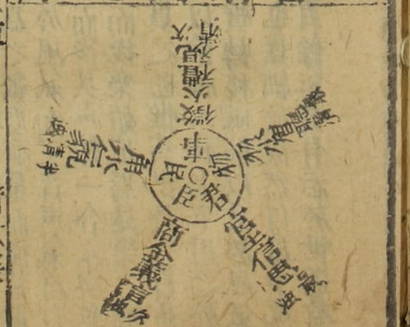
五音相生之序



三分損益之圖



五音清濁之序



雖有師曠善聽之聰不以從來審音之六律爲節不能正定五音之清濁高下況治乎堯舜神聖所爲之道不以從來仁愛之政行之不著則平聖治所有之天下矣此先王之道信足爲後世遵行也

規矩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與體然即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爲治觀見法之不可廢也以規矩正見離之明輪之巧以六律正見師曠之聰以仁政正見堯舜之道故下只云行先王之道以先王之道言道必云以仁政者見仁政只滿得一道字須看得融貫

師曠字子野爲晉樂師楚公子午戊郢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死者○衛靈公將如晉次濮上聞琴聲甚哀使師涓以寫之爲新聲至晉爲平公奏之師曠撫其手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代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音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離婁之明公輸之巧上師曠之聰下堯舜之道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此言治天下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呂林鍾南呂應鍾也獨言律從陽也陰陽各以其法爲貫十二大小參差吹之求五音之高下以校十二月五音之宮商角徵羽以合五氣堯舜之道通統德業言也不以仁政仁政謂治天下之法施仁愛於民如上篇所告梁惠王齊宣王之君教養等事皆是不能平治天下謂以仁政平之治之功終作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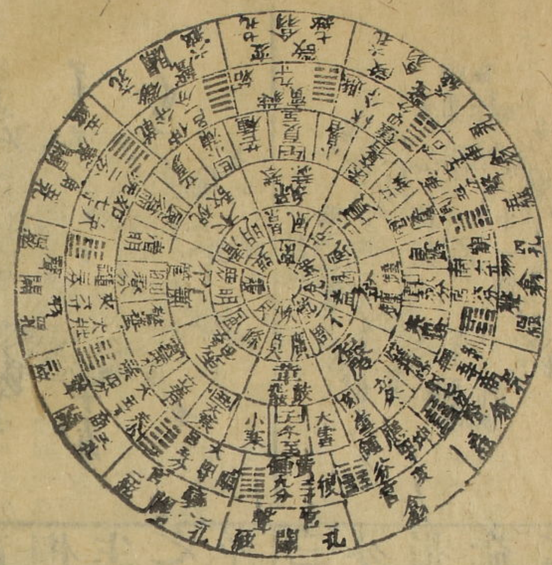
離婁一名朱貴帝時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斜曲直一見不衰毫髮○公輸子又名般魯之巧人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作木鳶令之自飛

離婁實錄 生幽室之中辨五色而不爽近赤水之北索玄珠而不得物無遺形離者火象也即因離以著姓

公輸子實錄 魯人工巧奪人工雲梯攻宋墨子距之謀木鳶飛天鬼神逐天奇之異

師曠實錄 晉平公時人善音之祖制而審其智忠勇信儀衛之君人而勅其詩書誦誨

樂律總圖



說載下層

樂律本原

樂之生本乎聲定於律單出爲聲聲成文爲音比聲以爲詩歌被之八音之器而樂之及干戚羽旄則謂之樂以陽氣升降之數定管以爲音樂之法則謂之律所以然者蓋天地之間只是陰陽五行之氣而天地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聲十二律之聲天地之聲也其在於物則出於八音之器其在於人則出於喉牙舌齒唇但天地得其氣之全故其氣之流行於十二辰之間升降進退必有節奏之數一定而不可易故其發而爲聲也必有高下清濁之殊亦一定而不可易物則得其氣之偏故必制造成器而後其聲始發又必以十二律爲之數度齊量而後其聲始正人則得氣之全然例於風氣而字音聲氣自有不能齊者亦必以律正之而後其聲始一合人與器之聲均調節奏以成音曲而後樂始成焉是樂之爲音也合天地人物而一以貫之也惟其出於一貫是以用之於郊廟朝廷則可以洽神人和上下用之於修己治人則可以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於風氣鳥獸而皆以感召其爲用也豈細故哉然自孟子既沒以後斯道失傳幾千八百餘年矣有志於世道者幸留意焉

十二律三分損益圖

(申)夷則七寸八分弱 無射五寸七分

(未)林鍾八寸四分 (亥)應鍾四寸二分

(巳)蕤賓九寸 (子)黃鍾二寸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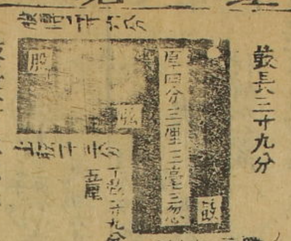
(辰)姑洗七寸二分弱 (丑)大呂四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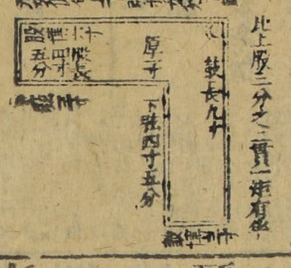
(卯)夾鍾六寸三分 (寅)南呂六寸六分

十二律以子半律爲經餘十律左右相對爲緯大九升降則三分自然非人氣數之左損三分右益四分益也○陽氣升降之數有極多極少其聲自長而濁以漸而清極清而後濁以漸而長以漸而多以漸而虛極虛以後其聲又漸而實以漸而少以漸而清極清而後濁以漸而實以漸而多以漸而虛極虛以後其聲又漸而長以漸而少以漸而濁極濁而後清以漸而虛以漸而多以漸而實極實以後其聲又漸而短

黃鍾一磬制圖

磬制鼓長九寸博三寸股博六寸長四寸五分厚一寸鼓長九寸股博六寸鼓博三寸皆三分去一所謂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也鼓長九寸股博六寸三分去一所謂三分其鼓長去一以爲股博也股博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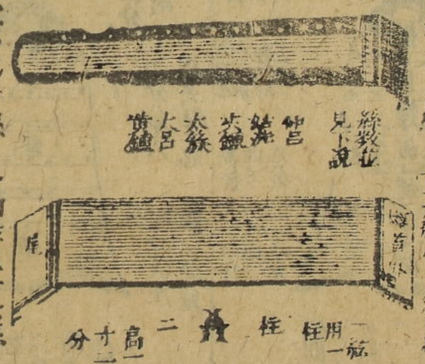




北上股三分之二貫一矩有半

鼓股之厚俱三寸所謂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也○考工記曰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三分其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磬其聲已下則磬其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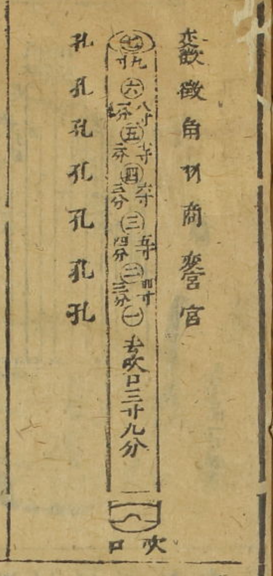
琴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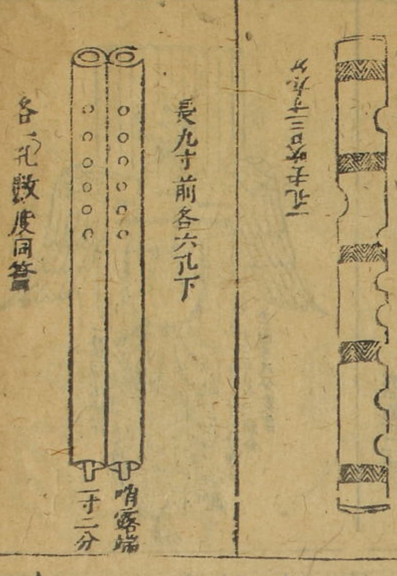
一絃三十九絲
二絃四十二絲
三絃四十二絲
四絃四十九絲五忽
五絃五十四絲
六絃五十八絲五忽
七絃六十二絲
八絃六十七絲五忽
九絃七十二絲
十絃七十六絲五忽
十一絃八十一絲
十二絃八十七絲五忽
十三絃九十絲
十四絃八十七絲五忽
十五絃八十四絲
十六絃七十九絲五忽
十七絃七十五絲
十八絃七十絲五忽
十九絃六十六絲
二十絃六十二絲五忽
二十一絃五十七絲
二十二絃五十三絲五忽

琴弦絲音其林上貢下方合銅悍而為細絲以明漆琴制通長三尺六寸首闊五寸尾闊四寸頸高六分厚亦如之足闊八分上貢下方象天地也下制上將合剛柔也長二尺六寸象春之日也應以三八法木數也貝其堅是足以遊南方朱鳥之象也絃之內一絃為宮三絃為商五絃為角七絃為變徵九絃為徵十一絃為羽十三絃為變宮十五絃為君十七絃為臣十九絃為民二十一絃為物二十二絃為事二十三絃為文二十四絃為武二十五絃為周二十六絃為召二十七絃為隱二十八絃為桓二十九絃為莊三十絃為閔三十一絃為僖三十二絃為文三十三絃為宣三十四絃為成三十五絃為襄三十六絃為昭三十七絃為定三十八絃為哀三十九絃為悼四十絃為穆四十一絃為敬四十二絃為靈

篇圖



篪圖



管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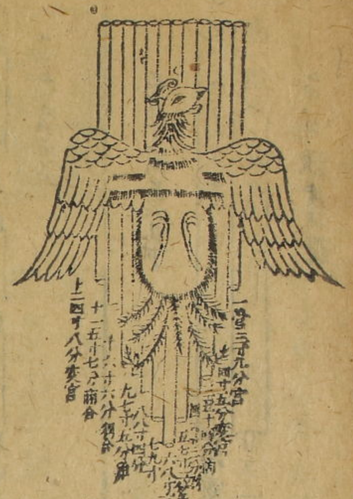
篇長九寸空圍九分徑四分二厘容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故曰篇前六孔旅一孔徑各二分管端開半竅爲吹口第一孔爲黃鍾之宮去吹口三寸九分第二孔爲夾宮去吹口四寸五分第三孔爲商去吹口五寸四分第四孔爲羽去吹口六寸三分第五孔爲角去吹口七寸二分第六孔爲徵去吹口八寸一分第七孔爲夾徵去吹口九寸是九寸乃黃宮之管若半乃陽氣之極九寸乃老陽之數也

篪長一尺八寸凡八孔下一孔土七孔一孔爲吹口徑三分橫吹之其吹法倣篇

管兩篇竝列管端安哨併而吹之其吹法亦與篇同

夫律管之制雖因聽鳳凰之鳴雄六雌六而爲十有二然惟鳳鳴則各爲一管其篇篪管則只合爲一管而七孔古律俱從左律之數取雌從雄之義也

簫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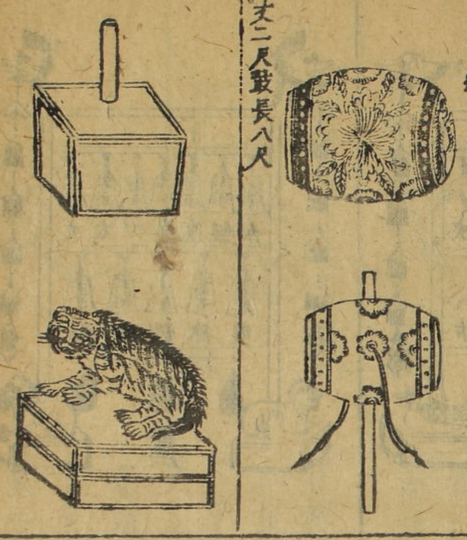
笙制圖



簫以木爲檀通高九寸廣八寸中空五寸六分厚一寸二分開管十有二長短如律管端各開半竅爲吹口管底留節外於律中從左而右起黃鍾終應鍾上平列與横杵齊下則參差如鳳尾然故又名曰鳳簫吹法以兩手奉横按律吹之

笙匏音其制以匏爲斗以竹爲子匏高一寸八分厚一分蓋厚三分中虛高一寸五分空圍七寸八分徑二寸六分臺圍四寸五分空徑一寸二分置匏中央匏旁開竅以桐木爲之安于其上截紫竹管十有二長本律四五寸管底各開一竅潤九厘從律本律十分之一簧長短如竅施於其上自簧底量至末律開氣口衡俱潤九厘從以本律十分之一爲準管通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笙黃鍾管近嘴左旋律呂相應通于黃鍾以接應鍾上用竹篾作箍箍令管不散管孔隨指便吹必接孔則簧動而声発按律取声其器須以綢袋韜之否則灰虫入內蔽塞其簧吹之而声不應也

壎制之圖　鼗鼓鞉鼓合圖　柷敔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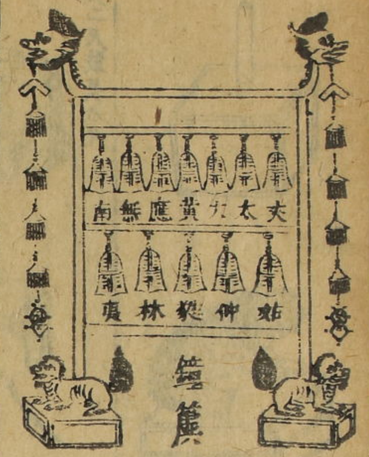
壎上吹口謂之塤者屬土而成於土但其體圓而字聲又從員故謂之塤其制通高三寸四圍及厚俱厚一分吹口高二分圍九分徑三分中虛容一龠之脅孔五前二後二徑各二分制法取河圖成數吹口取河圖生數五孔上數也

鼗之爲音去故以爲義而鞉音萄萄萬物勞乎坎則鞉而趨新且坎居子位陰鞉而一陽生陰爲鼓而首羣音貞聲坎坎如雷者坎之爲卦一陽陷於二陰之間雷則陽在陰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声鞉以鼓音木陽氣在內故扁坎而雷声也鼓鼓之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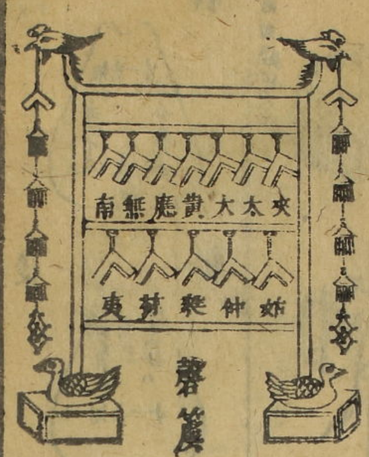
鞉鼓之制如鼓而小有柄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然鞉以節樂鼓以鼓樂皆以鞉冒木其制質朴故其聲一而無清濁高下之異○上商合下考分以別之

木音所以合樂正樂之器也其屬有柷有敔柷制狀如漆桶以柞木爲之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鐏之參左右擊以起樂陰始于二四終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有兄之道焉故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敔制狀如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三九之數也以籈長尺戛之其器本陰而以陽數終之所以止樂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又樂之出虛而歸之於實此所以先柷而後敔也

鐘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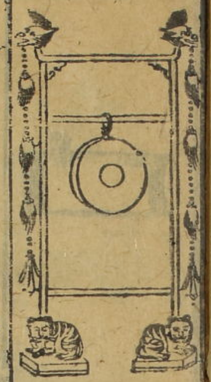
磬縣圖



簡簴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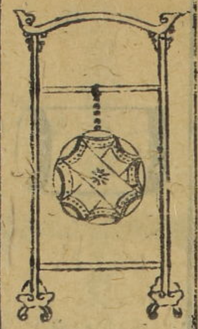
周禮考工記曰梓人爲筍簴天下之大獸五脂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外骨內骨卻行交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注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弘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若是者以爲鍾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鏡衆吻數目顧脰小體蹇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于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簴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小首而長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鷙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捷爾而怒筍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筍虡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厥指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球制圖



形員厚一寸其聲清敲而短

雷鼓鼓圖



雷鼓鼓提神祇八面鼓

晉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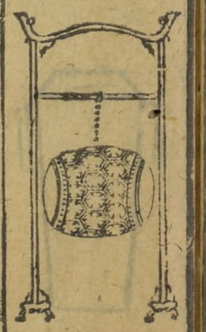
晉鼓鼓金路奏長六尺六寸

鼖鼓圖



鼖鼓守戒鼓也長一丈二尺

鼛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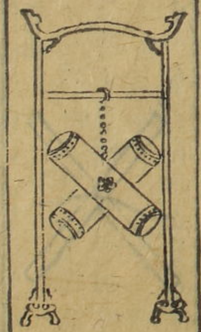
鼛鼓鼓役事長尋有四尺鼓四尺

提鼓圖



馬上鼓有曲柄大可馬曰師帥執提

路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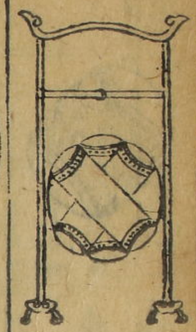
路鼓鼓鬼享四面鼓

笙制圖



笙者五声之長笙長四尺二寸三十六黃長四尺二寸竹爲之形參差如鳥翼

靈鼗圖



靈鼗鼗鼓也
社祭六
面鼗也

土鼗圖



以柄爲
以革爲鞔
兩頭可擊

鞉鼓圖



小鼗貫
應鼗之
引也

搏拊圖



形如鼗以韋
爲之者之以
糠實口擊拊
是也

柷制圖



竹大五六
寸長七尺
端有兩空
春池有声

柱式圖



一絃用一
柱高四寸
二分

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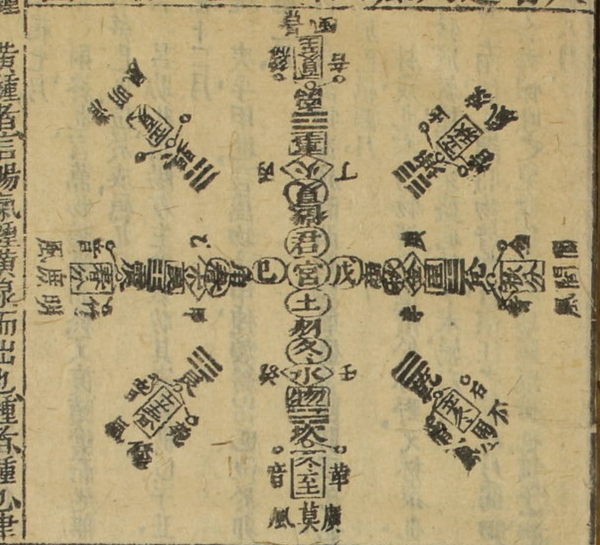
長六尺
五寸中
有椎

雅圖



狀如漆筒而
舍口大圍長
五尺六寸以
羊韋鞔之有
兩組

八音通八風八卦五星四時之圖



五声本於五行流於四時見於君臣民事物散於十干八音本於八卦見於八節通於八風十二律本於十二支見於十二月流於十二辰參之無往而不合者也聖人制聲音以作樂與造化通其妙如此故總爲圖解以便覽云

按黃帝時命伶倫取嶰谿西解谷之竹吹其竅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爲六律雌鳴六爲六呂律者正也法也以其正五音之法也呂者助也以陰助陽而成功也統言之爲十二律單言六律者陽統陰也言六律則六呂在其中矣以六律一陽二陰相間者也九律之管空圍九分內徑三分而黃鍾之管長九寸爲律之本十一律所由損益度量衡所由取法者也問律以九十爲長何也曰天地之數始于一而終于十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物無全數九則能變而可以損益十則終而不變矣此黃鍾之管所以止于九十爲極長也

按五音生於河圖之中五益河圖圓圖三而三合一奇方圖四而四合二偶合之爲五參天兩地之道也其中之一點宮之象土也下之一點羽之象水也左之一點角之象木也右之一點商之象金也上之一點徵之象火也此五音之本也

配十干 宮爲中央戊己土角爲東方甲乙木徵爲南方

黃鍾 黃鍾者言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鍾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之元也位於子十一月

太蔟 太大也蔟湊也言萬物隨乎陽氣太蔟而出也位于寅屬正月

姑洗　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易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屬三月

蕤賓　蕤萎殺言陽氣萎殺也陰氣幼小陽不用事故曰賓位于午屬五月

夷則　夷傷也則法也言物姑洗而被刑法也位于申屬七月

無射　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又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位於戌屬九月

大呂　呂助也謂陽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也位于丑屬十二月

夾鍾　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位於卯屬二月

仲呂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陽氣盛長陰助成歹也位於巳屬四月

林鍾　林茂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麓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于未屬六月

南呂　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八月陽氣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展功也位于酉屬八月

應鍾　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救功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于亥屬十月

五音所屬正律　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徵南宮爲羽

五音清濁之節　黃鍾宮商極濁太簇商音次濁姑洗角音清濁之節　黃鍾宮商極濁太簇商音次濁姑洗角音清濁半林鍾徵音次清南呂羽音極清益長者声下短者声高黃鍾長九寸故極濁太簇長八寸故次濁蕤賓長七寸故清濁半以管適長短之中也林鍾長六寸故次清南呂長五寸故極清蓋管短則出声速也

○今之君存爲仁心著爲仁聞而民不蒙被其爲仁之恩澤不可垂法於後世爲仁之君若何哉則以師聞外彰重之声聞於人仁心內蓋因有仁心而作聰明不行先王仁政之道故也○不行先王之道亦徒善耳故曰徒然有我之善而無法則德澤不流不足以爲政與夫徒然有我之法而無善心處之文空具不能以自行則舊章可不遵乎

性善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今有仁心者則皆是堯舜的根器故特揭堯舜全道爲有仁心者立個標準徒法不能以自行

甲之懸政貴能自行法即政也徒法僅能行

丙丁火商爲西方庚辛金羽爲北方壬癸水蓋十干非十二支無以行之故五音非十二律無以通之此五音之用也

相生三分損益　黃鍾爲宮長九寸積之得九九八十一數位子十一月蘇是歷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隔八相生蕤賓夷則至六月林鍾尺八位三分而損其一分益八十一數位午五月蘇是歷南呂無射應鍾黃鍾大呂至正月凡八位三分而益其一分蕤賓夷則至七月南呂尺八位三分而損其一分益五十四是三個十八也再益上一個十四數之林鍾而爲徵矣

林鍾徵長六寸積之得六九五十四數位未六月蘇是歷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鍾大呂至正月凡八位三分而益其一分蕤賓林鍾夷則至八月南呂尺八位三分而損其一分益七十二是三個二十四也損去了一個二十四則下生四十八數之南呂而爲羽矣

南呂爲羽長五寸三分損之得二十八數位酉八月蘇是歷無射應鍾黃鍾大呂太簇夾鍾至三月姑洗尺八位三分而益其一分益四十八是三個十六也再益上一個十六則上生大十四數之姑洗而爲角矣

姑洗爲角長七寸一分積之得六十四數位辰三月蘇是歷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至十月應鍾尺八位

此則陰陽爲之一終過此則又爲十二月之黃鍾而不復生矣益六十四數而三分之是二個二十一而零一數又以一數而三分之不盡則其餘數不行矣此各之所以止之五律之以終于十二也

太簇七寸五分　姑洗六寸七分

夷則五寸五分　無射四寸八分

夾鍾七寸四分　仲呂六寸五分

南呂四寸七分　應鍾四寸六分

此其大約毫厘絲忽則不計也

○今之君存爲仁心仁聞（指戰國時言仁心是愛人之心仁聞是愛人之声聞於人仁心內蓋因有仁心而作聰明不行先王仁政之道故也○不行先王之道亦徒善耳故曰徒然有我之善而無法則德澤不流不足以爲政與夫徒然有我之法而無善心處之文空具不能以自行則舊章可不遵乎

性善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今有仁心者則皆是堯舜的根器故特揭堯舜全道爲有仁心者立個標準徒法不能以自行

甲之懸政貴能自行法即政也徒法僅能行

非古語也徒善是空有善心而無善政徒法是空有法而不行

則不可呆滯差錯故此節須得歌動當時意○故曰節總上二節而斷其合法無以成治意辭雖不而意自上句見徒善之獎與徒法一般○然則堯舜之道即先王之法所當遵不勿矣者○大雅假樂之詩言所行不過德不違忘率由舊章蓋謂遵習先王仁政之法以為治而德有心之過忘德不行之過未之有也○夫何以見其當遵先王是無心之過忘率由舊章是先王已行之政遵先王之法則酌量無不安照管無不周決無德忘之過矣有也造是奉行意法而仁政自癈竭其目力焉至明矣而無所寄即繼之以規矩準繩是繼規矩準繩是繼規矩準繩以為不絕墨線取直之器以為方員平直之器看得詳細繼之以不忍人之心矣而無所寄即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是教人去做精細繼之以公律正五音繼字本既字來既如了即用也不可勝用也既已自癈竭其心思焉有所以繼之不費氣力不可勝用也使人推此以成器者不可勝用焉竭其目力焉五音之理順得

○詩云既愆爾舊成語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不愆不忘愆是錯謬酌量有大妄處忘是遺漏照管有不周處愆忘是率由舊章遵是奉行舊章由是循行舊章遵先王之法而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自行

此論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者

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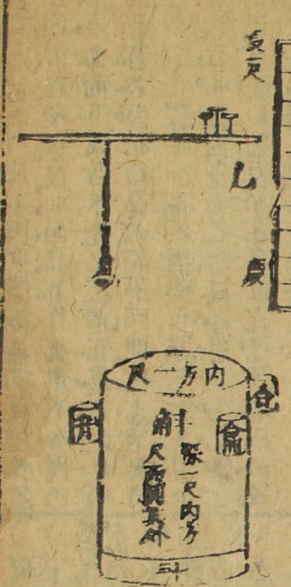
此不言先王之道者

故曰

引詩言用法必善於治以起下法所當遵意蓋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遵忘○聖人節是原聖人立法之善而見其當遵也提出心官則思也竭心思焉耳目日力耳目有形也心曰思

聖人要看見得古來所留之仁政皆自心之所出而思所以仁天下之道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即從上處引續

律度量衡圖



所以後世不可不遵用此與離婁諸人用法者不同三段重末段○竭字重看言他前頭盡不知費幾番心思直是仁天下之心皆無盡滿故一竭之後政即繼之妙處全在繼之以政上然後廣布其心思而仁始得覆天下不然仁政不繼竭盡自己心裡竟虛苞此念十脗子中而心與天下何干波

(考)假樂之詩第二章曰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公尸之所以答言而嘏辭有也

心源既制出教養之政來而信復天下矣仁是惠心澤被是丕肩天下兼當時後世

(證)姜姜仲氏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前人矣周公曰乃逸既誕厥父母昔之人無聞知正謂此也故

六律五音圖

奇常令偶則律原沐氣于

音時息若于冬一旺于申而五行之氣萃于春夏莩于秋分開

他後而若其律者音所以有字變

○苟因之則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無功故曰作爲
崇高必因乎丘陵因高也而高就作爲卑下必因乎
川澤因下也而下成若大先王之道正爲政之立喻
川澤而智者必因也苟爲政而不因則徒亡官矣可
謂明于不治之智乎○惟不因不可爲智如此是以
惟仁者智者必因先王之智其心思來王孔繩之
以仁而先王所以爲君而在高位宜也若不行仁而
而在高位是猶播其惡之惡於衆也

緻曰二字亦包治上遺下之意爲高二句是推下
二句二必字要重看爲政二句見得爲政必要因
先王之道可以仁覆天下不因則舍規矩就勞非善
治体爲故曰不智因字即上遵字○惟仁者節說
下二節無言廢法之咎以見成法之當因即是以
二字領七節先王說來官在高位有臣民看彼其
化意播惡于衆照下文看來臣民看入于不仁即
是不仁之惡流播于衆由于不因先王之道來

○以不仁居位之禍言之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以
道爲揆度也則在下者不知有法當遵守也將見朝
不信道工不信度工謂
不信道理之可行則舉綱領者不正百官
不信度是不信法之可守則
凡各衙門事体皆無定準君子有位之人不
信道便是于義有
兵甲不察多也于不强耶非國之禍災也田野不闢
闢食財不聚財非
闢食財不聚財非
以爲際而無中節之禮則無以教民考不以爲守而
無制度之善就民從此而興起來亡其無再訂之日
莫其災害不大哉此爲君者不可不行仁政也

無道揆節正是播惡于衆之實上無道揆句是總
領下五句皆由此生出看來上層人一無道揆下
遍人便無法之可守故自大臣及小臣自有位乃
無位走上諸下漸漸漸壞舉國若狂殊爲可畏○
故曰節是上節言孟子見當時不行仁政之禍根在
高官厚祿故城郭數語當時實有感慨然所謂災
害的孟子倒看做平常不足介意所以推上無禮下
無學等之類禁足爲當時災害也說到實無田正
慮下國之所有若幸而免猶有毛骨但陳可見
不遵先王之法一至於此若爲無后

○故曰惡高必因丘陵因是依上高曰丘陵
澤流水爲川停水爲澤治政不因先王之道
道即行政可謂智乎是
承上句而言
高下句
自然各有定分
有權者易爲力
無論地之勢而不事登天之勞
各爲唐虞所度高成終
舊章政之勢而亦無改作之擾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愆過也率循也舊章文武之法者

故曰二字指上遵字○惟仁者宜在高位是仁心行仁政如堯
舜聖人建極高位即君位不仁
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播布散也居高臨下則所及遠故曰播惡是不仁之禍衆
指臣民在下位者

○上無道揆也上無道君在高位者揆度也道揆謂以道理
爲法度即先王之法也有道之君爲百

○然德望於臣焉以因先王而行仁政勸其君也大
雅板之詩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言臣無然泄泄而不急
救正之○詩所謂泄泄德時俗所謂沓沓同一徹而
誤事之罪也至于沓沓豈但天心之怒鄰國之侮
之亂可畏也而可然乎○其定何如事君無匡救之
義進退無節禮之罪言則非先王之道為不
必行者又其視國事漠然無與于己此正泄泄之病
猶大沓沓者也

此節以下責臣正所以責君蓋君既不仁全賴忠
臣義士扶持天既方艱臣又泄泄安用彼相為無
然二字有多少慨惻處泄泄猶沓沓不徒是叫字
正是引時說所易曉時俗所共惡者以形容其緩
漫誤事之罪厚廣之臣能師一代之臣寡寡寮周之
臣泄泄戚國之臣沓沓至于沓沓不但詩人揭之
為戒即方言亦物之為戒而可然乎○疏事君進
退說到言則非先王之道此一句極重三句要擊
寫急然恍從意再點猶沓沓也一語見得消讓之
而畏令此等人盡然自脫

故曰人臣必責其君行仁政而責難于君乃學君

之大道謂之恭開陳善道君何為仁心行仁政以防
閑其邪欲乃奉君以小人謂之敬若謂君之不能
行仁政不責難不陳善善正君德之人道謂之賊而
已使君以堯舜自許而臣以桀紂責君自可免方歌
之天而學當罰法後世庶治平不難矣

朱是舊章責教是遵愛責恭敬謂大敬意思較細
密責難之義乃是為他個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
信必可行陳善開凱即是彼責難工夫問所謂
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
所以閉之之道而遽閉之則動有觸忤之患其言
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以善道使之曉然知
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不攻而自閉之矣孟子
與時君論事多類此所以自謂敬王

規矩舍自○道章書以仁字為主幽厲之鑒正以監
其荒虐之心也勿以法戒平說。

天立君君擇臣臣以仁其民而已矣故孟子勉當時
云堯舜以仁民說有規而後天下不敢欺以員有矩
而後天下不敢欺以方是規矩方員之至也夫人不
以規矩孟知其不可廢示以堅人慕道為不可及不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至字即盡字規矩方員之極的聖人倫之

（詩曰）刺厲王之臣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天
方欲傾覆而不安也言天）無然泄泄
無然是不得如此也泄泄（）泄泄是東周
時人語猶沓沓也行不
循理媒媢忌後不急救正也（）泄泄時俗所謂沓沓同一徹而
誤事之罪也至于沓沓豈但天心之怒鄰國時人語因泄泄之義難
之亂可畏也而可然乎○其定何如事君無匡救之
義進退無節禮之罪言則非先王之道為不
必行者又其視國事漠然無與于己此正泄泄之病
猶大沓沓者也

（詩）大雅板之詞第二章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不徒是叫字
正是引時說所易曉時俗所共惡者以形容其緩
漫誤事之罪厚廣之臣能師一代之臣寡寡寮周之
臣泄泄戚國之臣沓沓至于沓沓不但詩人揭之
為戒即方言亦物之為戒而可然乎○疏事君進
退說到言則非先王之道此一句極重三句要擊
寫急然恍從意再點猶沓沓也一語見得消讓之
而畏令此等人盡然自脫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詩）大雅板之詞第二章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不徒是叫字
正是引時說所易曉時俗所共惡者以形容其緩
漫誤事之罪厚廣之臣能師一代之臣寡寡寮周之
臣泄泄戚國之臣沓沓至于沓沓不但詩人揭之
為戒即方言亦物之為戒而可然乎○疏事君進
退說到言則非先王之道此一句極重三句要擊
寫急然恍從意再點猶沓沓也一語見得消讓之
而畏令此等人盡然自脫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恭是舊章責教是遵愛責恭敬謂大敬意思較細
密責難之義乃是為他個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
信必可行陳善開邪即是彼責難工夫問所謂
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
所以閉之之道而遽閉之則動有觸忤之患其言
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以善道使之曉然知
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不攻而自閉之矣孟子
與時君論事多類此所以自謂敬王

規矩舍自○道章書以仁字為主幽厲之鑒正以監
其荒虐之心也勿以法戒平說。

天立君君擇臣臣以仁其民而已矣故孟子勉當時
云堯舜以仁民說有規而後天下不敢欺以員有矩
而後天下不敢欺以方是規矩方員之至也夫人不
以規矩孟知其不可廢示以堅人慕道為不可及不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至字即盡字規矩方員之極的聖人倫之

知聖人未嘗有加乎人也人不離倫倫全聖聖人
對其人倫之至者也○如有欲念爲君而完盡君上
之道欲念爲臣而完盡臣下之道將安取法二者皆
法堯舜以盡而已矣法其所以治民者而君道臣
法其所以事君者而臣道至倫不以舜之所以事君
事君必臣道有未盡是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必君道有未盡是賊其民者也

首以規矩衡法極明切醒人聖人人倫之至不是
言前聖只到至極不可移易萬世而下皆驗成
德不得下文兩個而已矣正根至字說○然人倫
之至亦只是道之盡處欲盡道正欲求其至也故
曾法堯舜法堯舜不必在形迹上求玩所以二字
便暗藏仁字在內一不得其所以虐則有堯舜之
心而無堯舜之心則就是不仁故下引孔子說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

○然究其盡與不盡之故孔子嘗有言曰天下只有
一道然有所以道心之外便是人心出
理之外便是人欲如此而已不法堯舜則慢誕矣可
乎哉○夫賊其民者暴其民者也最民之甚則子謂

王也聖人可是人倫從出的人至非高遠之謂只是的確不
可更易冬天下萬世之人舍是更無所取則故曰至
○欲爲君盡君道欲指心爲指事盡是完全其
臣道上道指二者指君臣皆盡說**皆法堯舜而已矣**法是法其心
不是沿其故事君必臣道有未盡是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必君道有未盡是賊其民者也
不以舜之所以事君一念純忠
敬其君者也不法所以**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所以治
賊其民者也賊民統無
愛見

規矩實欲周旋中規化裁之道在立象之先
所旋中矩考實之稱題俗名之表
推而之爲以器天地察勢取材以呈物巧
執而用焉以治春秋備物致用以極人工

○孔子曰引孔子乃嚴理欲之防**道二**道字虛說二是陰
而已矣見道只是仁仁**○暴其民甚**暴是不仁
外便是不仁甚是極**則身弒國**
亡禍之甚者則不甚者則身
殺身亡國**則身危國削**禍之不甚者則身
必危治國必削

殺僇而身弒國亡猶或不甚則子孫亦重而身危國
削可知聖人未嘗有加乎人也人不離倫倫全聖聖人
對其人倫之至者也○如有欲念爲君而完盡君上
之道欲念爲臣而完盡臣下之道將安取法二者皆
法堯舜以盡而已矣法其所以治民者而君道臣
法其所以事君者而臣道至倫不以舜之所以事君
事君必臣道有未盡是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必君道有未盡是賊其民者也

首以規矩衡法極明切醒人聖人人倫之至不是
言前聖只到至極不可移易萬世而下皆驗成
德不得下文兩個而已矣正根至字說○然人倫
之至亦只是道之盡處欲盡道正欲求其至也故
曾法堯舜法堯舜不必在形迹上求玩所以二字
便暗藏仁字在內一不得其所以虐則有堯舜之
心而無堯舜之心則就是不仁故下引孔子說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

○然究其盡與不盡之故孔子嘗有言曰天下只有
一道然有所以道心之外便是人心出
理之外便是人欲如此而已不法堯舜則慢誕矣可
乎哉○夫賊其民者暴其民者也最民之甚則子謂

王也聖人可是人倫從出的人至非高遠之謂只是的確不
可更易冬天下萬世之人舍是更無所取則故曰至
○欲爲君盡君道欲指心爲指事盡是完全其
臣道上道指**二者**指君臣皆盡說**皆法堯舜而已矣**法是法其心
不是沿其故事君必臣道有未盡是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必君道有未盡是賊其民者也
不以舜之所以事君一念純忠
敬其君者也不法所以**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所以治
賊其民者也賊民統無
愛見

規矩實欲周旋中規化裁之道在立象之先
所旋中矩考實之稱題俗名之表
推而之爲以器天地察勢取材以呈物巧
執而用焉以治春秋備物致用以極人工

○孔子曰引孔子乃嚴理欲之防**道二**道字虛說二是陰
而已矣見道只是仁仁**○暴其民甚**暴是不仁
外便是不仁甚是極**則身弒國**
亡禍之甚者則不甚者則身
殺身亡國**則身危國削**禍之不甚者則身
必危治國必削

名之曰幽厲幽是暗厲是虐死後惡謚**雖孝子慈孫**孫能孝慈以盡
不能改也謂不能改○**詩云監不遠**監鑑也言鑑以
祖父惡謚○自照也**在夏后之世**夏謂桀言取紂
之鑑近在夏桀**此之謂也**此正今人之鑑不
在千遠當以幽厲爲鑑○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
殷監不遠殷必子亡國故書云殷鑑不遠在彼夏王
在夏后之世謂桀紂不亡曰幽厲幾無辜曰厲○高厲王名
可謂法舉諸不亡曰幽厲幾無辜曰厲○高厲王名
不慎與王子孫代代殺之子孫之死子孫罪厲王名宣
王子孫代代殺之子孫山之下西周遂亡○大雅
蕩之詩也章曰文王曰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枝葉未有害本寧先斃殷鑑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詩人知厲王之指亡故爲此詩。

三代全盛○此章書要看三代字如字孟子說在三

名之曰幽厲幽是暗厲是虐死後惡謚**雖孝子慈孫**孫能孝慈以盡
不能改也謂不能改○**詩云監不遠**監鑑也言鑑以
祖父惡謚○自照也**在夏后之世**夏謂桀言取紂
之鑑近在夏桀**此之謂也**此正今人之鑑不
在千遠當以幽厲爲鑑○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
殷監不遠殷必子亡國故書云殷鑑不遠在彼夏王
在夏后之世謂桀紂不亡曰幽厲幾無辜曰厲○高厲王名
可謂法舉諸不亡曰幽厲幾無辜曰厲○高厲王名
不慎與王子孫代代殺之子孫之死子孫罪厲王名宣
王子孫代代殺之子孫山之下西周遂亡○大雅
蕩之詩也章曰文王曰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枝葉未有害本寧先斃殷鑑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詩人知厲王之指亡故爲此詩。

三代全盛○此章書要看三代字如字孟子說在三

任意不指三代上說千世下說仰尚論所
謂道二仁與不仁也

那代之得失乃後人之法度人主不可不知也孟子
說時君說三代之天下其得失若衛鞅商鞅皆得天
下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其失天下也以桀紂幽厲之
不仁○不特天下爲然雖至於有國之諸侯苟能行仁
則土地人民可以長保而治道於不仁則內變外患
相繼而作而以燕噲仁其身失亦有然者
首節一以字與節所以二字俱要重看故是得天
庶與存亡之關鍵處與有仁焉二字相連以見
出此入彼之意毫厘千里之介不可不謹也

以仁類 然作 順民心 與聞一大關鍵
恒勸 勸楓 同民欲 民生一大覆庇
其爲君爲臣爲方且幾爲愛國而仁之以爲紀脈同
其繼帝寬繼王風又且幾爲定象而仁之以爲托命同

○故觀天下之得失而知天子不仁則天子必亡而
不保四海觀國之廢興存亡而知諸侯不仁則國必
亡不保社稷舉此推之卿大夫不仁亦必亡家而不
能保四體人不仁亦必亡身而不能保四體信
乎不仁之禍甚矣○今之君本惡死亡而反樂爲不
仁自醒復自迷是猶惡醉而曾勉強飲酒夫強酒而
欲無醉不可得也絕不仁而欲無死亡又豈可得哉
欲休國家者信不可不反而求之于仁矣

是猶惡醉而彊酒 惡其死亡之詭 張公亮曰喻如此事允治湯克寬克仁字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三代夏商周言其共天下也
以不仁其字指三代不仁以虐○言得失就民心說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

以仁類 然作 順民心 與聞一大關鍵
恒勸 勸楓 同民欲 民生一大覆庇
其爲君爲臣爲方且幾爲愛國而仁之以爲紀脈同
其繼帝寬繼王風又且幾爲定象而仁之以爲托命同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不仁即暴其民不保即死亡而
不保四海謂國之廢興存亡而知諸侯不仁則國必
亡不保社稷舉此推之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宗廟先卿
大夫以上不 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此不仁甚縱欲殘
仁俱在暴民言 即四肢以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 今指諸侯死字自爲身
身言

困窮之患鮮緜寇戎救民水火以仁也樂減德
作威討毒痛四海固厥有然 莆鏡語 不仁也。

飲酒樂 況酒 戒民人 卿大夫以上
孤酬 越小大 卿用爲亦罔非酒惟行
或酣或否 既醉而出 受其福
式號式呼 醉而不出 謂伐德

得天下 以仁 以國言 興存 燕 以天子言不仁不保四海 形因
失天下 以不仁 廢亡 然 以卿大夫言不仁不保社稷之意 而推
以不仁 以士庶言不仁不保四體之意 而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愛以恩惠撫摩言不親是不
愛藏反仁恐我真情不洽 治人不治反其智 治以政事言不治是未嘗
人宜乎人之我愛或人而不我親則愛未至必必
務使立不獨達不獨達而反其仁盍亦如愛以
修理治人宜乎人之順治或人而不我治則治未
至也務要識求義理點破心鏡而反其智爲甸如如
吾以誠敬孔人宜乎人之我答或人而不我答則
孔未至也敬必退讓以接之積誠以動之而自反其
敬爲何如

此節仁智敬都在本原上愛治禮乃其作用處三

反于不惟不歸咎于人旦有借鏡于人意不是從人說處治處各處起念方反也有益盡所未盡而仁意敦睦愈精敬意至意

○且不特一事然也凡行有不得其正者皆反求其仁智敬于己即此其身正矣其身正而天下歸于吾身中矣未有不我歸我治我者也○不獲而反求此配命之學即不言福可也大雅文王之詩云人能常念永合天命乃所以自求盛大之福則福非求之命也求之自而已有天下國家者前可舍己而從求之人哉

行有不得難是推開其實含三者之外更總自反處其身正即在皆反求上看出天下歸即其身正上看出天下歸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押天下洋洋明其不必外求意○福之權命操之而配命之權我寔操之配命而命福我則福非求之命也求之我而已故曰自求多福引詩以証自求二字

孟子教人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說善于修身者無言不可自認也如人有恒常之言皆曰天下國家

孟子曰人有恒言恒言是時常的說話不是常人之言皆曰天下國家

人以尋常語言忽爲無奇而不知其言外之意有本存焉言天下而及國益謂天下起化之本在於一國邦畿者四方之倡也言國而及家益謂一國起化之本在於一家閨闥者百姓之觀也至于家獨無本乎家之本則在身身修而後家齊治國平天下有此矣分言之本似有三合言之本一而已可繹思矣

這重書只重本字一直說下序子不必入說天下國家便有個身在恒言即未明言而已躍如可味

孟子特剔出言之益天下國家其勢相離則合言之使人獨觀而得舊聞恒言不知本之所在未是使人共聞而悟家之與身其勢相戀則懸懸之

孟子見當時爲君者不能反身修德懸屬人心徒以權力相尚適長權奸政啓窺伺之心故說爲政而欲使德教之洋溢也政要在上是不難蓋致之所被未有不自近者奇其出入起居處賞刑威之間而罪于大臣百執有以感動之制壓之不得罪于巨室而服其心大我無可罪則是巨室所想慕也將見巨室之所想慕一國目想慕之一國之所想慕天下自想慕之故沛然德教自充滿溢乎四海所謂所及者

處便可繹天下之本在國指國內國之本在家家指宮闈家之本在身身總上見身爲本家之身

恒言類 近收 夫婦千此知能君相即下此察理旁採 神聖幾微爲閨歷毒愚亦幾爲沙獵

以人有恒言觀 天下 國 家 孟子推言觀 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 爲政自啓言不難 得其心 得其易 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是世臣大臣不得罪全是以前 以順 是愛 戴歸向 德自處有以拊服其心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天下慕雖承國邊亦本巨室意說來 故沛然 德教溢乎四海 德教行祀教宗程也德教是以心德爲政教也溢是四達無得充滿無壅也

寧爲政何難之有

這章書重德教二字言教不以政而以德人皆欣慕之見非但于威而謐于敎也不得罪于巨室便知一國天下皆歸慕之而德教沛然不是以巨室一人爲轉移德是我德教流溢但自巨室近始耳慕處純是德教洋溢處可見爲政机括不出天下并不在巨室而在吾之德教也最足慷慨人主天下全旨○這章書通重一仁字借役以發其恥心即孰以動其師古德爲一仁也耳

戰國以力相役故孟子望當時諸侯好仁轉無道爲有道意說天下有道人皆修德故有小德而服小賢者有大德而稱大賢者德之小者見役於大德賢之小者見役於大賢至天下無道舍德而力力小則爲天役力服則爲強役德力相役斯二者一定不易天道故人能轉無道爲有道即善于順天者尚可以固存不然而逆天者有不亡乎

此節倒仰有道無道而次順逆之天大有轉移心事不能已已處與孔子禮樂征伐筆一樣自所遭言曰德自其人言曰賢德之德大便是大賢德小便是小賢役如服會征伐皆聽其命上兩役字有盡人事以心悅誠服意下兩役字有畏威遠罪意天只作箇順天演存

逆天者亡 苟殷樂怠敖是爲逆天使亡

○齊景公當無道之時最是強大而曰詔不能出令又不能受命于人是與物而敖絕也漸出而文其文于藥臭之是景公豈得已哉○今也小國師效大國之所爲不修其德而恥受命於大國之心焉是循弟子而恥受教命于先師也不可得已

引景公一段不是受命蠻夷爲順天正是不能自強不免人役的証驗漸近二字乃雖點他着緊的光景下文恥字正從此生出○說個恥字就是激發他強仁說循弟子而恥受命此句不是要他去受命見得師文王方可免恥

孟子曰天下有道

是天子爲政之時

小德役大德

小德大德俱指諸侯言如西周時命周公主陝以東命召公主陝以西所謂方伯連帥之戰也

小賢役大賢

小賢大賢俱指時尚強尚力之世

小役大

小大強弱皆指諸侯小弱役強

弱以兵力相役也

斯二者天也

斯二指上二段天不是理勢當然一開此中有天意在順天者存

順天者存

順天演存

逆天者亡

逆天演亡

天之道即人之學 三德互乂乘者強之本

五行迭運伏者久之門

人之道即天之道

理升則用理以全勢勢回在理之中

勢降則緣勢以出理理又在勢之中

○齊景公曰 齊景公名杵臼諡曰景 自名不能令 不能出令又不受命于人 令使人 又不受命 不受命于先師 耳

是絕物也 絕物與滯出而文於吳 滯淚也滯出恥之也 恥吳王夫差強齊景公之也女以女與人 恥吳王夫差強齊景公之也女以女與人

公恐恥受命所謂恥未也○今也小國師大國 師是效法強大所爲不務賢德也

而恥受命焉 恥爲大國所役 是循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

文王 弟子比小國先師比大國弟子恥受命先師言必不免也

女吳實然 嘶馬貌悲笳互動光望無家女之淚日方長車車連連幕交戚入宮不見公之淚情頻深

考齊景公女嫁吳終嚬終歎夫差兄也女爲夫憂況化爲龍冲天去其故葬處號丹塚焉

○如恥而不欲受之則莫若反其師太國者而師文王師文王則爲大德爲大賢而國之小海濱亦論亡國之差大者五年國之極小者七年必令大畏小德而爲政於天下而諸侯皆吾役矣○試以文王之事言之詩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上帝既命書意○言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上帝既命書意以天下則先商孫子惟于我周臣服矣即其維服于周可見天命不常于一姓惟我周之德是與故殷士之膚大敏達者皆執灌獻而助祭於周之錦京也孔子讀是詩而贊之曰以衆過衆則衆失其衆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則衆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之言如此此文王所以可師也

如恥之三字絕妙挑剔絕妙激發又說必爲政于天下又是絕妙歆動師文王是同天的樣子師只是行仁政此處且勿露仁字必爲政于天下一節極有深意蓋不惟化小爲大化窮爲殖抑且化無道爲有道則善于順天者也此文王之不可不師耳○引詩是舉文王爲政于天下之事所可師者

孟子卷四 十五

雖歡而莫訴 何乞盟于晉而德脇其辱以約質
煩悅而難言 今修禮于吳而僅要其女以歸婚

○如恥之深自漸復若師文王 師文王謂修德而師文王
念振茲 五年七年 五年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爲政是大
總言其速 畏小侮即
國七年 尚賢行仁政也師文王
無敵 ○詩云商之孫子其麾不億麾是數也十萬曰億上
不億德言無萬數也
帝既命 以天下侯于周服 侯維也服臣服于周 侯服于周 惟服周
之故
命靡常 謂去留在意殷士商之臣庶膚美也敏速
不定意 殷士膚敏 裸用鬯國之酒灌地以降神將助也京
謂之京師如微子來見祖廟之類 孔子曰仁不
可爲衆也 不可爲衆如言不可
好仁衆以爲己敵意 夫國君好仁 孟子釋孔子
之意而言好仁之心 天下無敵即此一念 考証陳明卿曰秦誓云
心同德故仁不可爲衆 考言 受有億兆夷人離

商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逃

商書 太甲之篇 災禍 可修德以避之 自作 善自爲不可
逃 逃避 此之謂也 考証張天如曰及是時殺桀
總言其速 急敗 患言不入於耳既
○夫人當不仁而後人賤之 人賤之 而後人侮之 人侮之
必自侮 自取 既侮自取之 然後人毀之 人毀之 國必自伐 自敗
急敗 而後人伐之 人伐之 ○

滄浪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言語錄 問滄浪之何自分滄浪家而不約 即江
漢之水瀆分可分角之泳游 泳游 潛行水中
不與今喜風日之和融 遊聊之疑匹練之是不
既之忽穀紋之徙工 喪彼入江之南流分駛奔彭蠡
之蕩漾 旋中江之東從分注迤平將與入海爲始終
龍門之澤趨分徑有此清兮 清兮 水清貌
○夫人當不仁而後人賤之必自侮 自取 既侮自取之
而後人毀之 人毀之 家必自毀 自敗
急敗 而後人伐之 人伐之 ○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逃

太甲曰天作孽 災禍 猶可違 可修德以避之 自作孽 善自爲不可
逃 逃避 此之謂也 考証 記自取敗亡之謂 孟言 急敗患言不入於耳既
○夫人當不仁而後人賤之 人賤之 而後人侮之 人侮之
必自侮 自取 既侮自取之 然後人毀之 人毀之 家必自毀 自敗
急敗 而後人伐之 人伐之 ○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之水清 清貌 可以濯纓 濯纓可以濯足 有以自取之也
自侮自毀自伐自取之 安其危 樂禍 不仁而可
利其菑 樂所亡 與言則何
儒亂 亡敗之有
此謂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敗亡也

不仁 利人之國 可與言哉 失其本心

以不仁之人觀 後人侮人毀人伐 所謂自取之也

皆由不可與言來○引書一自字見不得諉數字天德發明自取之意

桀紂全言○此章仁字是主先論民情後陳利害總不是激發世主語以今天下節作骨

孟子見當時橫斂於虐政故汲汲以志仁勉世主蓋治亂在衆民心之所以失與所以得嘗觀桀紂之失天下也蓋失其天下之民也失其民者蓋子失其民之心也知所以失則知所以得矣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有人便有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有土便有財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致而有所以爲得之道得其民斯有人有土即得天下之大矣得其民不可以勢迫而有所以爲得之道得其民之心斯近便遠來即得民之衆矣至於得心獨無所以爲得之道乎民之所欲稍不遂即生離望則與之聚以滿其欲民之所惡即能革已覺不堪則勿施以絕其源爾也此所謂仁也仁者民心所必歸也

將桀紂開說便是今之諸侯樣子通節以得天下爲主得其民得其心節是得天下事不可作三年看欲惡只是一個心與聚勿施只是一個仁更分不開全從萬物一體中流出歸重言施設是在這○民之歸仁也仁指上所欲二句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天下先由於衆叛親而失其民也失其民先由於暴虐不仁而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之歸斯得天下矣有人便有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得其心之悅斯得民矣所得其民得天下而得其心之悅欲民心所願欲者如省刑薄稅之類所惡勿施爾也致民心所厭惡者如殺人橫斂之類勿施是爲之除害則所惡不加身爾也總言云爾得民心之道不過如此

詳考 謚法賊人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集傳也朱氏曰桀紂馬牛之名非知禮也紂馬牛之名見詳論語第十九篇

得民貴 會極 節用于內 通求厥宜 懷保小民 樹德于外 通先厥成 咸和萬邦 膺其教不易其俗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詳考 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獺屬也○汲冢周書曰獺祭魚然後魚人入澤梁 **鼂錯語錄** 義度之鳥宛縮咸若之休 **鼂氏曰** 口茶而尾鍛 **歐陽語錄** 盤旋爲鳥之廟集憐彼依人 容鴻雁之流離物傷同類 **歐陽語錄** 登牧緻窳之鱗 縱吞噬之威而有傷昫沫之仁 永觀於物之樂 昔饗魚之貪而反喪得魚之利 頡尾其民徙作臨淵之羨 蠭彝自斃有甚緣木之求

色黃顏

○吾誠度之今之欲王天下者積暴之後而需仁猶七年久況之病來三年久善之艾也苟爲於艾不蓄則終身無得艾之日病必益深苟求王不志念于得民之仁則有終身爲人之歐而憂辱以陷於死亡而已豈惟不志而已哉○詩云其何能善載相及於沉溺此正憂辱死亡之謂也欲成湯武之業者宜急行仁矣

欲王節恐世王志不堅又危言以動之見得一失機會必至死亡夫死亡之於王也槩剝湯武之分相去遠矣○猶七年句是假嘆當時行仁之晚意志字最有力揆見世王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引詩只証不忘于仁三句引執熟之詩想見當時天下如水益熟引昏溺之詩想見當時天下如水益深

〔考〕堉雅曰艾一名灸草可以灸疾○字說曰艾能久燃久而彌善

自暴全旨○道章書夢得以仁義挫醒人意二自字重二人之字正見人所自棄而失之爲可哀是一章血脈

人皆言不可自絕須是自家涵養自家勉励十分能盡得分中的道理孟子醒人意說人皆可與言惟自暴者根迷成妄不可與有言也人皆可有爲惟自棄者依倚成弱不可與有爲也何謂自暴言則非禮義敢於強詐賊害其固有之理謂之自暴也何謂自棄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并于退怯棄置其本來之性謂之自棄也

此節詞雖是次絕而意實激發一是喚不轉的一是激不起的讀者當以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乃實落故于只申明仁義

○夫仁人之安宅也人豈有言非安宅者乎義人之正路也人豈有言非正路者乎又豈有謂吾身不能踐正路者乎○曠安宅而弗居曠空也居謂存也舍正路而不由由是行哀哉

張阿初曰日日在其廣厦中心野處露沾以動其思眼前都是康莊無奈迷途失足生人顛陷自絕乎道非正眼那能識得

可哀 可憐也

義類 謂于適 均其宜 無偏無党爲歸極之路

夫仁二句不要說深只明仁義有可能而無可非意○曠之舍之其稍弗居之安便是曠稍弗軌之道德所不敢之疆畔 親戚別信非離岐于正路之外

夫仁人之欲王者正當憾悼已深轉死回生之時猶七年之病 喻暴虐已深非檢民國則終身無得艾之日病必益深苟求王不志念于得民之仁則有終身爲人之歐而憂辱以陷於死亡而已豈惟不志而已哉○詩云其何能善載相及於沉溺此正憂辱死亡之謂也欲成湯武之業者宜急行仁矣

求三年之艾也 艾藥草可燃灸以灼病陳久益善故需之三年也此句喻行仁要急非喻深仁

爲不畜者自今日爲也終身不得見終不可得也苟不志於仁 志有最緊可不早圖終身是辱以陷於死亡 甚言救之當亟○詩云其何能淑 淑善也言今那得有好日子 載浮溺 載則也胥相也正証不志仁 終証 鍾伸敬曰仁政猶喜愛之心也此見孟子醫天下亦以醫人至○陳石史曰戰國之諸侯遇人役則"載"中而卒其爲不濯之無厭已身則諱疾而卒安爲不艾之病又何怪乎失其民失天下

以得天下言 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湯武所欲之地 此言民物所歸

今有好仁 諸侯皆爲之隩 此言得民之故

得矣有道○以得其心言 所欲與聚此二語一章之大綱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也見惡之走壙 所欲在仁

○以失天下言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桀紂所惡勿施 此言失民之故

苟不志仁 終身憂辱陷死亡

孟子卷四 離婁

章血脈

人皆言不可自絕須是自家涵養自家勉励十分能盡得分中的道理孟子醒人意說人皆可與言惟自暴者根迷成妄不可與有言也人皆可有爲惟自棄者依倚成弱不可與有爲也何謂自暴言則非禮義敢於強詐賊害其固有之理謂之自暴何謂自棄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并于退怯棄置其本來之性謂之自棄也

此節詞雖是次絕而意實激發一是喚不轉的一是激不起的讀者當以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乃實落故于只申明仁義

○夫仁人之安宅也人豈有言非安宅者乎義人之正路也人豈有言非正路者乎又豈有謂吾身不能踐正路者乎○曠安宅而弗居曠空也居謂存也舍正路而不由由是行哀哉

張阿初曰日日在其廣厦中心野處露沾以動其思眼前都是康莊無奈迷途失足生人顛陷自絕乎道非正路者乎又豈有謂吾身不能踐正路者乎○曠安宅而弗居曠空也居謂存也舍正路而不由由是行哀哉

義類 謂于適 均其宜 無偏無党爲歸極之路

夫仁二句不要說深只明仁義有可能而無可非意○曠之舍之其稍弗居之安便是曠稍弗軌之道德所不敢之疆畔 親戚別信非離岐于正路之外

正便是舍哀哉有不可與言與有爲意不忍見其
入于禽邪也非絕之之詞深望其居田之耳

當時處士橫議楊墨之徒各思以道術易天下故孟
子發此說道不遠人人能舍邇而求諸遠爲道之事
本易也人人舍易而求諸難親長其遑矣親之長之
善易矣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不失其孩提之初
無復反側偏陂而天下已平矣人奈何求諸遠且難
者哉

這章書道術治術俱該得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之心便驗舜高遠其寔天下之不平正由于此試
看其親其長何等至近親其親長其長何等至易
但使人人云云則舉世不失其孩提之初而
居仁由義矣豈不是平此孟子性善完旨遵天下
于掌上之權柄也

居下全旨○這章書以誠身爲主思誠便是明善正
是誠身下手處所爲盡人以合天也誠能動物已
見于獲上信友悅親等節一正一反決旨動
物必本于誠見思誠之功不容自已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道在邇而求諸遠

道本是日用反諸淺近無奇而求之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

事本是庸行反謂平奇而求之難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天下盡父子兄弟言

平是吾性上無欲缺

親長在人

親長在人爲甚易

求諸遠

舍親長以外求

而反之

則天下可平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上倡而下應

道在邇

親長在人爲甚易

求諸遠

舍親長以外求

而反之

則天下可平

和德燕而陰陽應

法不用煩而用簡　庸行修而民物遂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居下位節中庸句句有素定意此數段都是點心流大所謂誠也故獲上信友悅親是步步遞下的文法直歸重誠身上明乎此善節誠也其純亦以精日善其眞實無妄曰誠明即是誠非明然後誠

○是故以誠之理而言誠者天之道親生我以身天
與我以誠非人之所能爲也反身不誠而思誠則
人之道知所以思誠則亦可造於至誠矣誠之至者即在
能爲也○思誠則亦可造於至誠矣誠之至者即在

盈天地間只是個誠非可以形骸隔而誠所運動有
轉移斗泊之妙焉故孟子勉人誠身說居下位而不
獲於上不得君何以澤民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有道道在信友有衆允之喜者是凡聖之譽不信於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道在悅親篤毛裏之恩
宜室氣之來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然則悅親信
道乎身者親所分誠者身所具反身不誠而備
虛僞不悅於親矣既反諸身不誠然則誠身又豈
道乎善哉誠無二理明善誠實相因不明乎善
剖夫眞妄不誠夫身矣可見誠身者獲上治民悅
信友之本而人當明善以誠身也

居下位節中庸句句有素定意此數段都是點心
流大所謂誠也故獲上信友悅親是步步遞下的
文法直歸重誠身上明乎此善節誠也其純亦以
精日善其眞實無妄曰誠明即是誠非明然後誠

○是故以誠之理而言誠者天之道親生我以身天
與我以誠非人之所能爲也反身不誠而思誠則
人之道知所以思誠則亦可造於至誠矣誠之至者即在
能爲也○思誠則亦可造於至誠矣誠之至者即在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道在邇而求諸遠

道本是日用反諸淺近無奇而求之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

事本是庸行反謂平奇而求之難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天下盡父子兄弟言

平是吾性上無欲缺

親長在人

親長在人爲甚易

求諸遠

舍親長以外求

而反之

則天下可平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上倡而下應

道在邇

親長在人爲甚易

求諸遠

舍親長以外求

而反之

則天下可平

和德燕而陰陽應

法不用煩而用簡　庸行修而民物遂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居下位節中庸句句有素定意此數段都是點心流大所謂誠也故獲上信友悅親是步步遞下的文法直歸重誠身上明乎此善節誠也其純亦以精日善其眞實無妄曰誠明即是誠非明然後誠

○是故以誠之理而言誠者天之道親生我以身天
與我以誠非人之所能爲也反身不誠而思誠則
人之道知所以思誠則亦可造於至誠矣誠之至者即在
能爲也○思誠則亦可造於至誠矣誠之至者即在

境所到自有天動神隨之妙無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若不誠即未有能動者也是故思誠者爲要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 天道是就人身上說個原初本來天命性善人人所同具者

思誠者人之道也 人道是盡人合天之要功思不是空思有學問辨行的工夫在內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此以誠者之人道言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以思誠者之人道言

誠者天之道也 此以誠者之天道言

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以思誠者之人道言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此以誠者之天道與思誠者之人道合而言

誠者實理天之道也人之道也是空思有學問辨行的工夫在內

誠者實理天之道也人之道也 此以誠者之天道與思誠者之人道合而言

○至誠未有不動者未之有也至誠是由思誠工夫做到極處動是自然感通處

至誠未有不動者也 此以誠之功用言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此以誠之功用言

至誠未有不動者也思誠之功到極處動是自然感通處

至誠未有不動者也 此以誠之功用言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未到極處終不免有勉強做作的意思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以誠之功用言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以誠之功用言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以誠之功用言

考 太公東海人名尚字牙或云名望吾丘帝之後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遯釣于渭濱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得公侯天遣汝師幸遇太公于磻溪坐茅以漁文王與語而悅之曰自吾先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載與俱歸遂號太公望

集也全旨○這章書論善戰之罪而以富國強語所以甚善戰之罪也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富强總非美事孟子非輕有之正以三亞之罪彰善戰之律而莫減而善戰之罪對三亞之案而轉重也

七國紛爭兵連禍結民命所以死亡天下所以大亂皆由于强戰本賊臣導之故孟子甚著其罪說殺民之政非一而好戰爲甚吾丘氏之宰無能改於其食戾之德而順之賦取民粟倍加於他日孔子責之說求非我之徒欵也爾衆小子鳴鼓聲聞其罪而攻之可也○今由此言觀之君不行仁民之政而其臣順從以富之皆見棄于孔子者也然此奪民財

孫本戕民命也其罪且如此況於爲君强戰因爭地以戰而殺人至于盈野更爭城以戰而殺人至于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啗食斯人之肉其罪之大有不容於死者

求也爲只借來作引子無能改德便賦粟倍他日甚之之詞正是案之○冉求聚斂孔子一鳴鼓足以声其罪若强戰之罪則一人之死不足以贖萬民之命也故曰罪不容於死盈野盈城極言慘酷可惡情狀

○故善戰者戕民之命當服極上之刑若夫連結諸侯黨同生事其罪視善戰者以次及之關鬬草菜責在土地之稅利罔病民其罪視善戰者又以次及之人君亦何樂有此臣哉

此節須說得下二項之罪甚大方形得善戰之罪尤大兩次之俱對善戰說連諸侯而使之戰鬬草菜任土地而當積以助之戰三者於一條路上人但下二項猶非身親爲戰者故次之再要重善戰之罪不必于下二次之內又替他分別

考 孫履吳起善戰○孫臏齊人魏龐涓伐韓求救於

太公東海人名尚字牙或云名望吾丘帝之後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遯釣于渭濱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得公侯天遣汝師幸遇太公于磻溪坐茅以漁文王與語而悅之曰自吾先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載與俱歸遂號太公望

集也全旨○這章書論善戰之罪而以富國強語所以甚善戰之罪也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富强總非美事孟子非輕有之正以三亞之罪彰善戰之律而莫減而善戰之罪對三亞之案而轉重也

七國紛爭兵連禍結民命所以死亡天下所以大亂皆由于强戰本賊臣導之故孟子甚著其罪說殺民之政非一而好戰爲甚吾丘氏之宰無能改於其食戾之德而順之賦取民粟倍加於他日孔子責之說求非我之徒欵也爾衆小子鳴鼓聲聞其罪而攻之可也○今由此言觀之君不行仁民之政而其臣順從以富之皆見棄于孔子者也然此奪民財

孫本戕民命也其罪且如此況於爲君强戰因爭地以戰而殺人至于盈野更爭城以戰而殺人至于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啗食斯人之肉其罪之大有不容於死者

求也爲只借來作引子無能改德便賦粟倍他日甚之之詞正是案之○冉求聚斂孔子一鳴鼓足以声其罪若强戰之罪則一人之死不足以贖萬民之命也故曰罪不容於死盈野盈城極言慘酷可惡情狀

○故善戰者戕民之命當服極上之刑若夫連結諸侯黨同生事其罪視善戰者以次及之關鬬草菜責在土地之稅利罔病民其罪視善戰者又以次及之人君亦何樂有此臣哉

此節須說得下二項之罪甚大方形得善戰之罪尤大兩次之俱對善戰說連諸侯而使之戰鬬草菜任土地而當積以助之戰三者於一條路上人但下二項猶非身親爲戰者故次之再要重善戰之罪不必于下二次之內又替他分別

考 孫履吳起善戰○孫臏齊人魏龐涓伐韓求救於

之强戰 況於者因此甚彼之辭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退守孤城又復爭城 此所謂率土地而啗人 以土地殺人肉也在肝腦塗地見之 罪不容於死 言死不足贖罪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 服加也上刑極刑也惡極故刑重 連諸侯者次之 連結 諸侯使相攻伐也 辟草萊 開墾有草之地 任土地者次之 分土授民使任稼穡而我征其

附考 前漢貨殖志戰國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田除山澤邑居三分之一爲田六百畝治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八百萬石矣又曰雜貨傷

考 太公東海人名尚字牙或云名望吾丘帝之後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遯釣于渭濱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乃得公侯天遣汝師幸遇太公于磻溪坐茅以漁文王與語而悅之曰自吾先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載與俱歸遂號太公望

集也全旨○這章書論善戰之罪而以富國強語所以甚善戰之罪也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富强總非美事孟子非輕有之正以三亞之罪彰善戰之律而莫減而善戰之罪對三亞之案而轉重也

七國紛爭兵連禍結民命所以死亡天下所以大亂皆由于强戰本賊臣導之故孟子甚著其罪說殺民之政非一而好戰爲甚吾丘氏之宰無能改於其食戾之德而順之賦取民粟倍加於他日孔子責之說求非我之徒欵也爾衆小子鳴鼓聲聞其罪而攻之可也○今由此言觀之君不行仁民之政而其臣順從以富之皆見棄于孔子者也然此奪民財

孫本戕民命也其罪且如此況於爲君强戰因爭地以戰而殺人至于盈野更爭城以戰而殺人至于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啗食斯人之肉其罪之大有不容於死者

求也爲只借來作引子無能改德便賦粟倍他日甚之之詞正是案之○冉求聚斂孔子一鳴鼓足以声其罪若强戰之罪則一人之死不足以贖萬民之命也故曰罪不容於死盈野盈城極言慘酷可惡情狀

○故善戰者戕民之命當服極上之刑若夫連結諸侯黨同生事其罪視善戰者以次及之關鬬草菜責在土地之稅利罔病民其罪視善戰者又以次及之人君亦何樂有此臣哉

此節須說得下二項之罪甚大方形得善戰之罪尤大兩次之俱對善戰說連諸侯而使之戰鬬草菜任土地而當積以助之戰三者於一條路上人但下二項猶非身親爲戰者故次之再要重善戰之罪不必于下二次之內又替他分別

考 孫履吳起善戰○孫臏齊人魏龐涓伐韓求救於

之强戰 況於者因此甚彼之辭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退守孤城又復爭城 此所謂率土地而啗人 以土地殺人肉也在肝腦塗地見之 罪不容於死 言死不足贖罪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 服加也上刑極刑也惡極故刑重 連諸侯者次之 連結 諸侯使相攻伐也 辟草萊 開墾有草之地 任土地者次之 分土授民使任稼穡而我征其

附考 前漢貨殖志戰國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田除山澤邑居三分之一爲田六百畝治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八百萬石矣又曰雜貨傷

齊使孫臏爲師以救韓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以誘龐涓涓倍日逐之孫子設伏兵於馬陵待龐涓至萬弩皆發龐涓自殺○吳起御人初學於曾子母死不奔喪曾子絕之仕於魏魏人欲以爲將起娶魏女爲妻魏人疑之起殺其妻以求將大破齊師後文侯薨魏文侯使人聖秦拔五城復奔楚貴戚大臣攻之○蘇秦張儀連諸侯○蘇秦洛陽人初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齊韓趙魏楚爲合縱之策合六國以攻秦遂併相六國○張儀秦相遊說六國則懼之以兵是二子連結諸侯也爲連衡之術連諸侯以事秦

脾子全旨○這章書不重言觀人之法重傷之正其心術而胸中可明示於天下之目也

人心雖正有諸中必形諸外也孟子欲人存良能在乎人之身者五官百體皆以形色載天性莫先於良也然莫良於脾子夫有惡欲掩人之情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而無惡則神清而脾子瞭焉胸中不正而惡也則神昏而脾子眊焉○出乎正則入乎不正矣不見其瞭則見其眊矣是以聽其言也而觀其人言之是非自是正說

脾子瞭眸眊瞍人之惡焉得而廋哉

良字兼云良心這個物事極兼公極就正難經治溺之後到底良心不死這個物事亦不死然非脾子良也人心良也此處極可察出性命根源○脾言觀脾子非謂言不足憑乃觀脾子亦非謂言全廢聽言也玩本文廋字聽言處甚不輕但必以言而參之脾子人斷無藏匿處焉廋不重視人若不爲人所掩重人自不可掩人上說正是警惕人意

者 盡概經絡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胥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竅氣之精爲白眼目之朱裏魂魄之所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是謙恭不傲慢之心儉者節儉不奢侈之意以窮之而借其名以誘之說君德莫貴於恭儉恭者心常下待人有禮必不侮人儉者心常節取人有制必不奪人此中心所發非爲之聲音笑貌也若侮奪人之君欲侮之而陽爲恭以虛狗爲折節欲奪之

民羅災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責甚賤其傷一也若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也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廢井田開阡陌平斗甬權衡丈尺○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戰鬥類

- 壙原 呼矣 道旁枯骨猶牽白髮之思
- 塗野 呼臭 荒草觸髏尚入香閨之夢
- 塚斷烟爽 鬼子男 霜月遊魂隨馬蹄而欲起
- 旗帝鴻吸 喬于禍 風塵厲鬼逼劍氣而愈寒

開墾類

- 計無遺利 破壞井田 不留餘地而讓利
- 策 紊亂經制 不遺餘孔而讓財

弗恤載道之然 動上之產業地之毛

莫顧莽澤之罪 竭民之財盡民之力

孟子曰存乎人者人就人身論凡存於人之五官百體不見妙處莫良於眸子眸目童子也最妙是個眸子不容僞爲故曰莫良眸子不能掩其惡掩是遮飾眸子把好歹盡皆收出與人看不能掩其心中之惡正良之寔 胸中正心無隱惡也則眸子瞭焉精聚而明

胸中不正包藏隱惡也則眸子眊焉神渙散而昏曰眊

而陽為儉以也言為者曾推其心惟恐不順焉一恐天下信吾恭儉之述而不能順我侮奪一恐天下艱吾侮奪之隱而不肯順我侮奪即此恐之心惡得為恭儉為之於声音笑貌即此之於声音笑貌豈恭儉而可以声音笑貌為哉

這章書為簒恭儉之名者而發不侮不奪在心上說此正是恭儉處全要說得自然與下為字相反惟恐二字是誅其心珠此二字便有許多声音笑貌千遍百掩在豈可與惡得正相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當時權變之習不得輕言權也故孟子到底劈開權字

孟子制行端慤動必以禮淳于見為拘拘然無適于用故淳于髡訊之說男女以物授受不親于相接禮與孟子說此乃別嫌明微之禮也髡說設使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說嫂溺不援是豺狼之忍也男女授受不親乃萬世不易之經禮也若夫嫂溺援之以手者禮窮情迫一時通変之方權也

髡意不在禮只要討出個權字為下文張本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禮指遠嫌疑說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豺狼二獸名是言其心之忍

男女授受不親

權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權是經常的道

髡曰今天下溺援之以道

道即仁義道是經援人都不知有溺字

而援之以手乎

手援則人皆見之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

須手援使人皆見方是援乎

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禮

禮指男女嫌疑說

嫂溺則援之以手

溺溺于水援救也手以已

今天下溺援之以道

道即仁義之道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權是通變的道

髡曰今天下溺援之以道

道即仁義道是經

而援之以手乎

手援則人皆見之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

須手援使人

手援天下乎

皆見方是援乎

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禮指遠嫌疑說

嫂溺則援之以手者權也

權是通變的道

今天下溺援之以道

道即仁義道是經

天下溺援以道

道即仁義道是經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權是通變的道

今天下溺援之以道

道即仁義道是經

而援之以手乎

手援則人皆見之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

須手援使人皆見方是援乎

手援天下乎

須手援使人

不教子全旨○這章書爲不肖之子而發右云愛子者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夫子亦曰家之能勿勞乎則教以正維以恕都是正理孟子却休貼個勢字出來

公孫丑問說父子天性至親教之宜無不至乃君子之不親教其子其故何也○孟子說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勢自所不行也蓋教子者必以正道當以正而子不行其教必繼之以怒至於繼之怒則反絕其行正之望而夷傷之矣甚至其子亦卒莫悟反咎其父曰夫子之教我以正夫子未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竟不能以正而克成其父而父子兩相夷傷也父子兩相傷則醜惡而非父子之美事矣○是以古者有虛及此道易子于他人而教之雖有義方之訓又有曲成之方教行于子而不至傷恩若以此○蓋則爲家之不祥莫大焉所以不親教也

勢字妙情有不行裁之以義義有不行或通之以權權勢不可行便終行不去即情義亦不能相拘也父之正子義也勢必至于反正是義不行於勢

也愛而勞之情也勢必至於相夷是情亦不行於勢也○此勢必易子而教也未必人人之子如此大舜子弟賢者少不肖者多孟子姑就人情多處言其勢如此易子只電以己子而教之於人無相易意教者必以正是死煞法易子而教是活動法乃以意行而不以勢行也○末節正言不教之故言善即教以正雖即夷不祥即惡前是設言此則正論其理

事親全旨○這章書示守身以事親之準也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孟子故下文舉其事以証之事親在守身志正身之緊妙處以事親全在以志養親上見得

當時功名之徒失身以富富貴貴爲養親之計不知失身斷未有能事親者故孟子即曾子以不事親之準說君子所務貴於其大者凡分所屬而秩承者之謂事事之中孰爲大惟事其生我之親爲大聚百順以媚二人非細故也凡書所稱而謹持者之謂守守之中孰爲大惟守其親之身爲大府萬善而歸一已此弘衍也守身者蓋言不失其身也百行無虧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教是不親教○孟子曰勢不行也於事親下教行不去全在傷恩此何據據下文教者必以正教以義方以正不行不義方

是子不行其教繼之以怒怒是威怒而答撻之是繼之以怒則反在傷恩

正也此二句是心裏如此非謂子有是言則是父子相夷也相夷相傷父子相夷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是嚴切督責之以善也重父責子上責善則離離謂情意乖離

則爲家之不祥莫大焉不祥即惡事夫倫美事○古者易子而教之遣子出就外傳便是○父子之間也養不才養之所以行其教也○舁州劉記云問服不可以示君不可以示臣責父尊可以示父不可以示子○韓文公送子符赴南讀書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學○陳氏子曰此亦爲不肖者言耳若賢子弟自不妨于親教周公教伯禽孔子勗伯魚未嘗易也若丹之傲商均之慢舉天無如何則托之師保耳師保之

也○此勢必易子而教也未必人人之子如此大舜子弟賢者少不肖者多孟子姑就人情多處言其勢如此易子只電以己子而教之於人無相易意教者必以正是死煞法易子而教是活動法乃以意行而不以勢行也○末節正言不教之故言善即教以正雖即夷不祥即惡前是設言此則正論其理

事親全旨○這章書示守身以事親之準也能守身以事親者無如孟子故下文舉其事以証之事親在守身志正身之緊妙處以事親全在以志養親上見得

當時功名之徒失身以富富貴貴爲養親之計不知失身斷未有能事親者故孟子即曾子以不事親之準說君子所務貴於其大者凡分所屬而秩承者之謂事事之中孰爲大惟事其生我之親爲大聚百順以媚二人非細故也凡書所稱而謹持者之謂守守之中孰爲大惟守其親之身爲大府萬善而歸一已此弘衍也守身者蓋言不失其身也百行無虧

訓不行則委曲安全之耳遇不肖之

無不祥之惡斯慈父之用心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

事親爲大那一件是大事親爲大親者身所自出事親是極大要

守孰爲大

守身爲大身若親之所當持爲守守身是極緊

不失其身

不失身就是能事親以名

吾聞之矣

如言有此一般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

不能守身

吾未之聞也

如言無此一般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

非本原乃良心真切謂之本只有一統其精神不容他雜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

教子類

惟德

惟義

君子之不教子

恐其傷恩故不親教

教必以正以正繼之以怒

此父責其子而有傷恩此子責其父而有傷

古者易子而教

所以全恩則惡不行繼之以怒亦不失教

相夷則惡父子反成不祥

本爲父子而有傷恩

端其趨

弘其養

以所非而與以所善

以所惡而與以所好

夫子未出於正也

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指父

則是父子相夷也

相傷父子相夷

古者易子而教之

遣子出就外傳便是○父

二人允愼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若有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人惟事親爲大可見凡以分承若就不爲事惟事親乃吾身最爲至要事之本也人惟守身爲大可見凡以戒守者就不爲守惟守身乃事親最爲吃緊守之本也惟其爲本所以爲大

事就爲大守就爲大是文重叶也語不必以后長相形就不爲事就不爲守亦然大以兼該言參親之心本通天地包六合不是說親大而君長小乃良心之最先者故爲大守身賅含下發志養意益吾之身親之身也戰七統七惟恐有失將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於此故曰能事其親者云溥親令名與下養不匱○次節不是露上文所以大只就上面推之講曾親處要賅身講守身處要賅親本是心之根本最切處以起下養志意非以無所不該爲本也須知事就爲大言事別無大以無對言之也就不爲事言事有兼舉以賅括言之也宜有分別

○曾子之守身所謂戰七兢七如臨深履薄者也其養

也守只有一身守親所生之身其工力不容稍分故曰本

考証 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君子無忘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本枝從而亡

事親類錫類存心 識尤路之所始而啼笑不屬假練助槐作之何歸而俯仰皆深翰音

養志類 有端以求 嗜欲見其天而志氣之微可叩多方以導 本眞類乎一而鬼神之告自來 毛裏可融冤與清明之躬相眼即無形爲視聽 周旋有節偏以備道之至爲愚

事親 忠可移於君 順可移於長 **守身** 家以之而齊 國以之而治 天下以之平 省本於身 脩本於親

曾哲也每食必有酒肉家庭飲食之常其食畢將徹必請親所欲與及親間有餘則必委曲承之曰有追曾哲死曾元養曾子亦必有酒肉至食畢將徹不爲復請所與間有餘直曰亡矣其意將留以復進也此所謂養親之口体者也若曾子即一奉養間逆之未形之先承之於間之候何其委曲承順則可謂養志也○曾子養志知此正所謂不失身而能養親者也故事親若曾子其可謂無愧子道也彼失身者不能養志即不能養親斷可知已

引曾子單舉將徹應對正要在一飲食間看他養志曾子直以己心親心體貼爲一看數必字直是無時無念不在親是非曾子不能引曾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体以形養志勿貶曾元○事親若曾子正實結出守身爲本意來玩可也語意見孝道無窮即至若曾子應可斷其萬一耳

考 曾元曾參之子也曾子寢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女夫全而生之者父母也以全而歸之者子也可謂孝矣全而生之者父母也以全而歸之者子也可謂孝矣無爲曾以小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傷故君子有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君心萬化之原事君者當正其本也故孟子示正君之要說人臣事君于用人行政并小失也然僅取一人之非而過適之無論不勝適已有不可適者不足適也僅取一政之失而非問之無論不勝問已有不可問者不足問也其要在君心在正其心以格君心君不知耳惟盛德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默默停格而不言覺非心既格則君心已仁而無一毫之不仁君心已義而無一毫之不義且仁非照仁義非子子君心之仁義已正而無一毫之不正至于莫不正而人是爲國紀政是爲國維國不既正乎要之一正君而國定矣何必紛紛適問爲哉

這章書論相体當從第一義歟進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一便覷着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耳非謂全無用也大人二字重看易所謂見龍是也君心原自有仁義原無不正只緣有非衝失其故今非既格自無不仁不義不正矣格是潛移默奪作用在末事之先正朝在仁義上見能愛能惡仁之正也應偏無覺義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人是用人之非適與論通責也政不足間也政是之失間與論通責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大德之人格是自然潛消正言論則君仁莫不仁君仁者仁心無私欲莫不仁君心之發君義莫不義君義者仁心之義君仁莫不正正者仁非照仁義非子子君心無非僻君心既正一正國定矣一字是大人格心之功其机捷神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有許多自滿假之意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人指常人易言不明失言只任口說出言之容易無實

夫人謹畏之心每生於有所懲而纔肆之志常起于無所儆也故孟子戒人慎言說人之所以輕易其言開口妄儆望賢要辞天下大事者只是未遭易言之責而懲創之未加耳矣若以曾懲創一番則方戒謹之不暇敢易哉

這章書亦人但過然後能改之意責即懲責之責見責于君下同可爲鑒戒之論即見責於衆人亦可爲反躬之資耳矣字亦是感慨語意

孟子戒人自滿說已物之成先後相覺能不小驕也但人之過病在言爲人師此其自滿自高不復求進其所損多矣非人之大患而何

正也三句俱就君心之正說一正君下方補用人行政無不善意末句一字而字正應不足二句

孟子醒人信心說毀譽本不可憑者也乃有心不廣度而忽來譽者有行求自完而反致毀者然則人言其可信乎哉人亦惟有自反而信心可矣

這章書兩言不是從說毀譽之失真也政是要人自反倘若之欺慊有主則外來之毀譽何關若以爲毀譽也不廣之譽有之求全之毀有之

夫人謹畏之心每生於有所懲而纔肆之志常起于無所儆也故孟子戒人慎言說人之所以輕易其言開口妄儆望賢要辞天下大事者只是未遭易言之責而懲創之未加耳矣若以曾懲創一番則方戒謹之不暇敢易哉

這章書亦人但過然後能改之意責即懲責之責見責于君下同可爲鑒戒之論即見責於衆人亦可爲反躬之資耳矣字亦是感慨語意

孟子戒人自滿說已物之成先後相覺能不小驕也但人之過病在言爲人師此其自滿自高不復求進其所損多矣非人之大患而何

這章書病在一好字成物不備成已不全先後覺之相須豈何可廢只如個好爲患耳試想知新可以爲師習說而彼朋來亦從好得否

君子小人自不同類子敖乃孟子所不與言也乃樂正子偶便從於子敖而自謂之齊不知其所從之非矣○樂正子謁見孟子孟子未責其失身之非也而詰之以說吾于子已疑其終不復見而乃亦來見我乎正子說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孟子說子來幾日矣正子對說將來于昔者耳孟子說既已來於昔日而乃見於今日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對說離匡之也必待舍館安定然後乃來見長者乎○正子說克有罪蓋信不見克之失而猶未悟所從之非也

這章書深歎匪人之比也樂正子至齊本意欲見孟子但不宜從子敖來就是一來即見亦無礙于罪孟子特就不喜見長者上責他如在門亦來見我乎句以決語語氣含蓄自思自悟若非從子敖來即舍館定來見何於豈與他較量遲速孟子全是憐他那一從不是責他那一見但主意尚未篤

王學乎歟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雖聖人必有師也反觀于是可得好爲人師之意

自足 滿假 強不知以誤愚蒙 謙徒植党 譏古井今 標異說以惑人心

考經問業誰是止期而且晚已有自鳴之想

講學徒義誰非師資而自比已有居高之懷

以可以爲師言 此學之要功

以好爲人師言 此人之大患

自足不復進

樂正子於子敖之齊子敖上疑字從之齊是因便從他來正子分明以爲汝要監事不知其匪人矣○樂正子見孟子時孟子在齊故來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隱然含別有所爲而來及何所從來意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此言指來見我句

曰子來幾日矣 此已知昔日也古昔者前日也古昔句

曰昔者 孟子言其來已久

曰昔者來 昔者前日也古昔者多通隔宿以前皆

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出此言指亦來見我之言

曰舍館未定 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舍館未定未有歸泊定所

曰子聞之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者孟子自謂○言必有罪

克正子名有罪克只悟作不早見之失而猶未悟所從之非故有下章說話

絷 張大如曰來絷而留之也

而以簡賢也 見以謙道看誤

食其食 食其祿浅矣

盍 蓋富貴不能移豈以簡賢哉孟子曰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孔子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人可不慎所從乎

學道類 贈遂不受 繼趋必謹 投之污濁之界而界限愈清 入之塵涅之途而丰骨愈勁

孟子曰不孝有三 三不孝皆從士未能變通者一失錢陳一失饑寒一失繼祀

無後爲大 無後論而絕祭祀爲○舜不告而娶不敢禀命乎父母而娶洗二女

大猶云第一件重事

舜不告而娶 不敢禀命乎父母而娶洗二女

舜之不爲正告于親而娶爲恐無後也夫告而娶固以全親之祀不告而娶乃委曲以全親之祀君子以爲無後也是不告而娶的緣故君子以爲猶告也此盡足以見孝子之用心矣

這章書重孝字古人所稱三不孝皆從常理外推其要孟子又從三不孝中權其重者不專爲聲明特引舜証之以爲二氏之徒警耳○舜之告不告想爲無後詆而不告以通其告之權變遂以成其告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志故曰猶告

仁之實全旨○這章書與孝弟爲仁之本同意玩是也二字不是爲仁義禮智樂尋根乃是就事親從兄指出無限妙道來以勸人之力于孝弟也上節宜另爲下二段連貫下去

天下之道孝弟盡之人亦孰有從孝弟滿性乎故孟子既人務其實說人莫不言仁義然仁義之略無物像極其本初若安在仁之實事祇之自然和藹而愛者是也義之實條兄之自然斷制而敬者是也

定對名說人修其孝弟仁義等之名不立可也故孟子至此連孝弟都不說只就事親從兄真指本來叫人看服其者良心真切處也不在事親從兄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

仁之實義之最真切者事親是也總總切切處便是

義之實從兄是也

義之最真切者從兄是也只從稍長敬兄處做到的七八便是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智之實義之最真切者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只從稍長愛親做到的七八便是

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之實義之最真切者樂斯二者是也只從稍長愛親敬兄做到的七八便是

樂則生矣

樂則生矣生是由事親從兄而此心怡怡然油然生出來

生則惡可已也

生則惡可已也自然生長而不可已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下二之字都指孝弟不知不可已說

舜

時時在念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禮之實節文之最真切者乃天然自有之品節文章

樂之實樂斯二者

是天親之樂見親自然和樂兄自然敬順一毫一定之節可觀之文於斯二者是也樂之實安在天性自然樂斯孝弟二者樂則自有生意矣生意之發惡可得而已止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何以於斯蹈之手之何以於斯舞之此樂之實也至此而後事親從兄直接諸掌慮不衆之始而仁義之實所以無歉也是說道不遠人君子務本

知斯二者不是情識後來入之知是本初來的良知即所謂知愛知敬是也弗去乃所以爲知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準度是節條理是文樂斯二者亦不是有心只是天性中不違智後無樂不成自萌蘖發生至喬林蔽芾千雲擁雲仁至義精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曰樂也

樂類

詩言志歌咏言耳目聰明鳴字內之盛治

聲依咏律和聲血氣和平宣庭除之太和

舞蹈

敬心感者声直以慶大小終始絳而有成

宣揚

愛心感者声和以柔倡和清濁迭相爲和

八風從律不奸閨鐘鼓想見和平之度

五音入耳不乱聆聲管因和聚顺之原

以爲大一章重在舜盡事親之道一句

人惟視天下不足以易吾親而後順吾親即所以化天下也孟子揭舜孝說天下最難得者民心乃若天下大悅而將歸藏於己然其心漠然視天下悅而歸己直難滿慊於其念而綢繆於其心之轉移惟舜之心爲然舜之心何心也謂人之可以爲人吾以得親也不得乎親之愛表則人理已虧不可以爲人父人子之可以爲子皆以順親也不順乎親而心與一則子道未盡不可以爲子視天下之悅豬何有哉

此節天下大悅一段憑空想像之心如此不作實事益舜之心一生只在得親順親外有念頭在天下歸己上不得乎親四句俱在舜心上說得親順親又須一氣串講要緊重在順親上下面底豫正是順處惟順親方可以得親得與順有形從承親上說親心爲順八字對天下悅所生而言子字對父母所生而言

○舜惟有此不可已之念極盡事親之道不但求所以爲人且求所以爲子不但求得乎親且求順乎親而天下化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孝之分量焉而得分量始非一身一家之孝合天下以成其孝自謂之大孝孟子以若弟盡兄舜之道謂此盡道性而言不爲則王祥孟宗之孝奈後徹所謂情量者也人但知孝弟當盡而不知盡道即此一身一家之孝不謂之大孝而何

(考)舜父頑母嚚弟傲皆惡也而不曰惡曰瞽瞍底豫此之謂大孝大孝就化與定都烝烝乂不格姦皆大孝之實從見不知但知盡道

父子者皆有定倫孝道至此爲法于天下可垂萬世無窮餘此之謂大孝而非常人之孝也

盡道處有無限情神默感通把瞽瞍一副心腸都換過然淨者瞽而所以變其像者舜也故瞽瞍底豫全從舜盡道來亦惟底豫然後見舜盡事親之道天下化天下定特借瞽以顯舜之盡道耳此只舉孝慈一心之理言非論窮事也孝到感通天下非止一身一家之孝不謂之大孝而何

(考)舜父頑母嚚弟傲皆惡而不曰惡曰瞽瞍有目無珠子曰瞽舜父有目不別好惡故時人以此名小說家謂舜父實瞽舜誤之甚矣

舜生今古○這章書是說聖人心源相同舜與文以例其餘見時地之遠者且不能隔況於地之近世之未遠者乎此是孟子自附於聖人之意與末章略同

孟子道不行於列國故托論舜文以見志說舜帝於虞者也始生於諸馮繼遷於負夏終卒於鳴條一生履歷盡矣乃東方之極之人也○文王王於岐周者也

以爲大一章重在舜盡事親之道一句

人惟視天下不足以易吾親而後順吾親即所以化天下也孟子揭舜孝說天下最難得者民心乃若天下大悅而將歸藏於己然其心漠然視天下悅而歸己直難滿慊於其念而綢繆於其心之轉移惟舜之心爲然舜之心何心也謂人之可以爲人吾以得親也不得乎親之愛表則人理已虧不可以爲人父人子之可以爲子皆以順親也不順乎親而心與一則子道未盡不可以爲子視天下之悅豬何有哉

此節天下大悅一段憑空想像之心如此不作實事益舜之心一生只在得親順親外有念頭在天下歸己上不得乎親四句俱在舜心上說得親順親又須一氣串講要緊重在順親上下面底豫正是順處惟順親方可以得親得與順有形從承親上說親心爲順八字對天下悅所生而言子字對父母所生而言

○舜惟有此不可已之念極盡事親之道不但求所以爲人且求所以爲子不但求得乎親且求順乎親而天下化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孝之分量焉而得分量始非一身一家之孝合天下以成其孝自謂之大孝孟子以若弟盡兄舜之道謂此盡道性而言不爲則王祥孟宗之孝奈後徹所謂情量者也人但知孝弟當盡而不知盡道即此一身一家之孝不謂之大孝而何

(考)舜父頑母嚚弟傲皆惡而不曰惡曰瞽瞍有目無珠子曰瞽舜父有目不別好惡故時人以此名小說家謂舜父實瞽舜誤之甚矣

舜生今古○這章書是說聖人心源相同舜與文以例其餘見時地之遠者且不能隔況於地之近世之未遠者乎此是孟子自附於聖人之意與末章略同

孟子道不行於列國故托論舜文以見志說舜帝於虞者也始生於諸馮繼遷於負夏終卒於鳴條一生履歷盡矣乃東方之極之人也○文王王於岐周者也

事親 良心具於天下之理 是也 皆原於此

知之實從見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知之則而守之固 節之密而樂之深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天下言大也大悅而歸言非強也 視天下悅而歸己只自視歟然故有此視 猶草芥也草芥輕言其輕惟舜爲然然字指言其輕惟舜得是得親歡悅不得乎親得謂父母惡之也 不可以爲人人道有虧 不可以爲子子道未盡 親親一不順謂捐親意也

憂天下類 臨慕貌 其約其樂祇以奉吾分位之常 秉主輯瑞惟以盡吾倫物之系 一于己而無分于物 懶貌於天人之不諺 純乎天而不誘于人 屈伸自利統歸天但之自然

(○)舜盡事親之道 盡道乃人子之道所當爲所得爲無一不竭盡也 而瞽瞍底豫底致也豫悅樂謂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化天下爲父子者皆感舜而興 孝慈便此了盡道以致其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定是化孝慈便此於孝慈不易日定

此之謂大孝 大孝就化與定都烝烝乂不格姦皆大孝之實從見不知但知盡道

父子者皆有定倫孝道至此爲法于天下可垂萬世無窮餘此之謂大孝而非常人之孝也

盡道處有無限情神默感通把瞽瞍一副心腸都換過然淨者瞽而所以變其像者舜也故瞽瞍底豫全從舜盡道來亦惟底豫然後見舜盡事親之道天下化天下定特借瞽以顯舜之盡道耳此只舉孝慈一心之理言非論窮事也孝到感通天下非止一身一家之孝不謂之大孝而何

(考)舜父頑母嚚弟傲皆惡而不曰惡曰瞽瞍有目無珠子曰瞽舜父有目不別好惡故時人以此名小說家謂舜父實瞽舜誤之甚矣

舜生今古○這章書是說聖人心源相同舜與文以例其餘見時地之遠者且不能隔況於地之近世之未遠者乎此是孟子自附於聖人之意與末章略同

孟子道不行於列國故托論舜文以見志說舜帝於虞者也始生於諸馮繼遷於負夏終卒於鳴條一生履歷盡矣乃東方之極之人也○文王王於岐周者也

大孝類

堂子天地 凡若於家庭即風動於四表 克諧於皇斥斯教訖於萬邦

橫乎四海 上之可以感養下之可以錫類 近之可以宜家遠之可以教國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猶草芥也 以歸己言天下之悅爲輕 舜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 以事親言父母之悅爲重

盡道而瞽瞍底豫 天下化 父子定

見天下無不是父子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熊勿軒曰內九章言學道統傳授凡論學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亦具焉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諸馮地名 遷於負夏 負夏地名 卒於鳴條 鳴條亦地名

東夷之人也 地名

始生於岐周終辛於畢郢一生履歷亦盡矣乃西方之極之人也

開口說舜文只借作榜樣非是說舜文也固生而遂而辛指盡一生

(考)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冀春秋時屬地鳴條在安邑之西○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自東而西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由地論世自虞至周其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地異世異宜其行亦異矣乃其志則無所異故得志而行乎中國各行其心之所安于形迹時勢之外自有若合符節之同焉

○蘇氏觀之如此舜之先於文文之後於舜先聖後聖不知凡幾中間心心皆可相印世世皆可相待所爲執持把握者斷無有異其揆一也氣象獨舜文然乎哉則地與世之近而未久者能無仰低佪之思乎

先聖二句是言所以合之故揆字屬先聖後聖揆即道也曰揆者指其心之運量處言也先聖後聖只覓箇心說舜文上說而前乎此後乎將來在其中央要在聖字上見出所以揆一一與同行孔聖人心印如出一轍不容有二故曰一

(考)符信也古者用玉爲圭瑾長短有度剖而分之以爲信半給付外半留內有徵發期會則就以合之以防詐僞也後世遂雜用金銀銅鉄鑄爲物象或刻竹爲文或用繒曰繡或用木曰檄用檄文曰檄書皆符屬○節亦符類合曰符節曰節也以竹爲柄長二尺以毛爲流蘇狀重累懸之使者執以將命出則給之入則繳之○周禮一書詳畫內

虎節圖



以金爲節鑄以虎形使山國用之

符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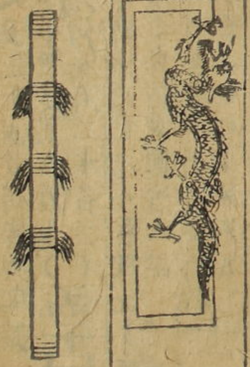
以竹爲節用於門關取符合之意若今竹使符也

人節圖



以竹爲節用於都鄙采地之吏用之

旌節圖



以金爲節鑄以龍形使澤國用之

以竹爲節道路用之取折画表之意

以先聖言舜東夷之人以發聖言文王西夷之人

此言其生有先後遠近之不同

得志行乎中國

此言其道則同

其揆一也

出乘述唐虞三代之德以待後之學者惟曰道一而已矣何人也文王我師也此之謂也

孟子卷四

離婁

東夷之人也

東中國遠虎之○文王生於岐周岐山之西國名屬扶風

西夷之人也

西鄙之地

(考)趙氏曰畢文王墓地名地南雍志云郢故楚都郢南郡郢縣陳氏曰郢在鄖東非楚都之郢

岐周

岐山之陽地名

畢郢

文王墓地名

相去也

至東

千有餘里

言地之廣

相後也

及周子之久

得志行乎中國

得志不但爲天子而得以其志行之

若合符節

符節所以合○信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

先後只大綱說先聖後聖不知凡幾中間心心皆可相印世世皆可相待所爲執持把握者斷無有異其揆一也揆度也一是聖人總一極致參言信舜文拓出千古參同契○讀此知不世出亂世尊不卑論竭援奇遡越寇章不但論曾子子思會得聖賢眞符節覺世法皆法○陣臥子曰千聖一心萬古一道是任許多事業發揮皆從心體中淌出孟子所以陳仁義言性善入學

子產仁人也○這章書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政字看眼但看個政字來便見是大模大樣的自有規
繩法度區畫處置使天下之民無不取足于中上
無施惠之名而下廣受其賜此政體也故謂之
當時王風既壞伯術漸興孟子論爲政者自有大體
故借子產以發之昔子產聽鄭國之政正當平其政
者一日偶命焉溱洧二水之間以所乘之車濟人之
徒涉者多以此稱之者○孟子借此一事以明政體
說子韋識惠矣而據此事則不知爲政有大體在○
即以濟人一事言之歲十一月徒杠成以通徒行者
十二月輿梁成以通車輿者蓋爲政者因暇時而用
民力所濟無窮民未病涉也何以乘輿爲說

乘輿濟人子產特偶然爲之如道遇饑歲倒以粟
食非日操簞食於途索餓莩而救之也○惠亦是
政孟子揭此一事爲當時立榜樣耳獨一知字大
是喚醒○徒杠輿梁孟子非就以此爲王政特就
濟涉一事言之見亦自有當舉之政不必藉此乘
輿且未病涉未字須貼言十一月而徒杠不成民
已病涉矣十一月而徒杠成民未嘗病涉也

○政聽之君子則以心均平其政使無偏無黨則政
體所在雖行辟人可也政則辟人亦可惠則濟人亦
嫌焉得人人而自失其休以濟之乎○夫人人而濟
之是欲每人而悅之也故爲政者必欲每人而悅照
照之澤日亦不能有以浦足之矣故曰惠而不知爲○
政

平政節發明政與惠之辨政則辟人亦可惠則濟
人豈難一氣說下重在平字上平者提綱挈領普
遍無私也行辟人要得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方
纔是王政光景焉得句就平政說言君子爲政自
體斷不務此瑣瑣○悅字政是爲政者病根王道
不令人喜爲政欲令人悅又惠之窮也故孟子云
日亦不足政破爲政者示惠之心

考 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
命婦出入則爲之閽

視臣全旨○這章書說活特爲齊王發耳若人臣肯
有報復其君之理孟子說到寇讎處偏其旨危其
詞愈然動原待其臣之意
報施之說原非臣子所敢言也孟子仕齊不受祿不

子產聽鄭國之政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聽是
眼但看個政字來便見是大模大樣的自有規
繩法度區畫處置使天下之民無不取足于中上
無施惠之名而下廣受其賜此政體也故謂之
政惠猶禹稷躬稼財曰惠仁之小者政立○歲十一月徒杠
成歲謂十一月周夏九月徒行者十二月輿梁成周
仲冬十一月成杠橫木爲小橋如杠功少故先成十二月輿梁成
周季冬十二月成梁可通車者功多故後成民未病涉也兼徒行輿行
說言其無事之慮蓋濟足矣○孟子曰惠而不知爲
政惠者費者谷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閻若璩曰水出河南開封府密縣經新鄭與洧水合洧川
縣即二水下流也○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
徒杠十月成津梁則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
益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營
室之中土功其始

十一月語 陽及于亥 天開于子 一爲生數十爲
錄 成數以一推十生成之數甲矣復來以一
則地數日出而地數已生 一爲奇數十爲偶數以十
衍一奇偶之數合矣復一於十則陰盡而陽數開奇

十二月語 日之數六陰極陽生幾在動靜之介月
錄 之音羽律當民和事在角氏之間 露隕
霜殺蓐收 心於浩淵 享楨木若將車者却步于
堅氷 日在奎 帝顓頊神玄冥 乘玄輅載玄旂居玄堂

孟子卷四 齊要 三二

孟子卷四 齊要 三三

以子產聽政言 乘輿濟人於溱洧 焉得人人而濟之 此見私惠不利非政之施
歲十一月徒杠成 以君子爲政言 十二月輿梁成 民未病涉也 此見公平正大得政之體

孟子嘗謂王曰 此告行 徹君意 君之視臣如手足 愛護之 任用之 則臣

爲臣故以抗論定齊宣王說君臣分相維而情相感者也君之視臣如手足而愛嗜任用之則臣之視君亦扞衛愛藏之如腹心此君臣一体之義也不然若君之視臣如犬馬之畜而弗敬則臣視君如國人之讐而漠不相關矣又其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而輕賤刑戮之則臣視君始如寇仇惟恐近之而彼其去無日也可不戒哉

此節六視字都是推他心裡如此君臣交視處恰恰相當施處便是義處可不慎與

○王聞寇仇之言而訝之說禮去國之臣爲舊君有服今言在國已視君如寇仇不知在國以至去國何如以待斯可得爲舊君服矣○孟子說臣有諫焉諫其病民者也而必行有言焉言其利民者也而見聽使國家膏澤下及於民其遂臣之志如此偶或有故而去則君導之出疆以衛於本國又先於其所往以薦於他國且田里不遽收也去三年不返然後收其田里前此猶望其歸其導之先之待之此之謂去後三有禮焉既用之又礼之如此舊君則臣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及於民

視君如腹心 推戴之曰土芥 輕賤之曰土芥草也 則臣視君如 必說到輕賤上 則臣視君如國人 亦未嘗不爲之用但食祿受事只爲催工一般 君之視臣如犬馬 非不用之但以爲分所當然而已不 寇仇 馬其臣者亂世也故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土芥其人天且劓○視君如國人若鄰以忽爲往役之事是也視君如寇仇若子昏之鞭平王尸是也

泰交類 休元 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穆穆在上 獨元 股肱良哉 元首旭哉 明明在下 巧相湊以彰利見之雲龍 以在田之見合在天之飛 何如是問君致 何如 何如是 何如斯可爲服矣 阿相待以應然時之鳴和 以聖作之升收物睹之睿 臣爲服之由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 禮是儀礼服以 膏澤下於民 膏澤指爲恩惠及字 有故而去 有故是有他故 齊衰三月言 何如斯可爲服矣

要活看不必 求其所以然 則君使人導之出疆 導是引導出 疆是防標掠 又先於其 所往 於所往於所過之處及 所至之國也先亦導意 去三年不反 三年不反言 然 後收其田里 田所賦之田徐 里所居之第宅 此之謂三有禮焉 三有礼指 導之先之 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遂即無 留之意 此之謂寇讎何服之有 寇仇是恩 義已絕

諫不行言聽 諫不行言不 聽膏澤不下於民 膏澤 句承 上節相反今要極力說君之薄臣如此使臣無留 情餘地此亦千古一大恨事

〔考〕儀禮臣爲君者就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傳云爲舊君者就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傳曰與民同也

君子之去就惟視國家之治亂但觀刑賞之當否孟子說事貴見幾若無罪而殺士殺士者殺大夫之漸也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戮民者戮士之漸也則士可以從若失其机而不去至于禍已迫及則不能去矣

這章書無罪字重。殺固不可廢。但及于無罪。則哲人自當知幾。不然士君子栖栖皇皇。惟欲得行其道。豈一去之爲快哉。皆由君身殺机一動。故不得安其身耳。

君心者萬化之所從違也。孟子嘗以格心義大原矣復勉君之自格其心說仁義乃論本源之道也君自格其條刻之心而歸于仁平。則所用者必皆慘怛之仁人所行者必皆不忍之仁政也。君自格其頗僻之心而歸於義乎。則所用者必皆直方之義士所行者必皆一宜之義政也。莫不仁莫不義。則國定矣。君何不自正其心以坐收定國之效哉。

這章書當與前章一樣觀。但彼指臣格君。此則直戒人君自正其心。歸於仁義耳。君仁君義指君心莫不仁義指人政。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只是不協乎中如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門人亦拱而尚右。誤認尚右爲禮。其實是非。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只是不合乎宜如子路死于衛。誤認含哺之禮非義。定爲義。再子與五東誤認遍財爲義之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只是不協乎中如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誤認尚右爲禮其實是非非義之義只是不合乎宜如子路死于衛誤認含哺之禮非義定爲義再子與五東誤認遍財爲義之義

難明。非禮之分乎禮非義之分乎義易辨也。惟非禮類似便是非。非義類似便是義。是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惟大人察理至精。規會通達。變化豈爲之說。

這章書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與似禮似義不同其所以爲慕証漢注曰名禮而非禮類文飾伪是也。鮑氏柏而季于義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無罪不可殺。大夫任士之責。犯法則大夫可以去。大夫任士去是去伪。士上去是去伪。

可以徙。士本民之上。徙是遷徙。慕証春疑云。孔子之臨河迴車。穆生之去楚。元王梅福之挂冠上東門。張耳之解。外黃亦此意。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心只一向于仁。便用。人行政。亦一向于義。便是。君心只一向于義。便用。人行政。亦一向于義。便是。慕証張侗初曰仁王覆育義王裁制。仁義雙行。生殺並用。帝王之術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只是不協乎中如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門人亦拱而尚右誤認尚右爲禮其實是非非義之義只是不合乎宜如子路死于衛誤認含哺之禮非義定爲義再子與五東誤認遍財爲義之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只是不協乎中如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門人亦拱而尚右誤認尚右爲禮其實是非非義之義只是不合乎宜如子路死于衛誤認含哺之禮非義定爲義再子與五東誤認遍財爲義之義大人弗爲大人是見理極透的人自有周旋變通之妙不泥小節而惟其事之適中所以爲慕証漢注曰名禮而非禮類文飾伪是也。若義而非義豁文飾伪是也。鮑氏柏而季于義

始行也。明明是禮。但精微處欠分明。做出來欠變通。是也。大人弗爲。不是精義斯理話頭。只求其心之所安與時之所當。固不取必于字經。亦不取必于變通。胸中先無禮義之成心。故行之自無礼義之滯迹。除却非禮非義便是禮義。蓋所謂大人者其心胸大也。其見識大也。故禮義亦大全也。要切大字。

家有賢子弟。父兄之幸也。子弟不賢。父兄能善養之。尤子弟之幸也。故孟子責成賢父兄者說子弟。係於所養。中者父兄之純德也。當養子弟之不中。使歸于中。才者父兄之全能也。當養子弟之不才。使歸于才。涵育薰陶。俟其自化。故人欣欣然樂有賢父兄也。如責之太驟。則必舍之太遽。將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子弟固不肖。而父兄亦烏任其爲賢。不肖之相去。其間能幾何哉。蓋不能以寸矣。然則父兄可不善養以成其子弟哉。

這章書示人教子弟方法。天性不可損傷。當與責善章參看。養字最重。有不責效旦夕。養之中覓嚴竝用。特寬之意居多。樂正從義來。當下便樂。未說

仲由勇而荀息忠貞爲先有個禮義在

大人謂綠圓融。適莫不事。俗流世變。變通。意見不設。惡似亂真。大人極高明而道中庸。不偏不縛。名聖之伪。安廣大而盡精微。不標名義之奇。

以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言。——君人者之所當爲。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言。——大人者之所不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中以德性言。溫文醇美無暴戾之氣。才也養不才。才以言英爽特達有剛創之能。養與教異。教者正以救之。養者涵育之使自化。如雨露滋物。俟其天全性得。欣欣向榮所以樂。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人指子弟。樂有天机欣慕。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

棄不才。棄是疾其不中不才。不可化誨。託不善之辭也。名生視之。或督過擯棄之。終陷爲大惡。與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言子弟固不肖。而父兄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賢是中才不肖。賢不肖之間。不能以寸。

養子弟一事。亦不得。慕証周簡臣曰。按舜命夔教胄。大詩爲賢。故相去不遠。之謂也。即百獸爲之率舞。況子若平。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記曰。蜾子時術之。雖昆虫微物。未有養而不肖

到終能成已父兄在家庭間觀感最近故人于父兄處最得力不養則棄棄去不能以才倘俗云汝豈和他是一般人乃是極貴備之詞着教重語便痴

天之生人非小也旋乾轉坤皆人所有爲而歸未可看非不爲失之爲失之也故孟子爲躁動者發說人有并然毅然處不視其所爲而視其所不爲人有不爲不苟爲也有防檢而後有操守有道德而後有事功彼悻悻者烏足語此哉

這章書人字是有關世道之人大凡宇宙事業非氣浮才露者所能辦平日有主張有根脚不爲利欲搖動義利關頭把持得緊不肯鐵骨鉄腸乱奪動養得定靜守得的確然後一遇可爲便有浩然之氣奮發出來其往不御真來不竭矣故曰可以有爲猶可以有爲即在不爲中見得不分而時隱惡所以存厚也而即以遠害故孟子爲善稱人張者戒說言人之不善且無論非長厚之道盡言招人過禍之門也當如後患何人當思所以遇不善者也

這章書人但講個必有後患須体貼當如後患何

者○吳次尾云養字可玩麟鳳有種之氣自若豈盡天授正在慨其羽毛洒之雨露耳

樂正類　特教必有正義　範圍內具鞠育之愛　游息必居于學　名教中具興孩之景

敬遜時敏劘于其所安而行坐皆有其効

勿揠勿苦成于其所湛而就焉造乎至善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而後字活看有有爲就爲去做事

黎註　陳慧生云淮陰登壇片語孔明隆中數言也斷預前覷破先着若待臨時纔做就是做了百般事究竟原無一事做得看有不爲三字何等智深勇沉解破此相方許論此

有爲類　沉幾觀變　現天修地　靜躁辨于頃刻　藏神物先　震古爍今　變化增于幾微

韜光　小利不動小害不拱確乎其不可拔

斂鍔　嗜欲既寡机智亦宜湛乎有以爲居

人○一以有不爲言○一以而後可爲言○一力行於後欲可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　言是衆人之私攻人之短或信口劇談或因形脅倫或私憎造謗或設謀人　**當如後患何**　消空都是殺机不有奇禍不能定報復說　**黎註**　馬伏波戒人　**不能定報復說**　其子言爲

吾以爲快耳之訓波以爲傷心之論言之容易也而其患後作其言能辭之乎當如彼何

夷清尹任惠和皆有蔕世不可磨滅之神而印以仲尼之時則清不能不摺和不能不混任不能不當七矣人欲之私歌而道德之藩立便是加此意思便是已甚故孟子獨贊仲尼說雅尊仲尼者自當以仲尼有已甚之行不知仲尼特爲人所當爲爲所能爲而已即日用飲食人以爲當而仲尼即以爲神奇不必前爲已甚閒闊變化人以爲變而仲尼即以爲平常正不當爲已甚其斯以爲時中之聖而吾所願學者乎

這章書是贊孔子至聖處非說孔子是不易之面目人時說已甚却屬之賢者不知惟聖人能爲已甚能爲而能不爲此所以爲仲尼也

孟子提大人揩義之學說大人者言行之準的也其有言也雖無不信之大人而不期必於信其有行也雖無不果之大人而不期必於果有義在焉義者吾身之宜非有泰山巖巖小節區區形迹之間而已若大人圖果非所名也　**惟義所在**　能義所在自合言行神不測行無轍迹信果非所名也　**泰正**　孫仲與曰不必信果如子爲父隱臣爲君心執義也　**泰註**　諱之類言不必信也如親在不許友以死之類行不必果也大于與衛人盟不適衛已而背之逮桓魋之亂微服而去所全者大何必信果

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徐而聞口不可遽而言其戒至矣　**稍遲**

一　**慢語**　欲以剖憂窮幼月旦　**捐已然**　有舞下之風　**疑隱**　欲以雌黃佐清議　**忘已然**　有臭腐之況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甚是高遠玄妙非人所能者仲尼時中之聖其所爲皆在人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庸德之藩立便是加此意思便是已甚故孟子獨贊仲尼說雅尊仲尼者自當以仲尼有高難而卒之于古不可能也　**泰正**　陳臥子曰易云群龍无首乃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庸德之藩立應曲當不過其則不爲已甚固天則之所在也

仲尼實錄　統細精一　七十載之從心不踰一矩　道德義文　五十年之寡過正深于易

即道德之備于張造化　渾然一中　復心性之他酬酢和平　純然一時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言決爲信行斷爲果　此論章當一言一行　**惟義所在**　能義所在自合言行神不測行無轍迹信果非所名也　小節區區形迹之間而已若大人圖果非所名也　**泰正**　孫仲與曰不必信果如子爲父隱臣爲君心執義也　**泰註**　諱之類言不必信也如親在不許友以死之類行不必果也大于與衛人盟不適衛已而背之逮桓魋之亂微服而去所全者大何必信果

大人自然合言行之宜初不知其爲信果也然有執義之心則亦必信必果之心看所在字義原隨時隨事而無定在而大人無在心也

孟子曰大人者以不爲物言一無不知無不能一如赤子之無僞心之初也天命無妄之真古今幾希之脈節赤子一心而在大人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孰不爲赤子則孰不有赤子之心然而已失矣

這章書勿將赤子與大人兩般對勘蓋赤子即是大人本初之心重在不失二字有多少戰兢惕厲保護奉持在裏與君子存之數章相照帝王師相各戰兢惕厲終身惟日不足如此始稱不失愚夫愚婦從孩至老蚩蚩如蔓濟得甚事

當時墨氏教與親喪以薄爲道故孟子惕之說人子之事親也養生者雖竭力奉養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則人道大變一失不可復追可以當大事過此無可效之親者故必誠必信無致後悔

這章書非說養生爲輕是說言送死爲大耳人子事親直到送死方是養生盡頭處若字指養生之事言不止一節送死下無若字直指親言當字有自

學者觀原但功未可淺嘗理非可駁合也孟子示人心得之學說君子之學必深爲造詣務須其造而不竭爭者欲其涵泳漸漬自然得之於心也自得之則有寧極無窮之而居之安居之安則有淵源無盡藏而資之深資之深則本原脗合隨取隨足左之右之無處不逢其源自得之妙如此故君子不欲強探而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惡容已哉

這章書要思個逢原原字與深造以道深字道字自得自字相關合這個原字正其深處惟其原本甚深欲得之者須是用深造工夫然須要深造却又素功力能字有定以道以道者勿忘勿助不造之以意識不造之以力把這箇候字之字道字方能自得居安資深逢原皆自得後一時尤景無有窮次左右句不必偏重然到此正可想見自得不由假借不消等待由自中發恰好與之合耳古句雖說自得正發明深造以道之故

陳約孔顏相傳之旨也孟子衍其意爲務傳者醒說與學於文而詳說其旨趣開見之廣辨析之前精非以

養生送死。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深造是君子格物窮理直推究其精奧處以道有循循漸進之意

深造以道

道是性所自有吾自有而吾自得之之故曰自得欲者是欲其如此也

自得之

自得了認得本來面目大悟徹底一得永得更不復失故居之安居如居資之居居其所得也

居之安則資之深

居處便是資處資猶藉也即給之意所資深淵已其淵泛本不窮矣

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原即所資之地隨取隨足逢字猶云頭已撞着左右者心不待定一處無不合宜之如取左之右之無不有之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原皆自得之處不見本体

蓋正

疏曰黃帝遺其玄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玄珠道也智有待于思離朱有待于明喫詬有待于言皆不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惟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

造道類

自得也

勉勉焉去彼小善以就大安

循循焉平其躁心偕之大道

如取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夢覺之交因依不舍

如携右之左之無不有之

瞬昔之契寤寐難忘

誇多而閎肆也正欲其融會貫通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理本至約而散爲至博故學必盡至博而反於至約也

這章書是示人的博約的口訣博從約裏來故先亦從約裏反反還也謂還歸本体其主腦處即其歸宿處也博約無二理學問本融時一個是一個總融了便合做一個博到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別尋個約中間分際只爭個融與未融可見理要衆証只爭個勘得破與勘不破也故其法要在詳說說之詳者非詳於口舌之間欲而詳於心下之明徹愈詳愈約然則其詳說之也非所以反說約乎二說字上下相粘呼應其歸反之一机絕不費一絲氣力蓋其得力處已盡于說之詳也

天下之人管於心天下之心管於善原非正論處文以籠絡之於空名以挾制之也孟子爲假仁者辨說自力不足以服人乃有以善服人者矣不知善者天下之公也以我之善而壓服乎人者人之右善能不有能服人者也必以善養人乎善一人同共至何歸乎善且相忘于善矣

孟子以博學而詳說之 凡學問徑約不得須于天下古今名物象數一一廣求而博之詳說是就其所學中明辨將以反說約也 將以猶言王意要如此 反是牧給回轉意說約是說到于至約恰洽之地理本約來故曰反 蔡王蔵希聲曰反說亦從約裏反反還也謂還歸本体其主腦處即其歸宿處也博約無二理學問本融時一個是一個總融了便合做一個博到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別尋個約中間分際只爭個融與未融可見理要衆証只爭個勘得破與勘不破也故其法要在詳說說之詳者非詳於口舌之間欲而詳於心下之明徹愈詳愈約然則其詳說之也非所以反說約乎二說字上下相粘呼應其歸反之一机絕不費一絲氣力蓋其得力處已盡于說之詳也 說約是說到于至約恰洽之地理本約來故曰反 蔡王蔵希聲曰反說亦從約裏反反還也謂還歸本体其主腦處即其歸宿處也博約無二理學問本融時一個是一個總融了便合做一個博到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別尋個約中間分際只爭個融與未融可見理要衆証只爭個勘得破與勘不破也故其法要在詳說說之詳者非詳於口舌之間欲而詳於心下之明徹愈詳愈約然則其詳說之也非所以反說約乎二說字上下相粘呼應其歸反之一机絕不費一絲氣力蓋其得力處已盡于說之詳也

孟子以善服人者 善指仁義之德言服人欲未有能服人者也即有相形相制之勢亦不是了如湯之以七十里文王之以百里皆以善服人者矣不知善者天下之公也以我之善而壓服乎人者人之右善能不有能服人者也必以善養人乎善一人同共至何歸乎善且相忘于善矣

孟子以博學而詳說之 凡學問徑約不得須于天下古今名物象數一一廣求而博之詳說是就其所學中明辨將以反說約也 將以猶言王意要如此 反是牧給回轉意說約是說到于至約恰洽之地理本約來故曰反 蔡王蔵希聲曰反說亦從約裏反反還也謂還歸本体其主腦處即其歸宿處也博約無二理學問本融時一個是一個總融了便合做一個博到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別尋個約中間分際只爭個融與未融可見理要衆証只爭個勘得破與勘不破也故其法要在詳說說之詳者非詳於口舌之間欲而詳於心下之明徹愈詳愈約然則其詳說之也非所以反說約乎二說字上下相粘呼應其歸反之一机絕不費一絲氣力蓋其得力處已盡于說之詳也

孟子以博學而詳說之 凡學問徑約不得須于天下古今名物象數一一廣求而博之詳說是就其所學中明辨將以反說約也 將以猶言王意要如此 反是牧給回轉意說約是說到于至約恰洽之地理本約來故曰反 蔡王蔵希聲曰反說亦從約裏反反還也謂還歸本体其主腦處即其歸宿處也博約無二理學問本融時一個是一個總融了便合做一個博到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別尋個約中間分際只爭個融與未融可見理要衆証只爭個勘得破與勘不破也故其法要在詳說說之詳者非詳於口舌之間欲而詳於心下之明徹愈詳愈約然則其詳說之也非所以反說約乎二說字上下相粘呼應其歸反之一机絕不費一絲氣力蓋其得力處已盡于說之詳也

添造以道 不強求而力反添造 自得之 是理居之安 在我則 資之深 資之深者固 則取之 所籍 左右逢 自適 其原 能默識而心通故自得 君子 故自得之 所籍 無 添造之意 此以知言即自得之意 此以反說約也 南軒而詳說之 此以知言即添造之意 君子 故自得之 能默識而心通故自得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 言沒指人言寔不祥謂有關天下國家之大害不祥之實蔽賢者尚之 蔽賢就妨賢說阻塞上說者字指言不指人 蔡王按唐賈新語曰邪人之陳日月也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 無實 名法之言志慴于以挺以刃尚有惻隱之心楊墨之言罪極于無父無君尚有是非之性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之實蔽賢者尚之 蔽賢就妨賢說阻塞上說者字指言不指人 蔡王按唐賈新語曰邪人之陳日月也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 無實 名法之言志慴于以挺以刃尚有惻隱之心楊墨之言罪極于無父無君尚有是非之性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之實蔽賢者尚之 蔽賢就妨賢說阻塞上說者字指言不指人 蔡王按唐賈新語曰邪人之陳日月也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 無實 名法之言志慴于以挺以刃尚有惻隱之心楊墨之言罪極于無父無君尚有是非之性

爲君子過養讀陶惟祈漸被此則以曲成萬物而心故以兼善天下爲度若此者乃可以服天下也夫服天下者服其心也名天下不心服而能王者有是理哉欲天下心服而王可不以善養人乎

這章書即王伯之辨當參以力假仁章看服心服口服心故可以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就善養處即心服

蔡註大全朱子云以善服人催恐人之善如張華對武人劉湯于楊遣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之類 以善養人即湯于楊遣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之類

詩云 烝民 烝美前衆 名教之若子之以義理之井

孝悌方叫而習之以有依恩婿 講信修睦而愚之以酌兕亭蓋

自以善服人觀 欲取勝於人 此由心之私而人必肯之

自以善養人觀 然後能服天下 此由心之公而人自向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此不可以不審

故曰不舍晝夜

仲尼亟稱全旨○通章要識聖人取本之意俱是論水只末二句正說重有本二字原泉雨集政有本無本之分

孝貴務本如水有源故其流之也長其違之也漸至放乎四海放是至其施溥也有本者如是指混混三句是之取譬也字承上是字

考証荀子云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爲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若浩乎不屈似道若有決行之比應佚若聲吶其赴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潔似善化其爲物也必來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原泉語錄　生於天之一風雨露需以通其氣　不舍晝夜　成於地之六江淮河漢以行其實　如斯

金木爲之干明　無竭泥　靜深有本

火主居其君位　無華圖　淵源不窮

徐子曰徐子即徐辟　仲尼亟稱於水亟稱是重嘆之詞　曰水哉水哉正是何取於水也欲究其指○孟子曰原泉混混原泉是水湧混混猶滾滾不舍晝夜是出之貌盈科而後進若坎也盈滿也科坎也盈滿此而後及彼行有本指原泉如是放乎四海放是至其施溥也有本者如是有本指混混三句是之取譬也字承上是字

考証荀子云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爲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若浩乎不屈似道若有決行之比應佚若聲吶其赴萬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潔似善化其爲物也必來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原泉語錄　生於天之一風雨露需以通其氣　不舍晝夜　成於地之六江淮河漢以行其實　如斯

金木爲之干明　無竭泥　靜深有本

火主居其君位　無華圖　淵源不窮

考証荀子云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上出曰概泉從上灌下曰下泉湧出曰瀆泉側出曰沈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歸曰瀆泉

○苟爲無本之水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盈滿然得雨於天而非得原於地其涸也可立而待之也故名者實之賓是者名之主声聞過其情實君子以爲恥而恥之本其可不務哉

只原泉二字便見有本之水只雨集二字便見立涸之義言過情者正在自己真情不能掩飾處說恥着徒名之疾也無實便可恥言下君子念頭已着精神說得警醒可畏

幾希全旨○這數章歷敘古今道統而先以幾希開端正謂聖七相承存此幾希於人道之所由以立然此章語意全要暗于存幾希的工夫把聲來做個存的樣子十六字開于舜故首儆舜

孟子歷溯從來道統以究人禽分途之界遂危言之說千古道脈惟是一心聖賢只學于此幾微之耳人知人之異於禽獸也不知所以異者只爭此點天一幾微希溯其性命之正耳是幾希也其旨嚴甚

溝澮是田間水道是皆盈是一時俱滿無盈科反其涸也是乾可立而待是易

○苟爲無本之水泉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溝澮是田間水道是皆盈是一時俱滿無盈科反其涸也是乾可立而待是易

無實數　虛譽　精不祥　內念抱疚　無根之声華　空名　寔不肖　衾影負慚　浮騰之聞譽　盛名難副　不虛易散

浮譽無稽　過情左洌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庶民色智愚賢不肖去思士君子存之君子是聖人遵稱卿士庶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字有嚴帝臨厥意

此一念灵覺所之字指幾希

民溺於忿惰而去此一點靈明身係世道之君子則戰兢惕厲以存此一點靈明蓋爲天下萬世操存此心以維持世教也

幾希必也自是確解此正所謂道心惟微人與禽只爭這些子朱子云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是禽獸之以不知而放絶也君子存之以知此而戰兢惕厲也存與去閒頃只在知與不知蓋不知則昏昏則敢而無存知則惺惺則凝而不失証戰兢惕厲而能全其所受之正二句得存之之神

【考正】幾希字衍老子曰視之不見曰希聽之不聞曰夷搏之不得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易謂之蓍詩謂之稷論語謂之默大學謂之獨中庸謂之未發之中而虞廷括之以一道心之微

庶物 物謂凡宇宙事物大小精粗如封山濬川及完采惠鰥上下草木鳥獸之類倫理品別無不

察於人倫 人倫謂三礼五典大經小曲順父母妻子愛家弟降二女栖虎掛政命官舜凶頑嚚傲齒明之類

由仁義行 不待安排當中得宜也

行仁義也 天然恰好處

舜察於人倫 夏爨仲曰天子冊書新自無声臭而君有政教也君者繼天立人極者也人道始於君古昔堯舜同典舜之事皆堯之事儻易首乾坤之事皆乾之事也乾言天道聖學而賢人君子敬義立德中通聖神即此體察如此而法堯莫如舜也論而言道德多自舜始孔書禹謨載舜命禹有人心道心危微精一諸言皆舜之危微精一之意

舜明於庶物 庶物謂凡宇宙事物大小精粗如封山濬川及完采惠鰥上下草木鳥獸之類倫理品別無不察於人倫謂三礼五典大經小曲順父母妻子愛家弟降二女栖虎掛政命官舜凶頑嚚傲齒明之類

行仁義 然有安爲義由是率性出來

由仁義行 夏爨仲曰天子冊書新自無声臭而君有政教也君者繼天立人極者也人道始於君古昔堯舜同典舜之事皆堯之事儻易首乾坤之事皆乾之事也乾言天道聖學而賢人君子敬義立德中通聖神即此體察如此而法堯莫如舜也論而言道德多自舜始孔書禹謨載舜命禹有人心道心危微精一諸言皆舜之危微精一之意

幾希 幾希字衍老子曰視之不見曰希聽之不聞曰夷搏之不得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易謂之蓍詩謂之稷論語謂之默大學謂之獨中庸謂之未發之中而虞廷括之以一道心之微

存之 存與去閒頃只在知與不知蓋不知則昏昏則敢而無存知則惺惺則凝而不失証戰兢惕厲而能全其所受之正二句得存之之神

庶物 物謂凡宇宙事物大小精粗如封山濬川及完采惠鰥上下草木鳥獸之類倫理品別無不

察於人倫 人倫謂三礼五典大經小曲順父母妻子愛家弟降二女栖虎掛政命官舜凶頑嚚傲齒明之類

由仁義行 不待安排當中得宜也

好惡二字就危微之萌生上摘出聖王好惡精神以見幾希之存而字有相連意凡可以亡吾性者無不惡而尤惡言酒凡可以存吾性者無不好而更好蓋言既防其危又防其微正聖人精一之學也

考 戰國策云禹疏儀狄絕旨酒○東萊呂氏曰夏至伸至於立賢不問方類而舉之此湯以中道存幾希如此

者遠

○首爲民暴之湯承堯舜禹之後而依然執中之傳

執中一脈堯舜禹親授于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而獨能執中中則無偏皆猶偏於用人不論親疏貴賤惟賢是立即是執中之一端作行政用人是

○存商之文王愛民無已視之如有傷求道無窮望之如未見蓋以無時可滿爲存者也

如傷未見只形容一個無窮之心非如民已安矣道已至矣之說文王之心兢兢業業眞見得如傷未見即堯舜其猶病諸意

○造周之武王敬先於所易卹而不泄其近念悉於所易疎而不忘其遠蓋以無時可佚爲存者也

遐遠通人與事而言緻衣虎賁皆知恤刀劍戶牖皆戒銘是不泄邇的樣子建侯樹屏所必慮燕翼貽謀所必像是不忘遠的樣子不泄不忘正以無可去爲存極說得吃緊韓求仲云泄忘與去字恰合遠邇從幾希泰出

○斯制之周公之相天下也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思其所以處三王之心而已

禹湯文武四聖之事四事之大本大原固無不合其中幾希有不合皆未始不可以思合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以通其意幸而得其會合之源則不復知慮坐以待旦而行之惟恐後也存之之功難未而有之之心則一也幾希之統所以終不純焉

○以思字爲綱行從思中結脈周公相幼冲之主遭不造之家監二代之禮威文武之德故其事獨勞而心獨苦比伊尹之樂堯舜之道輔嗣王冀直行其志無事者不同兼三王監夏商以造周也施四事施行禹湯文武四聖之事非定指上四條而已心一道同時宜比裁皆在其中其有不合者不立

武王不泄邇 不泄是不卹通至近之人**不忘遠** 不忘是不遺遠指政事之時

周公兼三王 思兼欲以心會其全**以施四事** 以施者三王融而爲一個人**其有不合者** 其有二字宜活看公抱憂患之心通于合而若**仰而思之** 仰合之方以眞鬼神之我通先王之我**幸而得之** 是得其眞源頭可變通而用之**坐以待旦** 是亟于行以**夜以繼日** 日思不足繼以夜也**幸而得之** 幸其思也**坐以待旦** 坐心源相接異世同軌心一道同時宜比裁皆在其中其有不合者不立

考 戰國策云禹疏儀狄絕旨酒○東萊呂氏曰夏至伸至於立賢不問方類而舉之此湯以中道存幾希如此

者遠

○首爲民暴之湯承堯舜禹之後而依然執中之傳

湯實錄 作誓 日躋聖敬 不殆賢利 啓迪後人 公烏旌祥施開有政之業 不震不動不思不疑 成湯正域爰革于民之堆

執中一脈堯舜禹親授于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而獨能執中中則無偏皆猶偏於用人不論親疏貴賤惟賢是立即是執中之一端作行政用人無非是

○存商之文王愛民無已視之如有傷求道無窮望之如未見蓋以無時可滿爲存者也

如傷未見只形容一個無窮之心非如民已安矣道已至矣之說文王之心兢兢業業眞見得如傷未見即堯舜其猶病諸意

○文王視民如傷民無傷視之如有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字作如字看望道心切

文王實錄 緝熙敬止 際躍之機乃俯而存惕之懷 沛河洲之潤 不大声以色 怙冒西土 孔迩與歌 泱江漢之波 不長夏以革 修和有夏 如燬息燄 帝則歆順 爰福率懷 汝墳遵化 道岸光發 厥德不回 啓迪後人

依彤徹跡上去詩思即四聖教量以求中孔仰而思之四句其言其憂動之至非定思某事行某事

王者全言○這章書敘孔子作春秋以繼群聖之統

先標在一義字恒庸解說王法也見於政教以號令天下則爲迹述於歌咏以風化天下則爲詩寄於褒貶以昭示萬世則爲春秋之義但看詩有美刺春秋有是非便見春秋所以續詩二經終始之際正人會之即幾希絕續之關然人知着眼在王若二字不知當着眼在其事則齊桓晉文一句以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在上而列國之史乃獨惟伯事之載此王迹所以熄而孔子所以不得不明其義也須以抑但存王立論

孟子敘道統而及孔子存幾希之心說歷夏商周而後幾希一脈相傳而至孔子則以師道存之而最著者莫如春秋一書夫春秋何爲而作也自周盛時政教號令布於天下諸侯莫敢不共王迹也當時天子兼享則歌小雅諸侯敵戰則歌大雅以誌王國之盛追乎王東遷王者之迹熄天子不巡狩而歌詠不貢於天子則大雅亡諸侯不述職而宴享不行於臣工則小雅亡詩亡則無王無王則亂賊起然後孔子懼而春秋作以是非當賞罰以美惡行會討以禮樂征伐之大柄歸之天子而繼王迹于既熄也

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重在王者之迹熄一句蓋王者盛時政教號令大行于天下太史採列國之詩上于天子天子據風詩之美惡考政治之得失以行賞罰自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太史不採天子不稽是爲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謂王者之詩亡也天子之詩名曰雅侯國之詩名曰風東遷之後止有民俗歌謠謂之王風已天子巡狩等於列國故也然何不即以刪詩繼王迹而必以春秋繼哉蓋世愈盛世異盛世之人心微言可以動婉言可以感取詩之溫柔敦厚而已足衰世之人心是非欲其定好惡欲其明春秋之感發而此事非聖人孰能修之

○其先晉之史曰乘取記載也楚之史曰檮杌取懲戒也魯之史曰春秋取因時以爲記也未嘗聖筆則春秋一乘檮杌之類而已其同爲記事之書一也

孟子白王者之迹熄詩亡

蒸享不舉矣無有惟作以盡下情者即太師獻之而未有以深也則小雅亡也 朝會之行陳之而未有以感也則大雅亡也 美刺之義廢 鄭陽之遷廢

詩亡然後春秋作

是正名分

附考

申侯與犬戎攻文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乱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歌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詩亡

成先德 以父子之倫朝兼君臣之全局

周公實錄

陋文王 以五倫之二難成一家之三代

酒誥之作惡言酒也吐捋下士好善言也損益夏商也中也立榮叔之子蔡仲立賢無方也文謨武烈成正緝熙皆周公成之也

以周言 聚享酒好善言 不徇欲而希天理

以湯言 孫中七賢無方 律己嚴而用人恕

以文王言 視民視聽皆遠表見 愛民深而求道切

以武言 不泄邇不忘遠 德之盛而仁之至

兼三王 即而思之夜以繼日 以繼日言急於得也

以周公言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以待旦言急於行也

以施四事

此節原春秋所自始上文曰春秋作者其魯國原初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春秋也若未經筆削之先只列國紀事之書此皆楚一例耳此正爲下文義字伏案權分散於列國亦見王迹之總處即我曾御然

○然其中所紀之事齊桓晉文爲多非王迹也其文則史太約以文勝非聖經也然因國史之舊文加以筆削之新意有義焉首以春王正月見大物之未改道書公侯伯子男見分封之有自本以惇庸命討見大權之有歸故孔子嘗曰其義則丘竊取而裁定之矣有義而王可尊即史而經不朽幾希其存於孔子乎

此節言春秋經聖人筆削遂進列於經其所係之重有足以繼詩之亡者以此桓文可最重正見王道降而伯功處春秋所載不必盡桓文事事皆桓文一類故統曰桓文之事然文則魯史舊文非仲尼所作然孔子不能外其事以取之義出於人心之公即在事無文中因文若義有仍而筆之者有削而去之者大書特書不一書一二字寓其褒貶之義則孔子竊取之矣非王迹也非謂竊取孔子之事也

○其事會盟征伐之事則舊史春秋書會書盟書伐是文出於魯國史官而文未必核孔子曰其義義是宜褒宜貶定非魯史官之義則孔子竊取之矣竊取猶言借用也明是非示勸懲本國史之義夫子借用以續詩亡存王迹也非謂竊取夫子之事也

○然孟子論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群聖事而言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于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史也史類史之盛文之衰王之權聚而史亦聚是故有左史有右史有內史有外史三而史之權散而史亦散是故有私史有正史有國史無王史而史之權愈至于分

春秋類奉三無以立教固爵朝刑市之遺也雖列諸其位從宜救弊因時勵賞所以成天下之事業而定天下之邪正其指數隱而大義炳如用權輔正以斷成孔所以變魯史之舊文而定百王之大法文成數萬而詞極嚴雅

書國書人書官書氏書字書名等義類則孔子之所取也取而曰竊乃是不敢以義自任非位不在而道在之說

君子全旨○這章書是憂澤之難繼而憂勤惕厲以任之之意曰未得見孔子之後須得有開聖者曰予私淑見在人之脈可以不斬

孟子自寓得統於孔子而存殘希說聖賢之道千百世相傳無終窮也若寻常有位之君子其世澤相承亦大約至五世而遂斬無位之小人其世澤相承亦大約至五世而遂斬而況吾夫子真精神色澤固有遺世不廢者乎子之時正當夫子之澤流行之際而又況去聖人之世未遠也○今爲計其終無可斬者子雖未得親炙爲孔子徒尚有其人余得而師之窮孔子之教以自淑未及門而有及門之契矣庶幾乎君子之存所幸得于孔子而于聖之澤可以不斬也

此君子小人共以位言澤亦就世澤言若以君子之澤徑指聖人則舜禹湯文五世而外何由接續孔子之道何由至今人意蓋言聖道之傳與天地爲終始非平常君子可以世澤限之者況孔子

王者 迹熄 詩亡
私淑 親炙不及 其道猶存 二雅不存故 其詩亡
此孔子之筆乃 以文言 以事言 以義言
春秋作 據亂反正之爲
孟子自寓得統於孔子而存殘希說聖賢之道千百世相傳無終窮也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君子之澤
私淑諸人也
孟子自寓得統於孔子而存殘希說聖賢之道千百世相傳無終窮也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君子之澤
私淑諸人也

去今未遠又在百年之近得私淑諸人則其傳道之確有可以自任者不待言矣語意如此

人世惟利害兩途取捨死生之際必全是無非焉而之後可也孟子說事有宜見之未必然而酌之施行非可自然行之也如臨財之際苟先計所取若可以取轉計之可以無取則斷不宜取矣取無乃傷廉乎即見爲可以取轉計之可以無取則斷不宜與矣與無乃傷惠乎至于臨難見爲可以死轉計之可以無死則斷不宜死矣死無乃傷勇乎全是全非人皆知之是中之非不可不嚴也

這章書示人以精義之學事有判然可不可辨別何難乃有理正在泯忽之間必合下詳審不至當捐不當而自然行之則傷矣傷字還屬廉惠勇處多已全矣而未免玷缺故曰傷凡言取者直是不廉介介不取直是廉惟可之間斟酌未當于此而取則無欲分辨之体便有傷矣下倣此

逢蒙全旨○這章書重端人取友四字羿之罪不在知人之不明在立己之不正而人報復處一日思一日不忍昔從心上來取友者當從心術上看眼

為丁於是殺羿欲專善射之名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之罪說便

君子論行而結交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昔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之術爲愈己然是殺羿而孟子述其事而斷之說是亦羿有罪焉聞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夫儀不謂之無罪而謂之宜若無罪益曰羿之罪比於逢蒙差淺云爾惡得無罪

此節盡羿之罪比於逢蒙差淺其原宜專罪羿之論其述宜專罪蒙遜其辭若兩存之意何道也即所謂以羞夏者也羿思天下惟夏后爲愈己于是殺夏后蒙恩天下云不論之報固有然者

○試以子羅孺子之事觀之鄭人使子濯孺子潛師侵陵于衛見勢不利而退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說今日疾作不可以執弓將何以追其追吾死矣夫問其御曰僕說追我者誰人也其僕對說庾公之斯也爲之喜說吾生矣其僕曰之說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以疾當之乃曰吾生何謂也孺子說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其立心端人非忍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師乃及師庾公豈害我說未幾而庾公威意

鄭人是昔次服其無故侵伐也使子濯孺子侵衛濯子鄭國名將侵陵于衛見勢不利而退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庾公斯衛國名將已去而躡之曰追此敵二國興師追逐之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此以已而問其料其死也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有恐其投或足殺已而卸與其情或可以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指其來追之人曰吾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也其僕曰善射見其爲勁敵

衛之善射者也日善射見其有物其有物其

之斯至問孺子說夫子何爲不教弓蓋許之也孺子指孺
說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蓋告之以其情也庾公 子
說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 二句是遡那之
不忍以夫子相傳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 忍端是料他不忍以
事也我不敢廢君命乃拔矢扣輪去其金鏃發四矢 忍字 其反害己也 庾公之斯
而後反欲無害于師有誅于若也將能爲端人乎蓋 至是追
蒙之猶夫亦自取之也故曰豈有罪也 及也 曰夫子何爲不執弓 承之以
此節是罪予斷案重在孺子上首云盡弭之道此 實情也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小人庾
云我不忍以夫子之道此道一而已但看用此道 公自稱尹
者是何人尤看授此道者是何人惟孺子以端人
決端人則知弭之道爲不端矣然去金發矢此事
亦未嘗合義只取其不背師耳益庾斯至而遇儒
疾亂故得以兩全無害耳使孺子無恙也將戰乎
不戰乎孺子無恙而必戰也將與之抗乎不與之
抗乎曰吾聞之師也任其橫行而不與之抗君事
去矣吾不知庾斯又何以處也要之仙國忘以伸義
屈義以伸恩無一可也爲此謀計者宜何如曰辭于
尹而弗將焉可也

庾公之斯一名差字子魚公孫丁學弓於尹公之他之

指孺

子

道反害夫子 道即善射之道 雖然 然字指不忍反害語 今日之事 逐之事 君
事也 受命於君見已不得專 我不敢廢 不敢以公事 抽矢扣輪 抽矢扳
輪也 去其金 去脫也金矢鏃也去金發矢而後反虛 發
金恐射之而傷也 發乘矢而後反 乘四矢以
射之貫也 射 〇左傳云羿帥師伐夏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不修民事而滿于原獸 羿
遂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室殺而烹之以飼其子不知其讐而食之飼于門外使其子
射殺之子歸不勝其忿與其讐鬬而死 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善己於是殺羿 〇孟子曰羿不以六律正五音不能成器 羿古之善射者 六律
陽聲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 羿雖有天下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雖有聰明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之樂師 堯舜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
民不被其澤不能爲後世法 後世法則也 〇詩云既愆爾止靡人弗勝既盡也愆過也止語辭勝堪也
言既盡爾過矣人無不堪其惡者 〇言不先王之道不可以爲治 〇離婁上篇首章已見

附考

〔商雅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骨鏃不剪羽謂之志 〇鄒鉉曰禮記曰鏃矢之材有三金石焉是也鏃之名非一 〇鄒
鄒紀翁是也 〇左傳云夏后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不修民事而滿于原獸 羿
遂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室殺而烹之以飼其子不知其讐而食之飼于門外使其子射殺之子歸不勝其忿與其讐鬬而死 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善己於是殺羿 〇孟子曰羿不以六律正五音不能成器 羿古之善射者 六律陽聲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 羿雖有天下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雖有聰明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之樂師 堯舜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爲後世法 後世法則也 〇詩云既愆爾止靡人弗勝既盡也愆過也止語辭勝堪也言既盡爾過矣人無不堪其惡者 〇言不先王之道不可以爲治 〇離婁上篇首章已見

〔商雅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骨鏃不剪羽謂之志 〇鄒鉉曰禮記曰鏃矢之材有三金石焉是也鏃之名非一 〇鄒紀翁是也 〇左傳云夏后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不修民事而滿于原獸 羿
遂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室殺而烹之以飼其子不知其讐而食之飼于門外使其子射殺之子歸不勝其忿與其讐鬬而死 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善己於是殺羿 〇孟子曰羿不以六律正五音不能成器 羿古之善射者 六律陽聲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 羿雖有天下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雖有聰明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之樂師 堯舜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爲後世法 後世法則也 〇詩云既愆爾止靡人弗勝既盡也愆過也止語辭勝堪也言既盡爾過矣人無不堪其惡者 〇言不先王之道不可以爲治 〇離婁上篇首章已見

〔商雅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骨鏃不剪羽謂之志 〇鄒鉉曰禮記曰鏃矢之材有三金石焉是也鏃之名非一 〇鄒紀翁是也 〇左傳云夏后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不修民事而滿于原獸 羿
遂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室殺而烹之以飼其子不知其讐而食之飼于門外使其子射殺之子歸不勝其忿與其讐鬬而死 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善己於是殺羿 〇孟子曰羿不以六律正五音不能成器 羿古之善射者 六律陽聲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 羿雖有天下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雖有聰明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之樂師 堯舜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爲後世法 後世法則也 〇詩云既愆爾止靡人弗勝既盡也愆過也止語辭勝堪也言既盡爾過矣人無不堪其惡者 〇言不先王之道不可以爲治 〇離婁上篇首章已見

〔商雅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骨鏃不剪羽謂之志 〇鄒鉉曰禮記曰鏃矢之材有三金石焉是也鏃之名非一 〇鄒紀翁是也 〇左傳云夏后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不修民事而滿于原獸 羿
遂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室殺而烹之以飼其子不知其讐而食之飼于門外使其子射殺之子歸不勝其忿與其讐鬬而死 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善己於是殺羿 〇孟子曰羿不以六律正五音不能成器 羿古之善射者 六律陽聲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 羿雖有天下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雖有聰明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之樂師 堯舜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治天下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能爲後世法 後世法則也 〇詩云既愆爾止靡人弗勝既盡也愆過也止語辭勝堪也言既盡爾過矣人無不堪其惡者 〇言不先王之道不可以爲治 〇離婁上篇首章已見

掩鼻而過之人其可自特故○潔之可愛不必生平蓋潔郎偶而潔亦可愛也雖醜貌之惡人苟齋戒沐浴以自潔亦可以享祀夫上帝人其可自棄哉

上節須看一箇字見些小塵汚不可蒙也掩鼻而過諸自失則難蓋人之耳目也○下節當看齋戒沐浴四字此四字乃藏垢滌垢利見本來面目與祀上帝謂齊戒神明即上通天命之元初也

帝者至尊之稱天下共遍之謂帝猶天下共仰之謂王也君王禹民猶天王萬物富民所尊爲帝故祀萬物所尊爲上帝也○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即祀天也又有五帝之祀即祀五氣也天道運爲五氣春木氣爲東方青帝夏火氣爲南方赤帝夏季土氣爲中央黃帝秋金氣爲西方白帝冬水氣爲北方玄帝統于一氣是爲昊天上帝

言性全旨○這箇書通是欲人踐性盡性而先教之識性也然說本來明而人多過用其智以處事已愈紛而性愈晦須以性爲宗

性之不明皆由智者過之也故孟子一其言曰天下之言性者紛紛皆非善言性者也但當就其已發之

故言之而已矣然其所謂故者又必以不學不慮自然而然者爲本體一步安排布置則非利即非故矣而即非性矣

性原天下之同曰天下之言性則不可接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以繼之矣以繼之于故故又歸于利者故矣自然見後來之習非故也然所謂故者本體自利自然而然無一毫矯揉本即本體之本不對末言蓋從故指出利字非性中有利不利之而要正見利者即所性要人在發用處認本來面目善字代利字解不得

○氣稟性之流露非故乎所惡乎用智者故爲其不本于利而失之鑿也苟能順性而動即難治如禹而循其利自可以得其故也禹之行水此禹已然之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孟子本下禹但因水之性而利導之不以己與而行其所無事智所以爲大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順性而出我無容心如禹之行水則智亦大矣何用鑿爲

性中惟智最活容易換和故獨言智鑿字對渾成

故者以利爲本

故處又必本其自然發見不假造作處纔謂故也利與故合相離不得

孟子曰天之所與我者

天之可尊者

故而已矣

已然者說之也是本体如指孩提之愛親少長之敬兄所謂故也利與故合相離不得

繫辭

艾子子曰天地四時運行萬物洪纖高下性命各正恒人愛親敬長好善惡惡知是知非喜怒哀樂飢食渴飲莫不各有天則皆故之利也天地春發風暴雨山崗川瀆萬物有天礼疵瘺人事有机械變詐凶孰睢盱氣紛紛猶依性發現有迂矯虔搏激而然不可謂然不可謂之利也豈可據此以言性而謂性不善

性類

繼善

未測未豫之体含于太始鴻荒之際成性

不二不離之精流于形色象貌之餘謂故也利與故合相離不得

之謂縱橫之無敝而未離加于中庸之上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智小智也鑿是穿鑿而爲机変之非故之利故君子惡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

如勿和之謂縱橫之策滑稽之舞皆理傷道破之非故之利故君子惡之

則無惡於智矣

有所爲而不害禹之行水若因地之宜行而行之也

不曰行水

水性本就下禹順其就下東注之常用奚鑿疏瀹之非經畫之

時字與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相應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蒙薪浣紗爲世絕色嘗病心而矉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也越王得之獻以羅綺教以容步而使范蠡獻之吳王大悅仍賜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之其後越滅吳范蠡復取西子乘扁舟遊五湖而

明哲善睞能令肌粉無顏

姣膚佳頓使金錢增價○變態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大市

之山擁歌千秋眉黛

吳宮花草尽埋幽徑之中麋鹿

麋蕪布刺西江之月

露紙開處陰喪柘巖之骨麥歌

唱徹猪消必勇之魂

前東受敗施生禹祀之光

百

室俘囚婦復故宮之主

金聞一劍矢不恋夫差之寵

月五湖還配范蠡之舟

俊爲採蓮女唉軋色之以

略爲吳宮姬悵紅顏之無主

俊爲陶朱婦喪二

及就已然言欲知性之本然者當就性之所已然者觀之但見性不必別生見解

看首二句只提綱下正殛明之孟子主意只要人行所無事事無大於治水而禹亦只以無事行之況其他乎故將來立個標準殛出一段物來順應的道理不是比喻行所無事無事正在行處見得要貼出利字意不是視有事若無事全是事之源頭處看得清楚益天下一事自真一理而此理皆統括于性中世人看做事欲以我去行之紛七意見所以雜出總着意見虛灵之本体便窒了若將安排計較一切掃除虛心觀理得其當然而然者雖做出驚天動地亦只如着衣喫飯胸中不動分毫便是本性空洞無礙豈不大

○惟無事于鑿則因其高而高之因其遠而遠之雖天如是其高也星辰之麗于天如是其遠也欲以算日而定至若似乎難然有故焉而得其故自可坐而致利治曆者苟求其故則次舍有常分運行有常度千歲以前之日至不勞餘力可坐而致也況夫事物之近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可致者何以鑿焉夫智有大于平水土齊七政者乎就非吾性作用而要不外乎天之高也

高見其高而高之因其遠而遠之雖推窮處星辰之麗于天如是其遠也欲以算日而定至若似乎難然有故焉而得其故自可坐而致利治曆者苟求其故則次舍有常分運行有常度千歲以前之日至不勞餘力可坐而致也況夫事物之近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可致者何以鑿焉夫智有大于平水土齊七政者乎就非吾性作用而要不外乎天之高也

系知此乎彼務爲鑿者何哉

此節與上條語意一貫治曆只是借言當看苟求其故一句言故不言利者天道之自然不必言也便見故與利不是兩件天無体以日月星辰爲体星辰之位舍不可名以日月之纏度爲名故日月皆有至亦惟日能周天則獨言日至四千六百七十七萬已尽重新起曆夜半冬至歲月日時皆爲甲子日月五星皆會于子乃新曆之第一日謂之曆元論一歲之曆則日至爲冬在四時之後論四千六百十七年爲曆之一元則冬至爲始乃順端之初循其故則雖首四千六百十七年爲日至之前始後四千六百十七年爲日至之再始皆可坐致要思此時歲月日時何故皆會于子復卦曰冬至于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天開于子分明說個性善蘊蘗出來○千歲之日至是指以性說然治曆以曆元爲據順推其已往便可逆推未來千歲以上千歲以下俱在內○一元運行之初天之故也求天之故不煩奔數而日至可推上天賦予之性性之故也求性之故不待鑽探而妙用具足故一以利爲本言性者言此而性可言矣

理有盤錯猶江海有曲折而無不東注猶日月星辰有盈縮而無不西轉孚八處事雖千變萬化而無不順性禹之治水疏瀹排決而不能使水西流大撓容成迎日推測細算歷法而不能使日東行非蔽明塞聰而謂之無事部斗折衡而謂之不繫也易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乱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以利爲故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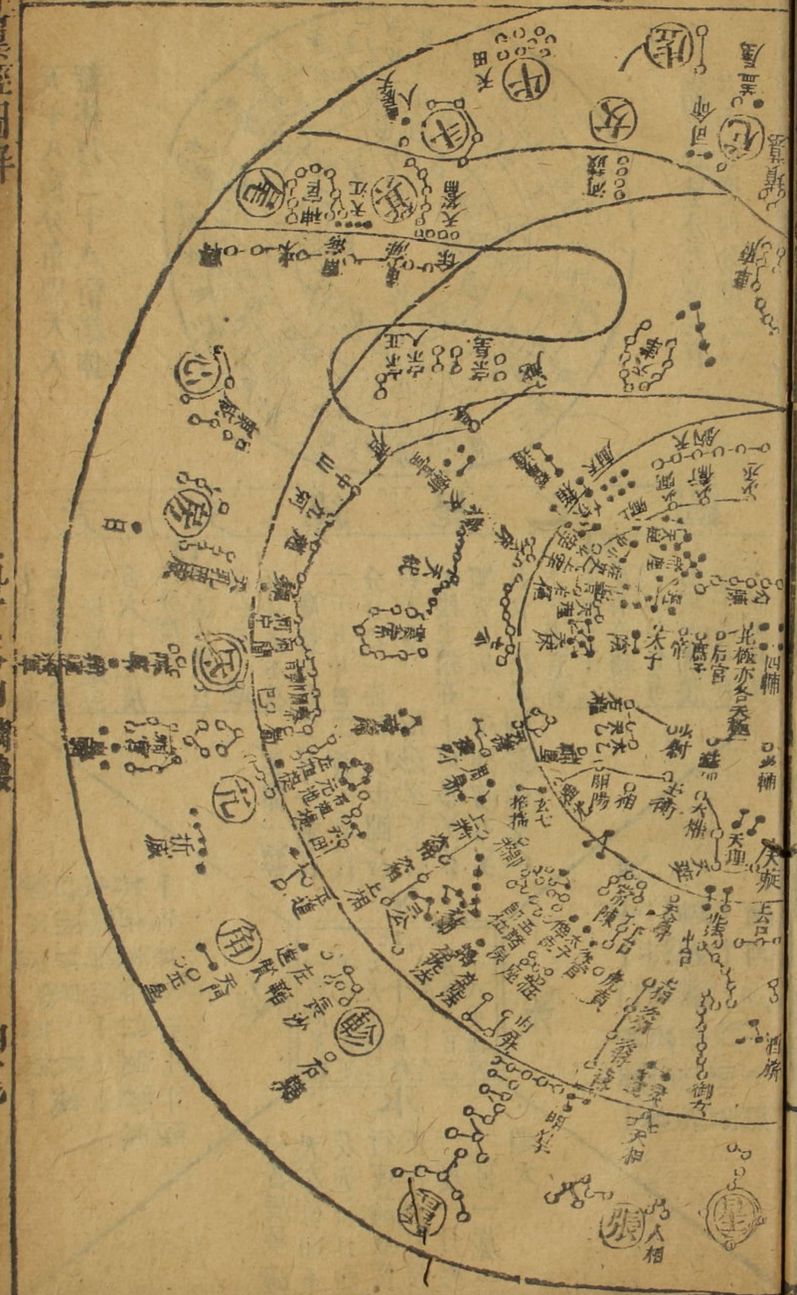
明考

按冬至日極南影極短六陰窮而一陽更始千歲之日至謂上古一元之初也曆法以上古冬至年月日時皆甲子是爲天元之十一月甲子日夜半子時之冬至也日月五星齊會于牽牛無復盈縮餘分是爲上元二曜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此七政復分行遲速綫急不齊惟日爲主每歲冬則日輒還其故處至于一元終而後七政復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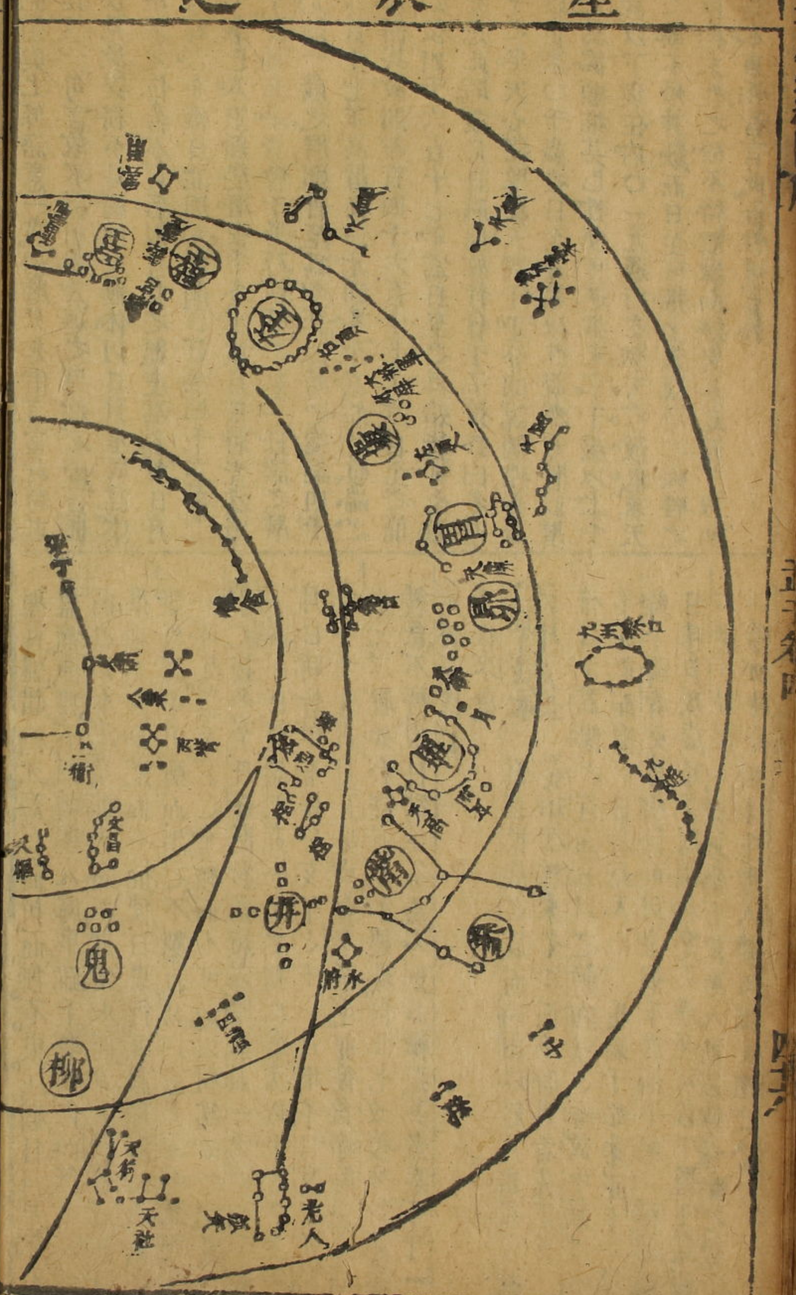
治曆實錄

惟日總歲之成而時由以起月由以積故羲和爲曆象之祖而協時月者先正日惟日至爲陽之首而氣以之動物以之蘇故中氣以中孚而起而復七日者見天心復端于始舉正于中端餘于閏者反其所自可以上觀千歲而不爽積時成日積月成歲積歲成閏者究其所至可以下觀千歲而不謬以齊七政以協五紀聖人所以敬授之設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聖人特以剖天地之心

遠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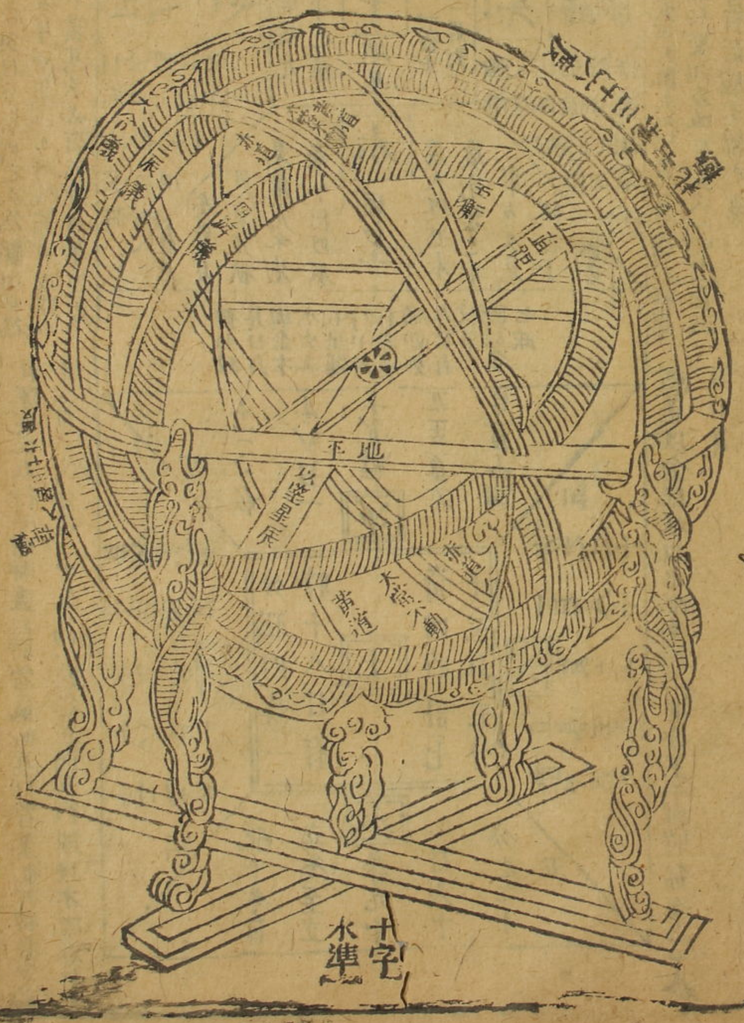


星辰之



璣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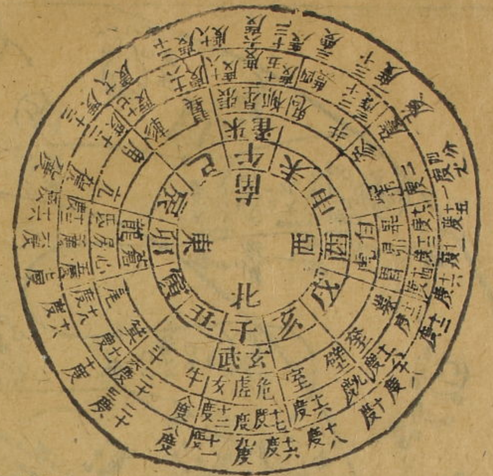
按璿是美珠璣是觀天之器以珠飾之故名璿璣衡是璣上管子橫施于璣上周旋轉運窺測周天度數以玉爲之故名玉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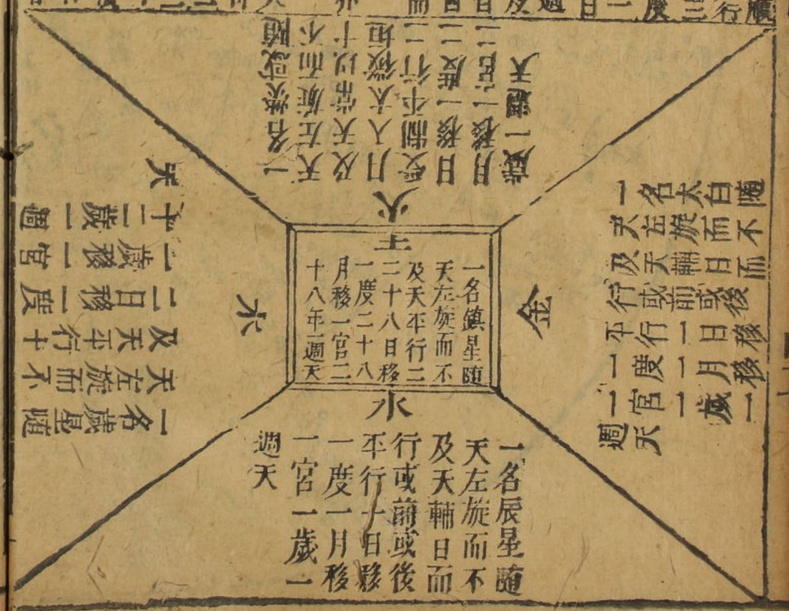
天文經星之圖

天十八宿分布周天天無体以二十八宿爲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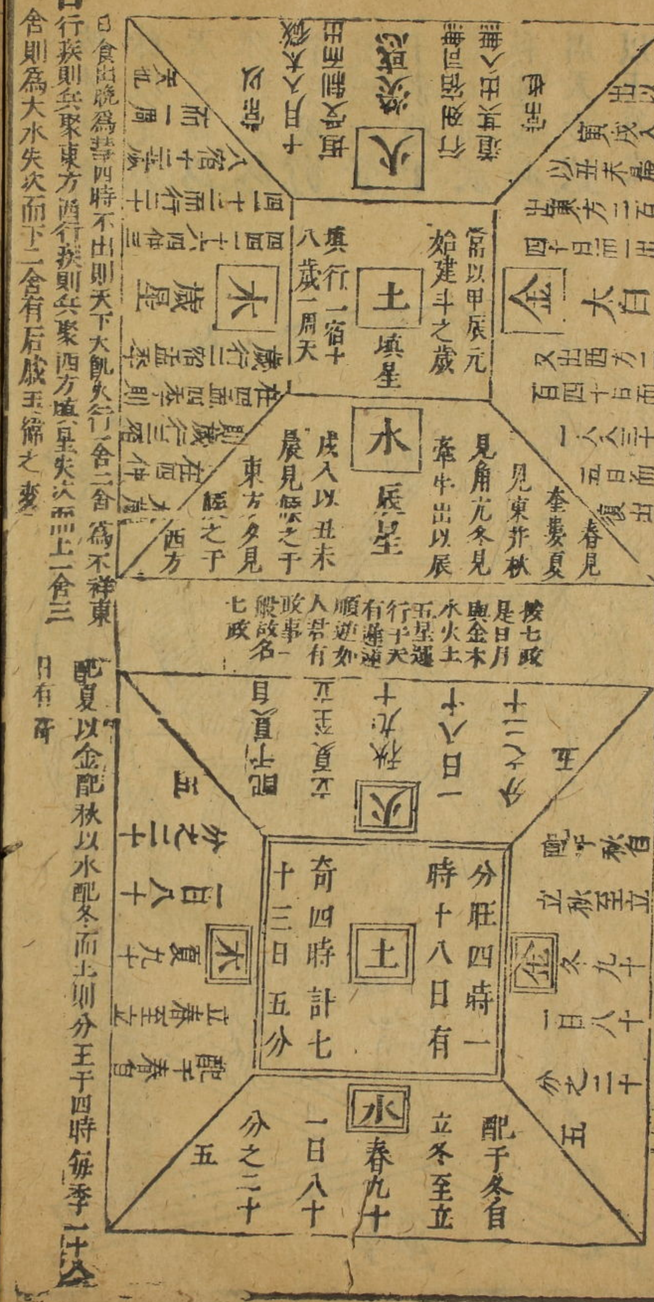
謂之經星分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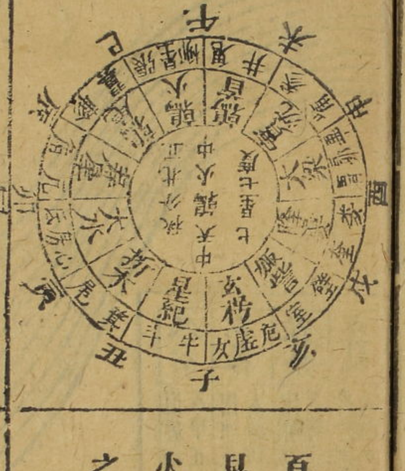
天文緯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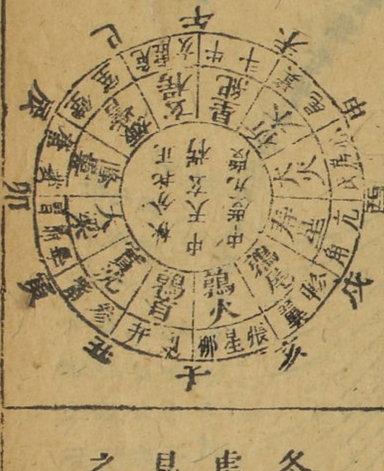
七政之圖



四仲中星之圖



春分日在昴初昏鶉鳥正七宿之中



秋分日在房初昏星虛正七宿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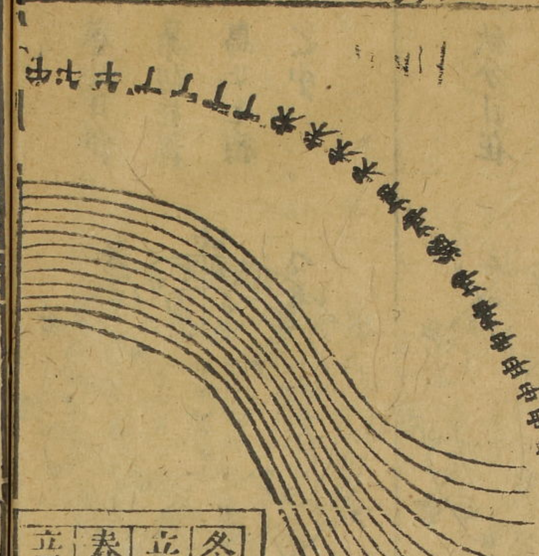
夏至日在星初昏大火正七宿之中



冬至日在虛初昏星昴正七宿之中

日永日短之圖

晝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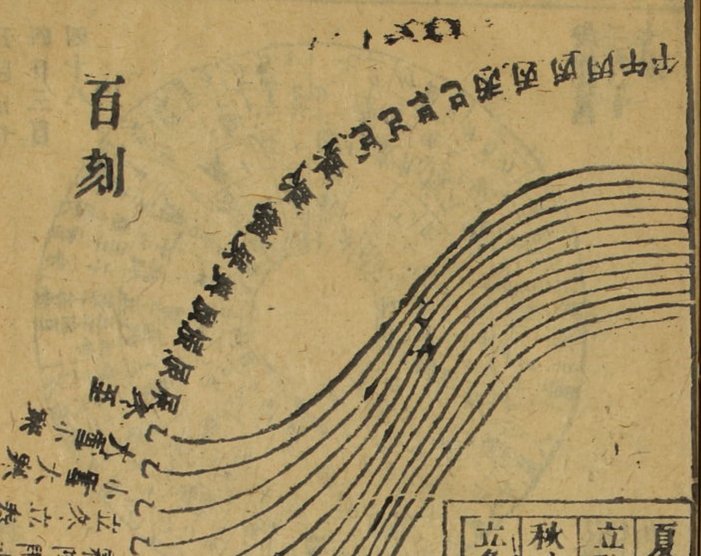


日入

冬至	立春	春分	立夏
出辰初初 入申正三	巳卯正三 入酉初初	出卯初三 入酉正初	出卯初初 入酉正三
小寒	雨水	清明	穀雨
出辰初初 入申正三	巳卯正二 入酉初二	出卯初三 入酉正一	出卯初一 入酉正二
大寒	驚蟄	穀雨	芒種
出辰初初 入申正四	出卯正二 入酉初三	出卯初一 入酉正二	出寅正三 入戌初初

夏至晝六十刻爲日永後漸損至秋分晝五十刻爲晝夜停又漸損至冬至晝

百刻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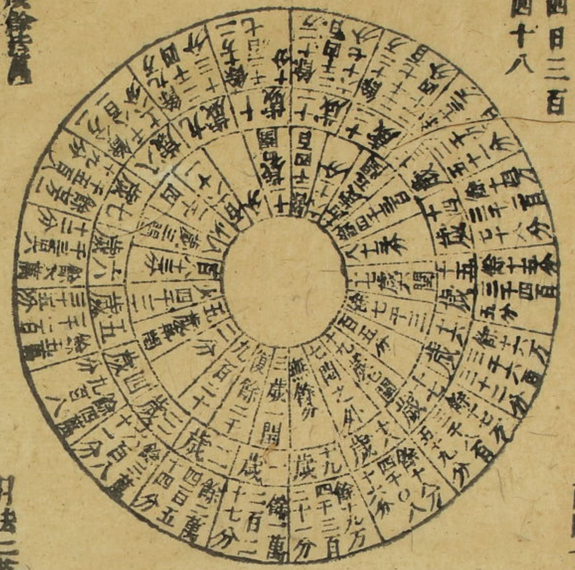


日出

夏至	立秋	秋分	立冬
出寅正二 入戌初三	出卯初二 入酉正三	出卯初初 入酉正初	出卯正三 入酉初初
小暑	處暑	寒露	小雪
出寅正三 入戌初初	出卯初一 入酉正三	出卯正二 入酉初二	出辰初初 入申正四
大暑	白露	霜降	大雪
出寅正四 入戌初初	出卯初一 入酉正二	出卯正二 入酉初二	出辰初初 入申正三

四十刻爲日短後漸增至春分晝五十刻亦爲晝夜停後漸增復至夏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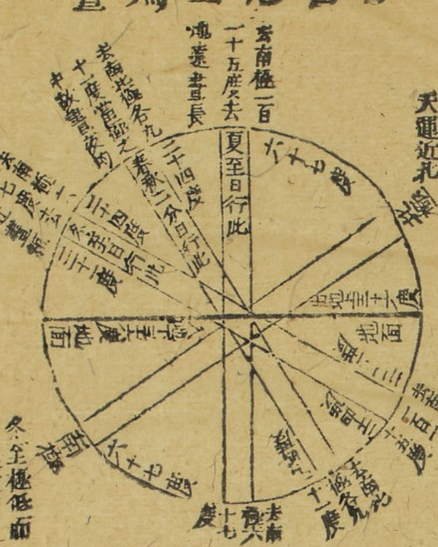
閏月定時成歲之圖



日一周天爲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二分爲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十九者天地一終之數積入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成乎

日至圖

日出地上爲晝



日入地下爲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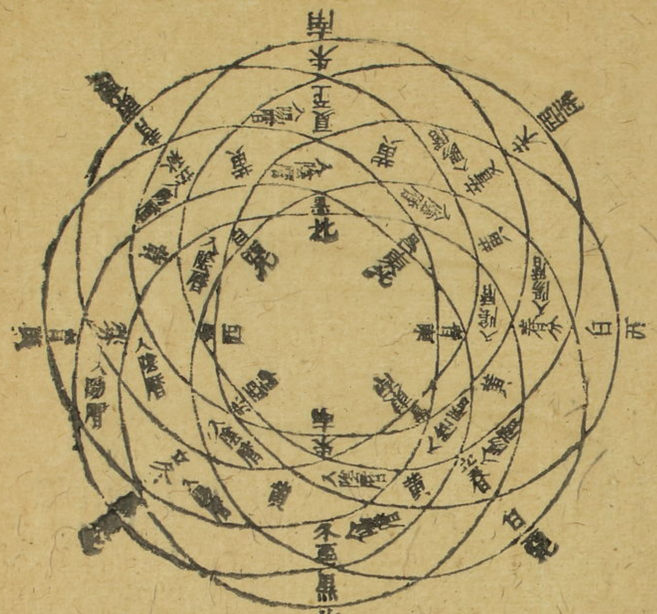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体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

推筭周天日至之圖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二十八宿與十二辰爲去之經其行自東南而西北一歲而一周天日月五星行有遲速自東而西沒且日一周天月毎日不及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金水二星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求曆元者以行過度數推而上之則曆元可得矣益甲子元癸子月子日子時則日月五星其遲速之次皆合于度自此以後則再起遲速所以爲曆元也

日月冬夏九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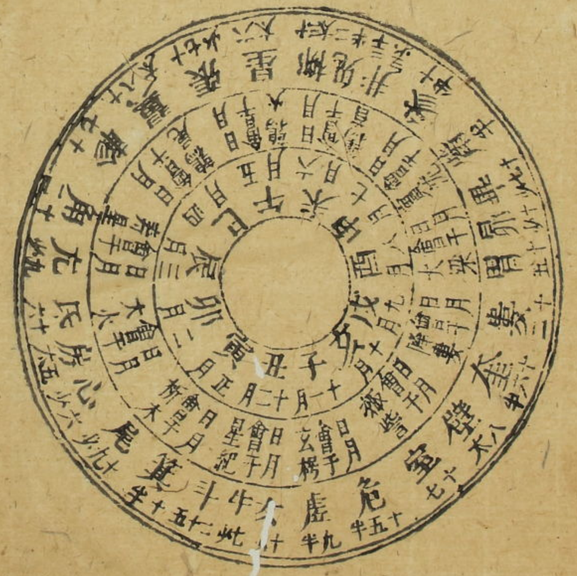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說見洪範本傳今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曆外爲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分秋分後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王中圖



日月會次合圖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右師即王驩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進是進驩使之近
公行子有子之喪以人子而挾親之喪右師往弔右師即王驩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進是進驩使之近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右師即王驩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進是進驩使之近

公行子有子之喪以人子而挾親之喪右師往弔右師即王驩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進是進驩使之近

公行子有子

此人不同耳。君子亦只存得個人所同有之心耳。人多不存。便見君子之異。惟七不舍。無一走漏便是存。仁禮正是存心處。非以仁禮來存乎心也。○仁者二節一氣說下。言以仁禮存心。只是常存此愛人敬人之心。不重施上。○愛人者二句是亦言君子存心。謂愛敬人人亦愛敬我。此是常理。必人恒愛恒敬。總見我之愛敬。此存心之無已也。○然不可必也。有人於此。乃我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若不愛我敬我而待我以橫逆。則存心君子必自反也。以為我必不仁而不能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能敬人也。此橫逆之物奚宜至于我哉。○其自反也。有仁矣。能愛人矣。自反而有禮矣。能敬人矣。其橫逆又如之加倘。故也。君子亦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而仁禮有未盡吾心者也。○其自反而忠矣。其橫逆又如也。君子愛敬之心情。見乎詞曰。以忠而逆應此人復本來仁禮之人。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有矜憫之而已。又何忍與之雖橫所以自反者。依夫故也。君子之存心所以異乎

○有人三節。正見君子存心異人處。蓋此是設

節文因于所自然奉萬物之高下散殊從本心中斟酌而不踰于微

○有人於此人字是我素所愛敬者其待我以橫逆不直曰橫倒行曰逆是愛敬之反則君子必自反也見不逆責人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或有之心而未必矣意此物奚宜至哉物指橫逆奚宜至言我必有以致之○其自反而仁矣自反已已有仁禮之施其橫逆由是也橫逆仍愛敬之猶如故君子必自反也亦不責人我必不忠愛敬有分毫未盡至或稍稍有人心之別亦自反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自亦作猶看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妄人狂妄之人本心不存不可以心學者也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奚擇無別於禽獸也於禽獸又何難焉又何難言不可與較要見得是存仁禮之心不因之而以較意

○孟子弒父臣弒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事自反。與一帖清涼散也。○語云道高一尺魔高十丈。橫逆之來。正君子他山之石也

子存心必反求諸己。的意不可認。真反者謂人以橫我。反以正人。以逆我。反以順。三自反一層細一層。五必字一日字。都是代君子体貼光景。忠非有加于仁禮只是必形容必存心自反至十極處而已。○君子曰三字。不是出諸口是他自問光景君子何忍此人于禽獸正見得禽獸乃不足較。世豈有妄人妄人豈同于禽獸。竟已自以致之耳。此自反之不已所以有終身之憂也。若只。寬之度外便不能以仁禮存心

○縣君子存心觀之是故君子在已有終身不釋之憂。人無一朝暴至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在焉。立人之極無過於舜。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而為天下一人可傳於後世而為萬世一人。其所以異于人者。如此。我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是則我之可憂也。憂則將何如以圖之。為人必欲如舜而已矣。蓋惟非終身不如舜。非終身之憂乎。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蓋惟非仁非禮則有患。君子則以仁存心非仁之加於人不為也。以禮存心非禮之加於人無行也。此宜無患。如有一朝之患。則因橫逆之來。轉足為反身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是故二字。統上文來。憂之不盡無一朝之患也患是煩惱介蒂重憂上何暇憒憒

乃若所憂則有之有字言只有反躬就

舜人也我亦人也言同其此仁禮之心何分彼此舜為法於天下仁為天可傳於後世仁禮極純可垂教萬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礼能化橫逆是常人傳我鄉人說憂之如何憂如何以舜之忠橫逆則憂不已意

如舜而已矣見有不如舜之忠橫逆則憂不已意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自不見外患足以分吾憂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并化橫逆君子必欲如舜并化橫逆無作無惟君子而所為皆仁而行皆礼則患從何生如有一朝之患患指橫逆患起于卒至故曰一朝

君子不患矣不容為煩惱矣孟子陳臥子曰犬抵君子大順故事反已而怨人孔子論仁曰家邦無怨曰正己而無求于人則無怨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怨不遠斯患至患生于怨與人校與人校生于不自反橫逆至而能自反則客氣銷安得有患利用安身崇德莫

之助君子不患矣推患不以一朝故能憂以終身君子存心如此所以異于人也

終身之憂二句是憑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無一朝之患即在有終身之憂的自然無患矣若夫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正引之歸于憂非置之度外也猶言舜者千古之遵橫逆而能格者無如舜故舜者之憂之如何句君子非求如舜之品乃求如舜之心實如舜之憂非仁二句見所為所行止有一仁義時七在此念念在此即有橫逆交至亦不管耳正應存心

禹稷全言○這章書為隱居樂道者言引禹稷以形顏子折衷于孔子用舍行藏明已領孝之意非為顏子闡幽也

論之賢者論其道論其世更易地以論其心則聖賢之出處恍然矣禹稷時天下猶溺稷時天下猶飢則濟哲已寓平成之象禹稷起而當之而皐夔夷契亦得從容坐論于廟堂孔子以其能急天下也而賢之○顏子當春秋之亂世若付理亂于不聞居於陋

改其樂

樂以退処言孔子賢之稱其能辟世而樂已之樂○再言禹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食瓢飲不同乃孔子並舉而嘆之此正指其樂道也○孟子從而闡之說禹稷顏子出處不同然禹稷非必于進顏子非必于處其時皆憂之道

正與相即也

本文既有地定不必添出時字平世亂世正兩者之地不即此看兩箇字平世似無可疑亂世似欠斟酌如使亂世似不當坐視顏子却如此而孔子兩賢之即是同道而子時因而發之耳蓋道非有二顏回梅一途過則憂不過則樂都從道上發出不着一毫意見所以謂之同道只渾淪勿露心字

○禹稷顏以三過不入如是急哉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有其時則有其任有其任則有其急是以過門不入如此其急也○是禹稷顏子所以不同者地使然也若易地則禹稷能樂顏子之樂而顏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何莫而不皆然哉

首四句只重思字末說到救民上救民在如是其

禹稷顏回同道

禹稷顏一途殊趣同仁休同

然不同乃孔子並舉而嘆之此正指其樂道也

其道也○孟子從而闡之說禹稷顏子出處不同然禹稷非必于進顏子非必于處其時皆憂之道

正與相即也

本文既有地定不必添出時字平世亂世正兩者之地不即此看兩箇字平世似無可疑亂世似欠斟酌如使亂世似不當坐視顏子却如此而孔子兩賢之即是同道而子時因而發之耳蓋道非有二顏回梅一途過則憂不過則樂都從道上發出不着一毫意見所以謂之同道只渾淪勿露心字

○禹稷顏以三過不入如是急哉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有其時則有其任有其任則有其急是以過門不入如此其急也○是禹稷顏子所以不同者地使然也若易地則禹稷能樂顏子之樂而顏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何莫而不皆然哉

首四句只重思字末說到救民上救民在如是其

禹稷顏回同道

禹稷顏一途殊趣同仁休同

然不同乃孔子並舉而嘆之此正指其樂道也

其道也○孟子從而闡之說禹稷顏子出處不同然禹稷非必于進顏子非必于處其時皆憂之道

正與相即也

本文既有地定不必添出時字平世亂世正兩者之地不即此看兩箇字平世似無可疑亂世似欠斟酌如使亂世似不當坐視顏子却如此而孔子兩賢之即是同道而子時因而發之耳蓋道非有二顏回梅一途過則憂不過則樂都從道上發出不着一毫意見所以謂之同道只渾淪勿露心字

○禹稷顏以三過不入如是急哉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有其時則有其任有其任則有其急是以過門不入如此其急也○是禹稷顏子所以不同者地使然也若易地則禹稷能樂顏子之樂而顏子亦能憂禹稷之憂何莫而不皆然哉

首四句只重思字末說到救民上救民在如是其

急可知之有字活出已二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同若論救世之心更無兩樣是以如是其急語氣正與顏子拯溺見嫂之急有以也不是被髮纓冠而救之　是遇沐之時未暇加冠尚被露其髮雖以纓系結髮以急救閒可也是徒解其已飢已溺也○易地節不重禹稷能爲顏子只重顏子能爲禹稷蓋地也隨位變化而聖功當然此禹不拘者道也顏子所樂之道原是禹稷所行之道何不可易地而然是禹稷特出而行道之顏子顏子則入而藏道之禹稷故曰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其情疎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責在救也此禹稷之喻也○若鄰有鬬者其情疎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責不在故也此顏子之喻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然故曰禹稷顏回同道

同是一個世界何以禹稷則爲同室顏子則爲鄰只是易地看然之喻不必泥禹稷顏子而開說二可也字最圓妙正見易地則皆然○鄰隣節下一性字便覺活動如閉戶亦是救法結纓一段行必救之策閉戶存必救之心想是要救不說不救

同室　猶　相殘　休風寮生　骨肉之間幾成胡越　相軋　蕭牆禍起　往往之際遂至推刃　有相尤無相好而彼焉以逞非特愈疏而已　有脊戚無脊和而忿焉以角非但暫忿而已

周　遍　禹稷　必禹稷當平世　溺由己溺進則　周遍而　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　退則　皆然各則　鄉隣鬬者　此喻　禹稷　其道閉戶可也　顏子

說文云絞縊也纓冠系也○禮書曰二組屬于弁順頤而下結之謂纓已之垂者謂之綏

匡章全肯○這章書重設心二字匡章雖非純孝其設心處有可原故孟子因世俗之議獨闡之所以解通國之議所以解其父之怒所以感動之机示旁通之術而解章子之窮有無限妙用在聖賢取人論心不論迹也公都子說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通國論之公者不孝罪之大者大于與之遊又從而礼貌之將匡章不孝之外別有可取矛即若子取人不在于孝矣敢問何也○孟子說安得以通國之言遽信其不孝哉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曰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說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曰二不孝也從耳目之欲　從于聲色玩好　以爲父母戮　戮羞辱也　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　招禍與戎使　五不孝也　五是五件右從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以不孝焉　通國盡　國之人　皆稱見公論可信　夫子與之遊　與遊是許其　意　敬他　曰何如則可謂不孝與

有獨○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世俗就通言也　惰其四肢　四肢說一不孝也　如不勤修農工不遠服賈家貧不力食也　不顧父母之養　四肢說二不孝也　好飲酒說二件　好貨財私妻子　以貨財私妻子居積各商賈之利　不顧父母之養　而忘養　三不孝也　三是一件　博奕

止朋友所行之道也父子責善乃傷恩之大者童子以朋友之道用之父子之間宜其不相遇乐然不如世俗之甚也不如通國之稱之甚也

通國皆稱不孝孟子反加孔親正可想衆惡必察之意世俗節閑眼與下相通皆提三個不顧養正與下文終身不養相反私妻子即正與下文出妻屏子相反幾親危親正與下文責善相反蓋童子之責善正不欲陷親以致危若節已閑通此暗地推諉直寫出匿怨不白心事○夫童子一節是言其因責善而得罪責善而被其不孝是童子即處亦是童子可原處責善已所友之道便見非父子之道

○乃其痛心刻責之旨更有可於者夫童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歡子有子母之屬哉但為得罪于父不得與父近故出妻屏子終身不受妻子之養焉其設心何心哉蓋為不若是則視得罪于父熟然不介于心是則罪之大者始因責善而得罪其情既可矜終之因得罪而自責其情益可諒通國之所稱非童子之過則童子已矣聞不顧養而不孝未聞以親故不孝是事之考証要要仲曰牧童子之為情亦可哀矣孟子謂子父責善而不相遇為其父母之反目而流涕以

天性之恩鑒証周適臣曰按齊人以陳仲為廉孟子辨其非以匡章為不孝孟子取其意所謂衆惡必察之必察明察不蔽蔽寄想于飛揚夢魂所結徧環繞于糟丘意念所萃独沉酣于酒國盼睞鄙而思適其神魂飛越而欲斟

家屬者屬之意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得罪指責善說不得近為父所逐也出妻屏子若是設心以為終身不養焉出妻離其妻屏子自家被逐在外不養不受妻子之養其設心何心哉蓋為不若是則視得罪于父熟然不介于心是則罪之大者是指得罪于父父受妻子之養若是指出妻屏子說是則罪之大者是指得罪于父父受妻子之養之中又得罪是則童子而已矣是總承責善自責二意而已矣見此外無不好之事考証要要仲曰牧童子之為情亦可哀矣孟子謂子父責善而不相遇為其父母之反目而流涕以

諫不孝則欲妻子而不孝未聞以親故絶妻子之欲而不孝聞以身故危親其親為不孝未聞以親故憩其心蓋頃其身為不孝即與之游而孔貌之庶何傷此節正是原其心處設心是于本心外設處一心一頃而不忍于父再顧而又無解于妻子而妻子之念終不勝其父之念究不可通而心設焉是一則童子而已矣此以設心定責章子也已矣二字一言無大不孝之事

武城全旨○這章書語臣兩案是孟子自寓所處之地意然只兩七提衛不必偏重師道上講曾子居武城便要將藏居師位之意此正所謂易地之地也須知前李孟門藏孔子家法在內

士君子去就有道存焉昔曾子居武城適有越寇或告曰寇至盍去而避諸曰邑今防寇居室可壞無寓人於我所居之室致毀傷其中之薪木及聞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則反曾子反左右役事之人私議待先生謂曾子也如此而不去以為民忠謂內盡誠敬謂外盡禮

武城全旨○這章書語臣兩案是孟子自寓所處之地意然只兩七提衛不必偏重師道上講曾子居武城便要將藏居師位之意此正所謂易地之地也須知前李孟門藏孔子家法在內

士君子去就有道存焉昔曾子居武城適有越寇或告曰寇至盍去而避諸曰邑今防寇居室可壞無寓人於我所居之室致毀傷其中之薪木及聞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則反

去是避諸疑詞曰無寓人於我室曰是語守舍之人寓是寄寓室是講道之所毀壞薪木毀是害薪木乃室中所有若曰寇至盍去而避諸曰邑今防寇居室可壞無寓人於我所居之室致毀傷其中之薪木及聞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則反

武城居武城是大夫延之為資師有越寇越國人寇我武城也寇至盍去以世俗不孝者觀以章子賊恩者觀一其有事皆所當絶特哀其志難遇之絶諫之此卿欲其改父之終棄也而以礼辨節之父與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即以威王之命而不敢啓之馬棧之下誡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加之不孝之名耶

設心句摘盟心独苦顧天無自幾酒于田之淚梓矢志莫白有杯不寐空餘怨慕之思其心可白之天地可質之神明而独不可白于其家其心難語于妻子難語于通國而更難告語于其父

厚如此宜乎夫子以厚報矣寇至則先去以為民之表觀望寇退則即復反殆干救恤之義不可弟子沈猶行解之曰其去而反也自有至理在焉非尚之所知也在昔沈猶之地曾有負芻為寇之禍其時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與誰也未有與其難焉況其處沈猶而武城可知矣必其義當去也○若子思子于曾子者也其居于衛依武城也適有齊寇亦依武城也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我室不問也墻屋不知也但曰君方倚依以共守如役去是委孤城于君七執事之共守役義不可去也

此節與下節只敘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露在先生字君字上○此節自居武城至曾子反言曾子以師道自處左右曰一段以報施之道律之次述行一段子師道誼之○無寓無毀數言教武城以帝至之防也修我戈矛言教武城以善後之策也其作熬然去來看○次節不去便是熬然非其死也此是陷臣守之節如役去二句是示以不去之故

沈猶行武城人曾子門人也一曰泰山人國名紀

云古附庸之後

○孟子斷之說曾子之去子思之守同道蓋曾子師也師則有父兄之尊未有父兄而殉子弟者子思臣也臣則有卑微之分未有卑而不統於尊者使曾子干思而易所處之地則皆然曾子大節不奪何怯于死難子思明哲保身何疎于遠害惟其是而已易地則皆然前稍別非彼此能為之謂要見去者非避難者非輕生君子心不着利害可去亦可守故易地則皆肉不受之操不至輕生以徇人而大節不奪在曾子又豈肯偷取一時之生而以人臣徇俾哉

孟子言必稱堯舜所以勸齊王之疑故使人于隱微處窃視之節子述以問孟子說王使人瞷夫子果動靜之間有以異於人乎孟子說何以異於人哉將以異於人者異之人則無可異也將以同於人者異之同則無能異也即我所陳於王前者堯舜人同耳吾何以異於人哉

這章書見聖賢無異行瞷全是疑畏念頭孟子喝出堯舜與人同不只証已之無異仍是打動齊王

于利害惟所任非其所以始不苟也

以其身踏之若易地則皆然耳參証張侗初曰瀕于未死不拼眦禹投水嘗不算飄武城亦有勞臣鄉国亦有高士隨時閒輒到

師臣語錄

以道德為主盟 指驅敵抗賓師望無掛禦 潔身去乱臣子義不忍言

以共命為戒守

身為千古關係之身詎容倏恋故土以負壇坫之望

身為一國存亡之身詎容越国求免以虚尺寸之軀

會子子思

以事言。 曾子有遠害之謀 ○所遇不同

子思出死難之計

以地言。 子思供臣子之職 ○所處不同

曾子未必不死難

以道言。 子思未必不遠害 ○未始不同

儲子曰儲子齊臣述以語孟子 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王指

窃視也異是奇異孟子之言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 光疑亦非求

齊王聞其名未覩其實故使窃之 同但既號為

哉以何者而異人同耳 堯舜與人同 堯舜亦非

微無間方與瞷字相関 參証閻芦子曰魚欲異群捨山入市

能十人參証死虎欲異群捨山入市

為羞矣況實已羞矣陳前意正是破其疑閔提其最念也

齊人全吉○這章書正為求富貴利達者下一痛鞭

今之求富貴者無强托于道定已類于乞而不悟受病只為利達而已君子借富貴為行道之階常人借富貴為利達之徑于是瀕利念甚堅逸意則其求之術益工自謂可刷于顯人不知僅成其乞若齊人乞人而貽羞于君子也

孟子見當時游士阿世取寵驕人故借齊人之醜以形狀之說齊國之人有享一妻一妾之奉而居與于室者其良人出則必厭飫酒肉而後反問其所與飲食者乃盡富貴人也而未嘗有富貴之顯者來殊不可解吾將瞯良人之所往以觀其與飲食者于是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餘而尚不厭足又顧而之他所此乃其所為饜足于富貴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良人出則必厭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則富貴也

異衆人特物　何古何今　造化一降昇　不能拘耳　人同聲語　陰陽一陶鑄　何聖何凡　各倒其同直可感動華較精一

齊人便見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終身之堅意良人出可卻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處室便見為良人終身之堅意良人出則必厭酒肉而後反厭字即下乞墦事漫露其妻問所與飲食者此間已不可能無疑則富貴也蓋富貴則益就

良人出則必厭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富貴也妻疑處在一必字尽字而忽反字此兩字俱不可忽瞯是窃視其行以驗其言所之即往也

蚤起趕早則無以趨勢施從良人之所之施邪施而行也行不施則欲瞯良人而先為良人所瞯何其失德國中見非一地無與立談者是斥衆且不足以接其人東郭墦間之祭者塚墓間祭掃之酒肉乞其餘不足是無饜足又

仰望而終畢吾身之人也今自旦以屑屑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尚未知覺妻妾之得其情也施施得意自外來以富貴驕誇其妻妾倘其妻再問又將曰盡富貴也是齊人不羞而

顧而之他顧望也又求以足欲

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此字承上面得此乞彼說謊言

妻妾之得其情也施施得意自外來以富貴驕誇其妻妾倘其妻再問又將曰盡富貴也是齊人不羞而

良人未之知也未知已為妻妾所羞

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曰盡富貴既把富貴在眼裏其妻又疑其夫曰未嘗有顯者來又把富貴在肚裏其瞯而訕訕而泣亦只為所與無富貴者不知究富貴所從來則良人即乞人妻妾即乞人之婦然則為妻妾者何樂有此良人為良人者何所狹以驕妻妾也是知於

蔡張公亮曰孟子不云乞于朱門緑尸于地下止存荒塚以待乞人耳則錦衣一世人多少艷羨心恩已乞人亦特乞餘耳羞終了世人多少榮華

墦間

舉柝呼墓門　黄土尚貯詐必無可羅之雀　泉壑既向更驍為滿坐之貂　春草滅今秋風生　華表千年誰是歸飛之鶴　一日備餘酔夢之人　琴弦絶今丘隴平

○由君子觀之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所以求包多少醜態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

由君子觀之由字道義君子觀字緝緝

矣偏齊人睹而妻妾疑之富貴人嚴而妻妾畏之妄則瞯畏則不敢瞯若人雖得施施終其身然其知君子觀之則今之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皆所以求富貴等人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不外富貴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供養終其天下之士向慕德化多[illegible]
矣帝知其德可禪也始則使之爲君奉天下以與之得君權重但只爲
終則將使之爲君奉天下以與之得君權重但只爲
不能盡親下道親心子心未始有違以順于父呼則
其心帶安如窮人無所依歸窮知所處之可樂哉
此節較往出已進一步是下節伏案舉舜底敢之
中亦体舜于田號泣之心爲不順于父母乃孟子
從底蘊後追論舜之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
(者)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二十而堯問可用
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
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
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
男皆益篤

(孟原其心原在順親不在榮遇故夫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憂貴人之所欲也舜則憂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
人之憂富人之所欲也舜則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人之憂貴人之所欲也舜則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
人之憂夫人之所欲也舜則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
好色人之所欲也舜則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
憂好色是憂不順親如窮人子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貴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
不足以解憂好色是此段文者此段是憂不以美色易
而不足以解憂富貴言天宜各補一將字富以易貴人之所欲

貴人未之或出妻妾訕其夫曰未
[illegible]
貴人將施望而羨之卒出
[illegible]
其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好色富貴極人之所欲俱無一足以解憂者而惟獨有一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之憂此憂因不順而生則必因承順而解自窮而達心一於親如此況歷山之田之日乎

此覆說上文之意句句從上節看出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惟以於父母可以解憂此何憂也而若此之深其慕父母即孺子之慕故其憂爲不易解耳

○憂之所以難解正以慕非常人之慕也凡人少則知慕父母此真心也天性也及知好色則慕少艾不知慕父母矣有妻子則慕妻子不慕父母矣仕則慕君不知慕父母矣甚至不得於君則憤滿鬱悒情與物遷可謂孝乎惟大孝少而壯壯而老終身慕父母而不易焉計歷年五十猶盡可慕之境而惟于父母是慕若子則于大舜之憂見之矣慕無終期而憂無解日號泣之怨不可即此而知之乎

此節借常人形容舜慕親之心始終無間息無當人所慕者是少艾富貴妻子得君等項舜則止知慕親而已雖歷遍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

眞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此段是憂不以貴易人之所欲
（憂看得細聖心只一天理無人欲純心中除了父母之外不曉得有好色富貴等件）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總上二件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富貴好色人悅是身外之物父母却是身所從出者）

順親類 內盡志 娶百順以四天下以奉養紓統論歷終身以愛日以祇載陳徵言威書總而生愛期不違其志以酒饌金繒養親之意

人必則慕父母少是孩提時慕父知母母是赤子之良心知好色則慕少艾幼而美好之人勿指定是男是女慕少艾是悅親之心移于悅色有妻子則慕妻子娶妻生子之時慕長子是侍事仕則慕君仕而祿養亦是但專心功名而忘愛親是心在朝廷不在家庭不得於君則熱中總也正形容慕君之心大孝終身

慕父母大孝非常之孝勿指舜終身不失以時之慕五十而慕者人到五十少艾等都已遲

父母終身如一日故曰五十而慕（千大舜見之矣。

（者）艾當爲窈窕淑女之艾此詩故以名女艾此四義有新艾少艾是也有久意禮五十曰艾詩夜未艾是也有治義詩云俾艾昏姻是也有養義詩云休茲睘寡是也

娶妻全旨○這章凡三段皆以舜以行襯與之至也第二段勞而不怨順之至也三段不憶不信誠之至也皆處天倫之變而極盡其情孟子于難言處分疏殆盡窮理精義之至讀者宜深味也若區區辨事之眞僞疑問者之爲迂與孟子大旨大相戾矣與下數章皆當觀各章之情不當求問者之事

但得聖人之心即天下無難處之變何問有無乎

從來處父子之變遁君臣之際者舜爲人倫之至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如何乃尽道詩之言信如此誠如此之言信如舜謂舜當盡舜之理娶妻如之何必告而娶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若告警喪則必拂瞽叟之心舜則必不安不得娶也男女居室正几筵告廟以行婚禮時人之大倫也這是繼祀傳後之大倫造端夫婦

怒是以舜不得已而行權不告而娶也○萬章問曰舜
之不告而娶爲告則不得娶則吾既得聞命矣但帝
之妻舜而不令之告於父母何也孟子說帝亦知舜
之受制於父母惡其告焉則不得娶也是以帝妻之
而已其孰能咸其君而致之親也如此

告則不得娶此句最重正吾他不告而娶之問下
數句詳推所以不告之意如告則廢人大倫反致
怨怒父母益見人倫不可廢所以不得已而行權
也之心故不令其告而即妻之

○詩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此
句文義爲曾相公夫人襄公通焉國人惡之而作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默而授之也

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能使天與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昔者堯薦舜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
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此句
最重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堯不能以天下與舜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默而授之也

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能使天與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昔者堯薦舜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
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大禹謨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益
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予與政府同心同德十有
三載乃見厥成朕三過其門不入子胼胝予亦拜昌
言禹拜昌言曰俞汝亦昌言皇陶曰俞師禹曰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曰俞

大禹謨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俞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皇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予與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
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禹曰汝亦昌言

萬章又問說舜處父母之事固以權通矣至所以處
傲弟者又足異焉舜之爲都君也父母使舜浚廩舜
既升廩從而捐去其階瞽瞍遂縱火焚廩而欲殺之
又使浚井不覺舜出從而揜之傲弟象謂舜已死矣
曰謨蓋都君咸我之功則都君所有吾當與父母共
之牛羊與父母倉廩與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之棲於是象直往入舜宮分取其有遍
二嫂使治朕棲

過舜在牀琴象抵詞曰吾鬱陶于心惟思君故來見
爾其顏色則慚愧而不免忸怩舜見其來喜曰惟此
不失其常正聖

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教命帝之
女爲舜之妻而不告何也

舜告其父則不得娶此正聖人通權處

曰舜之不告而娶也則人之大倫反致怨乎父母
而不告也謂堯不使舜告其父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亦知舜之心故不令其告而即妻之

○萬章曰敢問不告而娶其如禮何曰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曰如不告而娶也以爲不告也則不可以女爲妻之
教命而不告也

之喜舜在林琴正見聖人之天定處辭簡二句是寫出象之詞色惟茲二句是寫舜依舊愛弟之心象憂二句摠形容舜天性之情無形骸間隔喜憂相關不但見聖人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完全不昏處

○留清日北云今襄陽均州土陂窖子鋪即舜耕處有濼山極米山田中石盎井即舜所浚者修真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瞽瞍盲而舜世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遍益云舜恭已南面無爲而治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阜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孤彤子也彤子漆彫弓天子曰彤弓尨龍舜天下故賜之彤弓○稱名曰林琴也所以自裝飾也○廣雅曰樓謂之林浴林謂之掐○疏云林曰樓者益取類于舍積○萬章說舜既知象之將殺已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說百里人無僞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以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笑曰孰謂子產智以料事子既烹而食之魚已無生之來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尚喜其得所訛子產不善料事故言欺以其方二句泛以人情物理言雖欺以非其道猶是欺是誰方是理所有

○日然則舜僞喜者與象我而猶喜之象殺我而猶喜之幾于不近人情故疑其喜非由衷曰否言舜信其理耳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曰生魚見有所生之地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而食之校人烹之違王之命殺物食之反命曰始舍之魚圉圉而未舒焉少頃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僞校人出飭僞其事言子既烹而食之魚已無生之來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尚喜其得所訛子產不善料事故言欺以其方一句泛以人情物理言雖欺以非其道猶是欺是誰方是理所有

○日然則舜僞喜者與象我而猶喜之象殺我而猶喜之幾于不近人情故疑其喜非由衷曰否言舜信其理耳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曰生魚見有所生之地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而食

其親愛無已之仁勿忝義宅
此見聖人仁弟無已之深心也萬章謂象之當誅也
說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則止於放之何也
孟子說舜封之也或者不知而以爲放焉放且不
爲況忍誅乎○萬章說舜爲天子嘗流靜言庸違之
共工於幽州北裔放比周爲党之雕虎於崇山南裔
殛鯀於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用刑之當以所誅皆
不仁也象謀殺兄至爲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
所罪戾而遽桑唐焉仁人之于天下也固如是其刑
賞之不平乎在他人則爲天下誅以誡之在弟則於
天下封以縱之孟子說仁人之於弟也不見可怒而
藏匿焉不見可怨而留宿焉兄弟之間止有一親愛
之道舜則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而近我也愛
之欲其富而資我也封象有庫正所以富貴之親愛
之也若身爲富貴之天子弟爲貧賤之匹夫可爲親
愛而無怨怒之仁乎此舜所以爲仁也可以四凶例
乎

四凶不仁于天下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

有庫之人奚罪焉相對象至不仁三句正是事發
洞之意仁人六句反說仁人待弟之厚封之有庫
五句方指舜言怒怒字須善會是因後日爲天子
不復追前日殺己事故有藏怒之說若舜之心直
一無怒無怨而已親愛就心上虛吸下封之有庫
正是親愛之實處末三句又反言以見封象意

考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
服讒鬼賊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舜舉而
共工也○驩兜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
之渾沌即驩兜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
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
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恤孤寡不恤
窮乏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三苗也○
縣字與顓頊五代孫也夏禹之父當堯之時洪水
滔天堯求能治水者四岳曰鯀之群臣未有如鯀
者願帝試之於是堯用縣治水九載而水不息功
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行視縣之治水無
狀乃殛縣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

有庫之而不藏怨焉見舜只知有親愛
貴則分不藏怨矣此外無可怨怨
也隔而相親愛之欲其富也富則享有
遂其親愛之心身爲天子之極貴矣爲匹夫之極賤
言輕看○考國罪云有庫通作有虞在今湖
廣永州路零陵縣舜即陵州西
萬國中原無閒田有庫爲南巡狩朝會近地故封弟
於此○蒸曰衡州括地志云故酆城在檀州無棄縣
後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恤孤寡不恤
窮乏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三苗也○
縣字與顓頊五代孫也夏禹之父當堯之時洪水
滔天堯求能治水者四岳曰鯀之群臣未有如鯀
者願帝試之於是堯用縣治水九載而水不息功
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行視縣之治水無
狀乃殛縣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

深潛 清流息潛不碍其浮流
遠逝 沼泄江湖可任其出沒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放安置也禁錮之名何也
謂象爲首惡放之太輕也孟子曰封
之也封是封以國土或曰放焉或者不知觀其
迹恨以爲放○萬章曰舜流共
工于幽州流遣之遠去其工官
名幽州北裔之地放驩兜于崇山放是放置
驩兜人名
崇山南之山殺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殺二苗西裔之地及鯀于羽山殛
鯀禹父名羽
西罪而天下咸服罪此四人而天下
皆服其用刑之當誅不
仁也要見除民害意象至不仁當誅封之有庫有庫地名
象之居言仁人固如是乎如是指封弟
殺而已言○在他人則誅
之欲其貴而近我也見用情獨
封以除民害曰仁人之於弟也
舜意仁人
之愛而無怨怒焉怨恨意也不宿怨
無怒可責也非謂

親愛之而已矣此外無可怨怨
貴則分不藏怨矣親之欲其富也富則享有
餘而見愛封之有庫富之
極貴爲天子之極賤爲匹夫之極可謂
親愛之至矣

特萬國中原無閒田有庫爲南巡狩朝會近地故封弟
於此○蒸曰衡州括地志云故酆城在檀州無棄縣
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地○崇山路史云今
澧之慈利是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驩州亦嘗以爲其境
況棄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峯
故曰三危地道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
是也○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寰宇記俗
呼徵伐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浩浩羽淵半人不敢飲曰
羽淵二上多細
鯀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鳥獸不敢踐○

方鴻儒功 生不同中國 蒙流有之條
靜言庸違 死不懸葉街 申明允之法
賊義肆兇横行豺虎之心 崇鋼案漢奪
比周爲党憂發麛鷇之志 寬伏畢其命

○蔡氏說放典封本異也故曰或曰放者何謂也孟子答以人徒見象享無事之富貴而不得擅有事爲之權於其國天子使吏以代治其國而但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焉食無事之祿君不使之民或故謂之放彼豈得暴虐於彼有庳之民哉此雖然舜之意不止此也蓋彼當常而見使故不願以治國乃得源源而來而致親愛之情誼所謂不及諸侯朝貢之期典述職之政而以時接見于有庳之君者此常而見源源而來之謂也蓋且不忍以諸侯之禮緊待乎象又豈忍以四凶之刑擯處乎象哉

使夷代治而使象不得肆其惡此是保全他處豈得暴微民哉只開諭他有庳之人矣舜焉有一轉言舜之使吏代治其心不止於爲民又有這個意思在仍說歸嘗藏上去

咸丘蒙旨○這章書亦是闕無父無君之案蓋前章本是形容臣子之盛德當時遂借以文其無父無君之說故深闕之義中以尚論時以孔子証孔子與他處稱引不同正是教咸丘蒙讀詩書法

咸丘蒙問曰語有之士[illegible]德之至[illegible]其君父不得以爲臣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堯[illegible]說之則臣[illegible]安可當做子見德不勝分舜南面而立舜是盛德者南面是人君所治之位其君矣瞽瞍亦北面而朝之是臣其父其父容不能自安爲之有變孔子尚論而[illegible]君父相朝之時也人倫乎亂天下其危始[illegible]齊国東鄙野人昧於人倫之語也堯老倦勤而[illegible]舜爲之攝政也非直爲天子也在堯典有曰舜居攝二十有八載之文吾君放勳乃殂落而巍落識內百姓直如喪失考妣持服三年四海之遠亦皆以悲哀而遏止嚣聲其樂之八音以堯爲天子故也孔子嘗曰民有君猶天有日上天之照臨無有二日斯民之治理無有二王據孔子之言以斷堯典所載之事見堯崩之後始即天子之位也信如子所述則堯未崩之時堯已剪面爲天子矣堯殂落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之喪是堯固一天子也舜又一天子也是

見之 不敢以常禮見之臨之此句就象說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不字貫至有庫是不待諸侯朝覲之期典政事之陳而得見有庫之君也此之謂也 指常常而見源源而來是來朝覲此句之二句說 考証 凡諸侯見天子五年一朝有其期也歟奏以言明試以功有其政也惟舜常常而見源源而來則不及貢亦見不及政亦見

嘗聞楊果教與處士橫議其有妄稱古昔以巧濟其

三苗實錄 負固逆命 遷結荒蠻猶聚江淮之間 養尪縱慾 鳥竄同穴動搖淵藪之墟 方命圮族 九篇載之續罔效殛洚水用績 治水用績 四百禩之祀克享幹蠱有子

○放勳曰放者何謂也 放果何說也 曰象不得爲 既曰封而或曰放者何謂也 天子即舜史是代治之官治是理其 天子使吏治其國 天子即舜史是代治之官治是理其 故謂之放 此句項上不得有爲說 豈得

暴彼民焉 暴字指不得有爲至暴彼民說 而[illegible] 代治有庫之民雖然爲至暴彼民說 故源源而來 源源是水之相繼來是來朝覲此句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不字貫至有庫是不待諸侯朝覲之期典政事之陳而得見有庫之君也 此之謂也 指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之二句說 考証 凡諸侯見天子五年一朝有其期也歟奏以言明試以功有其政也惟舜常常而見源源而來則不及貢亦見不及政亦見

咸丘蒙曰 齊陽士學語非德之士 語俗誤非 詩云 語俗誤非 謀德之士 士字衍古語 君

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語意本謂君父不得以不善及之特人引來以爲德雖盛君父之倫猶在也君安可當做臣父可當做子見德不勝分 舜南面而立 舜是盛德者南面是人君所治之位 其君矣瞽瞍亦北面而朝之 是臣其父 其君 舜 其父 是臣 舜 北面而朝之 北面之 其君 瞽瞍 亦北面而朝之 北面之 其君 瞽瞍 亦 北面而朝之 北面之 其君 瞽瞍 亦 北面而朝之 北面之 其君 瞽瞍 亦

二天子矣然則君之生則臣之豈理也哉
不得臣不得子文法嚴天下不得臣相類時造此
說又引孔子之言爲証此皆當時無父無君者假
古語以行其私所謂橫議也孟子斥之爲詖淫邪
人者益齊國習見簒弑之事以爲常故有此等議
論耳堯老一句已斷盡非臣其君子引堯典以証
其無此事引孔子言以明其無此理

考書疏云徂落猶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
木葉落也○儀禮斬衰內之民爲天子服齊衰三月
斬衰之民無服○疏鄭注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
成也妣之言媲也媲于考故也○坊記子云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
之別也

○臧氏琴堂說舜之稱於堯崩而不先臣予堯則吾既
得聞命矣然舜宣踐祚于舊職方有之日則臣父之
事不能無疑於北山之詩矣詩云普天所覆之下莫
非屬王所賜之土率循此環海之濱莫非屬王所使
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既履王土食稱王
臣非臣而何孟子說是詩也非天子所臣其父之謂
也北山大夫勞於王朝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若曰
此莫非王事我獨苦於行役而任其賢勞也所謂莫
非王臣者其志蓋在此耳故說詩者不以文字而害
遍章之詞不以言詞而害作者之志惟以我意而迎
彼志典之相合是爲得說詩之法若如徒以其辭而
已矣雲漢憂旱而托之詩曰我周孑遺後所餘之黎民
猶存此乾旱靡有孑立之遺信斯言也是周果無遺
民也而可乎

蒙之再問不是又疑臣父但見臣父之語與普天
率土之詩相合故引以爲辨端以觀孟子之說詩
如何耳勞于王事二句原作詩之志說詩四句明
大亂詩之病逆非億逆也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
聖賢立言本意如何庶得立言之旨故或置身異
代以俯仰其興廢或設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
或於言中探其所必然或於言外暢其所未發俱
有默相迎合之妙此只破其引詩之謬

考小雅北山篇首二章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
士二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賢勞事

是之謂也是字指臣父說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行役大夫如今官奉
欽差行役在外曰此莫非王事此字指所勞之事見王臣皆當均任我獨賢
勞也賢非賢才猶勞也何我獨賢於勞苦而不得養父母乎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害猶礙也字不以辭害志心曰志古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以意逆志逆
曰文句曰辭不以辭害志心爲志發言爲詩以意逆志逆讀
者之意志作者之志逆非億逆乃以眞精是爲得之得是
卿默迎之如前夫逆逆謂不泥文辭也自得
詩意非強探也如以辭而已矣以字當泥字看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
民也孑立無有獨言斯言也若錮認靡孑遺無有獨存者信斯言也是周無遺
民也孑正是害志處見辭不可泥

考張公亮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是詩乃
志之所發而風雅頌之体所由存也。

勤王頌
公爾忘家 食毛踐土 歌念期予相分
國爾忘私 戴爲共主 戒業期予共勤
鋤犁讓畝 纖錯頻加 盤君之炎
歌堂慶歸 浴斜新膚 憂天逝雨 卿國之命

獨賢此大夫行役而作此詩○大雅雲漢篇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挽之業如雷如霆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子疑臣父者在爲天子而不知尊父者正在於爲天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而隆以徽號尊號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天之下方博換戴之誠尊之至而無以加也以天下養則至七之濟方與護惜正之供養之至而無以加也養之至乃爲尊之至尊之至乃爲孝之至下武之詩曰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孝思維法於天下政此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

孝子之至句提起看是通節之綱尊養是目而以天下養正是尊親之寔處此四句之言下方着舜尊養全在人子心上說自古孝子豈必皆然第人子愛親無已之心到此則極至無加○尊養之至全重由匹夫而得之上武王纘緒以有天下而追王其親者故特借其詩以贊舜非之○引証之詞孝思二字最重說到思字而尊養皆其達矣

○孝子之至至說極處言莫大乎尊親尊養內皆有思字在思心尊親加以心也言孝莫大乎寔盛名之葉尊親之至尊親又必有寔乎寔以四海之奉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臣民共戴尊無以加以天下養之至也玉食萬方養無以加人不能皆爲天子只隨分自盡其思可則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只孝的是心永長也心常住故言不忘也人能長念乎孝思即事不至而思至焉孝思維則便可爲天下法之謂此之謂也此舜尊養之孝思可爲天下法之謂

附考大雅下武篇首三章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七是武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孝類塞天地尊養備隆放之東海西海而準橫四海遍跡自身放之南海北海而準惡言不出忿言不及恐辱及而親不尊恤天經地道不敢徑情而不敢遊恐行殆而親不養全至德要道

○書曰引書是武王戴見舊聞孝思處武王戴事也○夔夔齊慄夔夔謹敬貌齊慄嚴栗貌

○大孝如舜固無臣父之事而語云父不得而子者亦自有說如書曰舜致敬爲子之事而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感動而順應之夫瞽瞍亦化於其子見化於其子是謂父不得而子也可謂盛德之士父不得而子哉

舜孝之可爲則者全在盡道底豫而天下化若尊豈可則乎故又引書以明孝忠之寔夔夔齊慄四句正破其容有慮之謬是謂父不得而子也非正解古語因此說來却像父不得而子一般豈如子所云者乎大段意思重子之盛德父不得子上不重感化上卽引書亦重首二句不重末句

堯以天下全吉○這章書以天子爲主而天寔主乎民心故末二節歸到民上

當時暗干天位者以堯老而舜受爲口實誰行其簒奪之私故萬章問說堯老舜以天下與舜其事有諸孟子說謂其與之干堯若否天下非天子所得擅也天子寔不能私以天下與人○章謂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也○孟子說此乃上天寔授其權而與之堯不能違之也○章又謂天與之者豈天諄諄然詳悉以命之

堯老而舜攝二十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北面而朝舜人倫乖亂以書曷與觀瞽瞍北面朝舜之極以書曷與觀

此謂堯以書與舜觀也

此見尊君之至

此見尊親之至

此謂人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只是說末○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然字承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能與人孰能也曰天與之潛授層叙之意堯亦不得而知

之乎何所據而見天與舜也○孟子說謂與須于夫之命者否天不言動乎一身而行無不順措之天下而事無不順示以與之之意而已矣

旨諸一問意思深遠這事載之典謨何須要問乃世有依據之者如子噲事既屬可知況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故特尋個話柄做個議端○孟子却又若得大旨竟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不能二字最有意非惟天子欲與人不敢且欲與人不能使參看着天字特表露耳○至說一天與便壓倒天子令人都無攙杜後世多少紛紜雖天道窈冥與人無絕似無從與○故有諄諄一問蓋問其從何處與之也非以言求天而疑非天與也○行出乎身事加乎民據是一條示字對命字看以言授與命以意授與示

○日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問示舜必有可見之迹是如何示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薦舉也主不能使天與之天下不能必天之與也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薦其可　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見不能期必意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薦其可　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亦不能期　大夫能薦人於天子天子受之　天受堯薦舜就行事合天意說　諸侯能薦人於諸侯諸侯受之　諸受字都說受於不言之表　大夫能薦人於大夫大夫受之　大夫受之　天受堯薦舜就行事合天意說　諸侯能薦人於諸侯諸侯受之　諸受字都說受於不言之表　大夫能薦人於大夫大夫受之　大夫受之

○天與之者言吾說是堯與舜說反說是天與諄諄命之乎　諄諄然語之親○曰否天非諄諄然命　天不言非天体無言之說謂天與舜不在言語上說　以行與事行舉行也事設施也　示之而已矣示見意也默示與之之意而已　考証　陳大士曰按堯授天下時把舜歷試諸艱甚不容易且曰咨爾舜天之天下於汝躬由老直以天下戲焉耳其好事之談哉

帝王類　帝以開王之脈　改玉改步、紹帝治于中天　王以紹帝之統　稱稱爲因、振王風于既否　建子建丑建寅不用因而用革　開一時之泰運　尚忠尚質尚文不用因而用革　開一時之泰運

能薦人於天薦舉也主受說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不能必天之與也　諸侯能薦人於諸侯諸侯受之　諸受字都說受於不言之表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薦其可　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見不能期必意　諸侯能薦人於諸侯諸侯受之　諸受字都說受於不言之表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天子受之　天受堯薦舜就行事合天意說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薦其可　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亦不能期　大夫能薦人於大夫大夫受之　大夫受之

○日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問示舜必有可見之迹是如何示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薦舉也主受說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不能必天之與也　諸侯能薦人於諸侯諸侯受之　諸受字都說受於不言之表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天子受之　天受堯薦舜就行事合天意說

能使諸侯即與之以大夫無旨有堯薦舜於天舜行事合乎天而天受之顯暴之於民舜行事宏乎民而民受之天也民受之天也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章說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受如何曰百神所職皆稟天符堯使舜主宰祭祀而百神享之是可見天受之朝廷舉事無非爲民使之主宰事務而事皆理治百姓皆安歸之是可見民受之即天民之與天與之天也民與之亦天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薦於天薦其可爲天子其不能處即天也爲諸侯爲大夫都有个天意況爲天子乎此二段倍說本說薦舜於天而又曰暴之於民正他民心上驗出天意天受固天民受亦天受者拒之反主祭主事即指其位言此二段極重正舜行與事所在○兩使之字重見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則舜之得天而非堯之能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與二句亦不平天既與之而又得人與以驗之則天與益決

諸侯寶錄　以藩王室　奉之以土田托之以要路　以和兄弟　推之以車服明之以名器

○不獨事治民安見爲天與蓋舜自攝相以徂殛之
衆數十之人情無一非天也自堯薦舜於天舜相堯
歷至二十有八載之久此已非人之所能爲也正其
與之天也至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之南蓋不敢當天子之位也乃天下諸侯朝覲歸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德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功德者不之堯之子而謳歌舜民心係屬
如此故曰其與之者天也夫然後不得已由南河之
南而之中國踐履天子之位焉亦天命不容辭耳而
若使遽然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竊之爲也非天
以行事而示之與也○周書太誓有云天視自我民
民爲視天聽自我民爲聽民心即爲天命此即民
歸即天與之謂也而謂天子能與而妄起篡逼之心
直必不得之數矣

二十有八載重華考卒文朝覲訟獄謳歌正
根于此朝覲三句要摹寫他人心歸集情狀非天
使舜相堯結之于二十八載之前何以歸之二十
八載之後故曰天也而況根遯字說來益舜避之民
固就之可見非人爲下居堯之宮四句反言以足
之蓋有虛而不欲履之意居有據而不自據之心
是篆也三字是章內緻情○本節一百四字要玩合
民視聽更無天之視聽全爲見得民歸爲天與乃
鑿七可據之理非神元者益泰誓之作也是征誅
之天夾于民心引証于此處見揖讓之天夾于民
心即此便見禪繼一天意

○裴駰云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是也○曲禮曰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說文云詠詩
曰歌徒謂之謠謠有歌也○韓非子曰人也者
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聽以聽

德表全言○這事書重一天字與賢四句一章之綱
上段雖說與賢與子兩有要把禹啓事作主以堯
舜之禪形起下段雖說貝南周三項要把益作主
以商周之繼形起末引孔子是結禪繼之意正與
與賢與子句相應

予古家天下之局自禹而開故萬章問說人有言
至於禹比之堯舜而德爲衰薄不以天下傳授於賢

之說有虛而不欲履之意居有據而不自據之心
是篆也三字是章內緻情○本節一百四字要玩合
民視聽更無天之視聽全爲見得民歸爲天與乃
鑿七可據之理非神元者益泰誓之作也是征誅
之天夾于民心引証于此處見揖讓之天夾于民
心即此便見禪繼一天意

○裴駰云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是也○曲禮曰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說文云詠詩
曰歌徒謂之謠謠有歌也○韓非子曰人也者
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聽以聽

德表全言○這事書重一天字與賢四句一章之綱
上段雖說與賢與子兩有要把禹啓事作主以堯
舜之禪形起下段雖說貝南周三項要把益作主
以商周之繼形起末引孔子是結禪繼之意正與
與賢與子句相應

予古家天下之局自禹而開故萬章問說人有言
至於禹比之堯舜而德爲衰薄不以天下傳授於賢

四國于蔣 有勛不廢 之舜之輸百辟爲憲
四方于宣 有績而載 不賦不難受福不那

○舜相堯即王事言二十有八載言其久非人之所能爲也堯不
能使舜久天也天使之固堯前三年之喪畢謂臣子
結於民也舜三年喪畢謂臣子於君父喪皆三年
宰浚甲致政嗣君諒陰百官聽於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此時舜
如此故曰其與之者天也夫然後不得已由南河之
南而之中國踐履天子之位焉亦天命不容辭耳而
若使遽然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竊之爲也非天
以行事而示之與也○周書太誓有云天視自我民
民爲視天聽自我民爲聽民心即爲天命此即民
歸即天與之謂也而謂天子能與而妄起篡逼之心
直必不得之數矣

二十有八載重華考卒文朝覲訟獄謳歌正
根于此朝覲三句要摹寫他人心歸集情狀非天
使舜相堯結之于二十八載之前何以歸之二十
八載之後故曰天也而況根遯字說來益舜避之民
心即此便見禪繼一天意

○裴駰云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是也○曲禮曰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說文云詠詩
曰歌徒謂之謠謠有歌也○韓非子曰人也者
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聽以聽

德表全言○這事書重一天字與賢四句一章之綱
上段雖說與賢與子兩有要把禹啓事作主以堯
舜之禪形起下段雖說貝南周三項要把益作主
以商周之繼形起末引孔子是結禪繼之意正與
與賢與子句相應

予古家天下之局自禹而開故萬章問說人有言
至於禹比之堯舜而德爲衰薄不以天下傳授於賢

堯之子而之舜趙朝日訟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成刑曰徵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是非人爲夫然後之中國之往也自南河往踐天子位焉踐居也正以慰
朝覲訟獄之心而居堯
四句特反言以
天與之意遏堯之子遏非驅逐乃
相遏近之詞是篡也遊取
日篡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非天與也篡則不
是天與

之說有虛而不欲履之意居有據而不自據之心
是篆也三字是章內緻情○本節一百四字要玩合
民視聽更無天之視聽全爲見得民歸爲天與乃
鑿七可據之理非神元者益泰誓之作也是征誅
之天夾于民心引証于此處見揖讓之天夾于民
心即此便見禪繼一天意

○裴駰云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是也○曲禮曰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說文云詠詩
曰歌徒謂之謠謠有歌也○韓非子曰人也者
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聽以聽

德表全言○這事書重一天字與賢四句一章之綱
上段雖說與賢與子兩有要把禹啓事作主以堯
舜之禪形起下段雖說貝南周三項要把益作主
以商周之繼形起末引孔子是結禪繼之意正與
與賢與子句相應

予古家天下之局自禹而開故萬章問說人有言
至於禹比之堯舜而德爲衰薄不以天下傳授於賢

以舜之避若言 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之舜

二王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

此見天受民受之証 天視自民視
此見天與人與之証 泰誓曰 天聽自民聽
此天與人與之証

而私傳授於子其事有諸孟子說禹德衰聖人言不然也謂天意何如耳天所與者在賢則傳而與賢不能強而與子也天所與在子則傳而與子不能強而與賢也昔者舜薦禹於天爲相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亦避舜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之歸禹若此是卽天之與賢也後禹亦薦益於天爲相卽位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以盛滿難居而爲歸政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是乃吾君帝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是乃吾君帝之子也民之歸啓如此是卽天之與子也禹豈有意傳於子耶

德衰之疑自是千古家天下大關頭則與賢則與子至聖人承天說側重與子遣昔者禹薦一臣不重益要識與子之天須看與賢之天知舜之授天下於禹則知啓之不傳于益矣吾君之子不重正統上正幸其有子象賢而不忍背之意所謂吾君帝之肖子也與下不肖相應須知益避與舜禹之避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至於字恨言之折衷至舜而不傳於子有諸問其果出否孟子曰否人言不足信然也言不傳於子心傳於子天與賢則與賢順天與賢見官天下非要名天與子則與子利其宜與子亦是與賢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任禹爲相便是薦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陽城今潁川禹避之示天下有嗣君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見民心得禹如此禹薦益於天七年禹任益爲相亦是薦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箕山在嵩高之北益避乃歸政於啓天子崩百官總己聽于冢宰冢宰三年喪畢然後朝覲於啓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說吾君有兒肖之德子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亦以啓之賢可承歌于不忘言且民心歸于意

不同鸞之避避君之子而不忍逼也益之避避已之權而不忍居也

陽城箕山在今河南府登封縣箕山卽嵩山古陽城在嵩山之南山南曰陽北曰陰水南曰陰北曰陽

○舜禹之薦賢同而天下之從賢從子異何也益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已不可屬之天下而歸與賢之端且舜之相堯也二十有八載禹之相舜也十有七年歷年皆多施澤於民皆久而民心專係於舜禹矣若夫禹之子啓賢爲能以敬承心法而繼禹所授於堯之道非堯舜之子比也且益之相禹也歷七年之少施澤於民未久而民心專屬於啓矣舜禹與益拜政相去之久遠堯舜與禹之子之賢不肖皆有天以主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大凡莫之爲而爲者蒼蒼間有默定冥冥中有各付矣命也禹雖欲舍子與賢其如天命邪哉

此節承上吾君之子說來重子之賢不肖上爲相久遠帶之總論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歸于天命邪哉

天實處只在敬字。此千聖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承繼禹之道。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雖曰與子亦猶舜之繼堯禹之繼舜而已。莫之爲而爲之。莫之致而致之。皆天命人處。

考　堯既于散宜氏曰女皇生子朱驁很兄弟爲閒舜訟慢遊而朋淫帝悲之制奚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有虞氏國之于房爲房侯。舜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鈞封于商喜歌舞。禹娶塗山氏女生啓能明謹教而致其化故啓知王事。達于君臣之義持禹之功而不殖。益詳許行章

○且古來聖賢之不有天下不獨一益也。何以故。嘗舉傳授之事而聚論之。匹夫能履澤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之盛。而又有天子薦之于天者。然後升爲天子。故雖有仲尼聖德。無天子之薦。而亦不有天下。再論賢矣。○若夫有德有薦而不有天下者。何故。匹夫有天下者。常與繼世有天下者。相爲低昂。故繼世以有天下。其先世功德天必相之。天之所廢。而他人必其若桀紂不肖之甚者也。否則不有。不與子者。

匹夫而有天下者　孟子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三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四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五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六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七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八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九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一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二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三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四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五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六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七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八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十九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一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二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三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四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五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六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七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八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二十九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三十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三十一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三十二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三十三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三十四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書纂經圖解　孟子卷二　三十五

書纂

興周始于西都宅。

經圖

夏魯終于太司寇。

解

纘綜無三載之淹。

序實錄

禹遊是好父不得以爲子。舜禹之德。是作臣不得以爲君。

開禪受之局

明比作賢。

克明克類

克能敬繼承繼禹心法。

宜王宜君

宜王宜君。

開國與承家濟

開其滅亡用昭夏功。

遠宗惟危之旨

遠宗惟危之旨。恐貽困窮之憂。

匹夫而有天下者

匹夫微賤之稱。匹夫有天下之大本舜有濬哲之德禹有祇台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故舜禹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

德者。存諸身有天下之大機。故着又字。

故仲尼不有天下

無天子之薦。是天意不欲與賢也。○

繼世以有天下

父子相傳曰繼世。

天之所廢

廢是棄。即奪其位。

必若桀紂者也

天棄不如是之甚。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故伊尹雖賢。天不棄成王。故俱不有天下。

下意太丁三句見嗣君之不承天正厲意于嫡孫○太甲至歸亳見嫡孫非桀紂天必不忍廢而相臣安得興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也其何疑于益

帝王世紀云湯生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曰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大甲

○周公之不有天下以周成王爲繼世而天亦眷之猶益之於夏以啓賢亦猶伊尹之於殷以大甲賢也所遭皆非天之所廢也何擬疑於益哉○惟其皆出於天故孔子嘗解之曰唐虞禪天下夏后殷周繼天下其于合宜之義皆一而不異也知其爲天自知其非關德衰之故矣

周公節承上文言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以成王之賢也周公有聖德而有大功亦宜有天下然值成王之賢不特猶益之于夏亦如伊尹之于殷同一繼世之有賢主也知周公之不有天下則益之不有天下益明矣○引孔子本禪繼意說引來重合繼于禪遜奉天而無心便是義

君之於殷也 遇梅過之世之賢 **猶益之於夏** 遇敬承之啓賢也 **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太甲賢也 ○**孔子曰唐虞禪** 禪以位相授也 **夏后殷周繼** 與子其義 **一也** 義者無私而奉天以合宜

參証 秦始皇既吞天下。與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就是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錢希聲曰若令唐虞繼則舜禹置之何地天下心服否若令三代禪則征誅之天下。惟讓居得否故語其事曰。堯舜官。禹湯文武家。語其時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禪繼類 誕主之哲 宗祧相繼 世業變爲而朝 統嗣相承 神器歸于異姓 或爲禪讓之君臣不欵以私心留天下 或爲作誕之文子不欵以公心棄天下

沒天與賢言 堯薦舜而天受民徵 此唐虞禪而舜禹所以有天下 繼賢能敬承太甲自 此夏殿周繼而益伊周所以不有天下 終受成王而復辟德 以天不與言 難舜禹未有薦者 此周衰之末仲尼又不有天下

割烹全言○道章重自任句只一箇字伊尹精神已是從前是聖之任舉間向後是聖之任事功樂堯舜根正天下是結果在獻替則道在獻替則道在君民君加一毫意念便不是樂

无論人者必本其窮之所養推其達之所施其生平可槩睹矣萬章問說人有言伊尹欲得看無由乃自割烹要湯其事有諸○孟子說人言否也伊尹所爲不然也子知伊尹之生平乎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 莘國名郡野有不求聞意 **非其義也** 自合時 **則曰義非其道也** 非合宜 **非其道** 義所非 **以天下弗顧也** 祿之猶云繫之 **繫馬千駟弗視** 宮之爵之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見非道義何止 **也** 駟四匹也馬必用繫故以繫馬回視曰顧禹曰曰視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介與芥同一介 **必一介不苟取與始** 言其取與至小 **完全得這個道義**

考証 艾千子曰易以禹象疑命禹鑄九鼎象九州歷代寶之故世稱安輔爲鼎鼐之司伊尹官宰衡俗謂庖人曰宰。割肉曰尹禮記脯曰尹祭

樂道類 窳窠 誅戮誦讀 精一心傳隱接于寤對 羹臛 考槃咏歌 副董急緒恍洩于吟傷

若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燭以雇火釁以犧牲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賢之遂以爲相獨孟子以爲不然○路史曰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考等俱言尹産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有伊尹村

○始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尹之心在堯舜之道不在聘幣也嘗七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畝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是猶然弗顧弗視之心也○及湯三使人往聘之尹知堯舜之道可行也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不得君而事之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不得民而使之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退而樂堯舜豈若於吾身親見堯舜之道行於君民間哉

說個賸字便與要字相反嘗七二字依然非能非視腦次始嘗七繼幡然非試湯之誠意亦非謂湯養既大出處不可輕挽來是個樂堯舜之道改非與改其嘗七也到得三聘道運世運已有幡然轉動机括尹安得就持一局作一自己漢樂爲道樂故後亦爲道改改亦只是樂道之机所動吾身親見是樂堯舜真際處兩日字皆孟子推伊尹之意而云非豈有是語也益總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引湯其詞耳吾豈若數語要想得自任意出

○吾之欲親見者亦惟承天意耳天之生此民也未必盡知解也於衆愚中生一先知使覺後知未必盡覺悟也於群迷中生一先覺使覺後覺予乃天生此民之先覺者也則天固付我以覺民之責矣予將以堯舜之道而覺此未覺之民非予以親見覺之而屬之誰也○即尹之言而推其心思天下之民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知覺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合匹夫匹婦而責之尤知先覺之躬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當斯時也有夏皆亂堯舜之澤幾斬故就湯三聘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使皆受其知覺之正而親見堯舜之樂焉

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者蓋爲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爲堯舜之民處而使君爲堯舜意即在覺民事業中知爲覺体覺爲知用先知先覺天厚以

內定不逐于物 尋尺之利 寡之救澹然視之無心處一而定于中 功名之會去就之幾卓然得之素定非道非義之來大之不受震威小之不受浸淫

○湯使人以幣聘之 以是用幣是帛聘是聘召古有徵聘則使人奉幣帛致命嘗嘗然自得之貌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此句是重道意我豈若處畝畝之中 畝畝田間也行水曰畝止水曰畝豈若不如是意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 三謂再三非三次也既而幡然改曰 幡然變動貌改是改樂道之計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有徵聘則使人奉幣帛致命嘗嘗然自得之貌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此句是重道意我豈若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畝畝田間也行水曰畝止水曰畝豈若不如是意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三謂再三非三次也既而幡然改曰 幡然變動貌改是改樂道之計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使字有左右之意是君指民指不可輕挽來是個樂堯舜之道改非與改其嘗七也到得三聘道運世運已有幡然轉心爲行道之計與字與下豈若字相應

湯三使往聘之 使字有左右之意是君指民指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此句兼君民說道是民指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 是民指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此句兼君民說道行於上下之詞

衰笠曾磬所常不韻 愛禹侍時山采增價詩書有灵竹帛無光 席珍埋光泉石無色

英七韻敏敏七方標曾受世緣點染 鶴書赴隴飛動林泉之色 來帛屢新已作名世之緣

帝王師相千載農定其局

○天之生此民也 此與上節是一時之言民使先知覺後知是全体覺特有先後互覺後覺是喻其昏迷二字天民之先覺者也 民真也天無知無知覺特爲天民而能先覺者覺悟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後覺也 覺向是說天意使字重看 使先知覺後知 合先後知覺皆在其內 使先覺覺先覺謂爲天民之要補補君以覺之意○思天下之民 因其言而推其心思 匹夫匹婦 猶言一夫一婦 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被蒙指人人覺悟又十分明徹 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推擠也納入也溝中猶言陷溺也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欲覺盡一世見其重 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夏桀無道民不覺

附之。即重以貢之。故曰天使言先覺而曰天民。眞見得此身中自天。此是自己眞覺處。思字說覺民。念與衆。滅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眞是萬物一體之心。眞切萬至。自任自字正與前後己字相照。伐夏救民。正自任之筆。事湯堯可爲。堯須而民不得爲君。廣者以有桀在。故就湯而說之云云

○伐夏救民。尹之所以正天下。也。劉京要湯。辱已。匡之。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論尹。亦在中行不同。論出處異也。

枉己正天下。難于正人。聖人之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而不仕。或近而仕。或去其君。或不去其君。其迹雖殊。歸於清潔不辱其身而已矣。尹聖人也。而肯辱已也哉。

正天下。根上任天下來。不辱已。根上弗徵弗視不與不取來。或遠二句。或字甚圓。一身亦得。兩身亦得。卽尹一身。忽而莘野。忽而阿衡。若遠若近。去就之不同。究竟歸于潔身。此重近與不去一邊。要則非潔潔則非要。全爲要字洗脫。

○夫要非所以言聖人也。卽謂之要。吾聞其以割烹要湯。未聞以割烹之事要湯也。○其伐夏救民之道。

道 要湯 割烹 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

枉己如枉尺等。尚未辱己。人者對己之稱。尚未及天下。

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

辱已指割烹見辱已甚于枉己。正天下難于正人。聖人之行不同也

聖人只就論尹亦在中行不同。論出處異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遠逃於野。近仕於朝。去乃居於位。不去乃居於位。

歸潔其身而已矣

歸猶總也。潔身正己不辱身。

○夫天類有自趣之局。隨世而轉。污隆。由迹無依附。無一行之致。隨心而行。變化而行。無離岐。

視世局而轉移。非常之積。勇揭于千秋。

因時事爲推遷。無權之神。不結于成迹。

○吾未聞其以割烹要湯

要字指要君字。說來謂道在尹湯不得不求。卽要也。猶于。

之求之也。未聞以割烹

成言其無。○伊訓曰。

伊訓。篇名。天誅造攻自牧宮。

天誅奉天命以誅造始也。攻伐也。牧宮。桀。

者。如何伊訓曰天之誅夏也。造攻自桀之牧宮。是朕。若其事於亳邑。尹正天下之功。何如才。也。而謂其辱已也哉。信人言之誣也。

吾聞節是他。詰反掉之詞。如在就他要字貼在道。字上。辨所極精。○引書証伐夏救民之事。夫放伐之事。湯猶自知慚德。而直自任之曰。敢。載自古七。兩自字。胆極大。力極雄。全是見得到。故敢。如此。這等正天下事業。豈割烹者所能爲。

或謂全吉○這章書斷孔子不苟主。全在義命二字。首二節因苟主之問。而斷其爲誣。以進禮退義折之。過宋節。更進一步。卽處變。如此。其處常。勿以常變平對。末節舉觀人之法。見其必無苟主之理。

戰國遊士。往往性失身。匪人以干進。故每污及聖賢。以掩己。蹺故萬章問說。或謂孔子於衛主於顯公所。與之癰疽。於齊主於景公所。與之侍人瘠環。其事有諸乎。孟子說。人言否也。孔子所主不其然也。好事者爲之。猶口聖人自便其私耳。

萬章所問。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故下言進禮退義。以折之。好事者爲之。是干進之徒。誣聖人爲口實。

征 朱熹 舉開歸來。頗見之奇忽出征誅。盡翻。揖讓之案。言。奚學堂。陸間。祈命之習。敷爲。放復不嫌。纂逆之名。河洛之問。已。領而。夏。亳之戈。遂。會。

然。日之。慆。無光而。昇。霖之沛。驟至。

況 辱已以正天下者乎 聖人之

枉已如枉尺等。尚未辱已。人者。對已之稱。尚未及天下。枉已正天下。難于正人。聖人只就論尹亦在中。行不同。論出處異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遠逃於野。近仕於朝。去乃居於位。不去乃居於位。

歸潔其身而已矣 歸猶總也。潔身正已不辱身。

○夫天類有自趣之局。隨世而轉。污隆。由迹無依附。無一行之致。隨心而行。變化而行。無離岐。

視世局而轉移。非常之積。勇揭于千秋。

因時事爲推遷。無權之神。不結于成迹。

○吾未聞其以割烹要湯

要字指要君字。說來謂道在尹湯不得不求。卽要也。猶于。

之求之也。未聞以割烹

成言其無。○伊訓曰。

伊訓。篇名。天誅

奉天命以誅造始也。攻伐也。牧宮。桀。

造攻自牧宮

宮。桀。

伊尹自謂也。蓋是湯都。

汝証 張阿初曰。胸中有定。皆千古。

始事。毫是湯都。汝証也。心正。則筆正。書于。末。書也。阿衡。

描于有莘。商家締于。阪築。鷹揚。造于。魚鈞。潤是。定于。隆

中。論事業。看。細。檃括。不。給。隙也。○陳慧生云。要字從。

堯舜之道 生來。水流。濕。火就。燥。雲龍。風虎。

不得不然。當看。倣。地。天。之。非從人。也。之合。

要湯 線以天下非。辭受無。二介不以與人。辭受無。歸

以割烹要湯 繁焉千駟非。視。以道義。大而不。細而不。潔。

一介不取諸人。以道義。其

伊尹 自謂也。蓋是湯都。

以割烹要湯 繁焉千駟非視。以道義。大而不。細而不。潔。

以幡然改。堯舜之道 幡然。變。改。舜之。道。

將以斯道 此非枉。民不被。澤。此非辱。身。

以幡然改。堯舜其君。堯舜民也。 已以正。人者。 若已。雅之。 已以正。天下。而。已。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 癰疽衛竈人。或作雍雎。

於齊主侍人瘠環 瘠環。齊竈人。侍人。卽寺人。主于其家也。

有諸乎 平字疑詞。

孟子曰否 人言非。

不然也 無此事。

好事者爲之也 是好爲干進之事。

癰疽竇錄 毒創潰。癰。

雕深蔽痂。 著証聖人爲口實。

瘠環竇錄 奏方術之技。辟。邀。寺。紳之。屢。

諸草木之書。嘗。稼。嘉客之。劑。 雍雎而不能。諫。

以針砭刀圭爲先容。 假煎。嘗吮。舐爲。媚。 寺人竇錄 成。施而不能。仰。

是。

(三)蘧瑗說一作雅諱雅姓蘧名衛靈公之賢臣靈公嘗與夫人同車瑗爲二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至戚國時遂以孔子爲主寗甯云孟子作寗瘖字音之訛也○瘖喑瘂姓環名賢之古人也爲齊景公所近仰

○孔子於衛不聞主癰疽也我聞其主大夫顏讎由家衛靈臣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乃兄弟之親也彌子途謂子路說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言之耳孔子說衛卿之得與否有命存焉彌子何爲勿指衛卿由是觀之孔子平日之進必以禮三揖而進而不輕進退必以義一辭而退而不恢退至於得之不得則曰有命而無容心焉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退不以義而得之不保不曰有命也孔子然乎哉

主顏讎由句提起看癰侍得君之專未必如彌子卻主癰侍未必有得卿之榮其初又未必有子路兄弟妻居間之便句句要相形子路以告只是無意把他言語連一番不要說壞了禮主辭遜義主果斷進退由得自己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而

休陽而疑于陰在卦在爻能來人主之骨而使服生人而忌于殺借交市勢能走縉紳之足而如驚

○於衛主顏讎由衛賢大夫彌子之妻靈公嬖臣彌子名瑕盡公嬖臣

兄弟也兄弟卽姊妹見通言之便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貴者先容者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有主之者俾誇張不容俾致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禮主中義主宜進禮退義則行舍則藏之意也得之不得況指衛卿曰有命莫之致而至曰命歸于命見無一毫營爲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當退無命也不當得

參訂王符云今世貴位之徒家女妹之寵以驕士伏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卻詘曲躬以事己則士伏死岩穴而已背踐其域而交其人哉○紀聞云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彌子也不因小而避禍權向之于樂王鮒也朱傳之當丁傅福可求乎費指之語石頭禍可避乎

附考國策云衛靈公彌子恃二人專勢以蔽左右後淫偷謂靈公曰昔臣夢見竈君以爲君也公怒曰

得失則付之于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指屈卻有命上玩是無義無命也句似宜側重退與不得邊當退不退是無義不當得而得是無命

(三)顏讎由史記作顏涿鄒衛之賢大夫子路之妻兄也善事親子路義之後以非罪見逃子路請金于友贖之孔子義之孔子至衛嘗主其家○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有寵于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與日並靈公遊于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敬靈公公曰愛我忘其口味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靈公公曰是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弛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憎罪名爲變憎之生變也

○不特此也孔子嘗不悅於魯衛行而去之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又微服而過宋又主司城貞子而爲陳侯周臣此時爲陳侯名周之臣也只重貞子賢不重陳侯賢附考史記孔子去魯適衛自衛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趙與吳伐陳孔子遂思歸

得失則付之于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指屈卻有命上玩是無義無命也句似宜側重退與不得邊當退不退是無義不當得而得是無命

(三)顏讎由史記作顏涿鄒衛之賢大夫子路之妻兄也善事親子路義之後以非罪見逃子路請金于友贖之孔子義之孔子至衛嘗主其家○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有寵于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與日並靈公遊于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敬靈公公曰愛我忘其口味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靈公公曰是嘗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弛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其初也前見賢後憎罪名爲變憎之生變也

○不特此也孔子嘗不悅於魯衛行而去之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又微服而過宋又主司城貞子而爲陳侯周臣此時爲陳侯名周之臣也只重貞子賢不重陳侯賢附考史記孔子去魯適衛自衛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趙與吳伐陳孔子遂思歸

王之弟曰周臣提出臣字便非癰侍單可知

考 春秋傳云宋以武公廢司空蓋宋武公名司空故改官名司城掌管城邑也○陳侯名周一名越懷公鄒之子也吳名懷公卒子吳陳乃立周是爲湣公

○且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吾謂觀近臣以其所爲王近臣在國之近臣以其所爲王者何如人視新至之遠臣以其所至者何如人故孔子云觀其所以視其所安其人焉廋哉癰疽侍人瘠

孔子甚以好事者之言

此節又以觀人之法爲證人品以類相從近臣如癰侍其爲王必非孔子豈遠臣如孔子而所至乃癰侍乎上句伴下句說

百里奚全旨○這章書只以百里奚不諫句看出個知字來知廢知此必知食牛干主之污辱正意已完了當時好事者欲借奚爲口實必反怡自鬻以成其君爲忮尺直尋之枉而以此爲賢故又辦出後二段以終好事者爲之說勿以賢智平看

當時枉尺直尋者奚籍口古人以自鬻解故萬章問

以無命無義言○

於齊王瘠環

於衛王顏讐由

於宋王司城子

以進禮退義言○

於衛王癰疽

此好生事者之虛言

此聖人出處之實事

說或曰百里奚欲致君無由乃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要秦穆公使知而用之信有此事乎孟子說人言否也古人所爲不然也此說乃好事者爲之也

按食牛之事奚必有之英雄失路僧蹇嶮崎人役亦適丁其時也但以謂干君則大不倫矣

考 百里奚虞人也奚乃未遇時飯牛干秦公叔枝得之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置之五羖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志也竟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典語國政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典語三日大悅之授以政謀無不當舉必有功三置晉君一救荊憐并國二十姑地千里威振景慕耆老皆集藉先世之威奚死秦國男女流涕其子孟明視爲政于秦

○夫百里奚始非相秦乃虞人也因晉人欲伐虢并取虞乃用荀息之計以垂棘之地所出之良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借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虞公不聽奚知諫無益遂不諫

百里奚虞人也奚乃未遇時飯牛干秦公叔枝得之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置之五羖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志也竟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典語國政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典語三日大悅之授以政謀無不當舉必有功三置晉君一救荊憐并國二十姑地千里威振景慕耆老皆集藉先世之威奚死秦國男女流涕其子孟明視爲政于秦

○夫百里奚始非相秦乃虞人也因晉人欲伐虢并取虞乃用荀息之計以垂棘之地所出之良玉與屈地所產之良馬借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虞公不聽奚知諫無益遂不諫

百里奚虞人也 秦穆公 使穆公知其賢 而用之 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始 上看 說証 一說謂晉時强大可與晉敵者莫若秦奚相秦三置晉君乃是爲虞報仇與之厉始終爲晉計故事同欲以此了奚不諫之局近復有堅之者謂其亡虞虜之妻知其無報虞之志也文人之筆能令人生死令人死

百里奚虞人也 君爲馬虜 忍慕羶之恥 可與知此 百里奚實錄 出爲羊奴 堅伏櫪之豪 豈爲之勸未展千人 蹶屈雌伏滯淡于養牲之家 安于賤之污先蒙于已 驅犢鞭辱跟蹌于蠶賤之役 窮不生乘 三置晉君 參政封內已入致貢 君者不張益 一救荊禍 施德諸侯入我來服

○百里奚虞人也 秦人 以垂棘之璧 垂棘 說見始非秦相 與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良馬四匹 假道於虞以伐虢 晉人用荀息之計以璧馬與虞借路以伐虢宮之奇諫 晉不可啓冠不可 玩自是臣道當然不可

而去此其入秦之由也

宮之奇諫句亦是爲百里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勿諫也故假道一段遞見虞人顯皆屢諫以見奚之不諫爲智

考宮之奇虞大夫初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虢虞公虞公姬姓虞仲之孫也

○百里奚非不諫也虞公不可諫也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奚年已七十矣前此則虞人也後此則秦相也識大於此定矣乃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汚也失身如此可謂智乎反覆以要之事觀之不可諫而不諫是爲知默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有見幾之明不可謂不智也時舉于秦非要秦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往行之有擇君之明可謂不智乎至於終也相秦而顯其君穆公之名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若自鬻以成就其君屈己伸彼鄉党稍知自愛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甚矣好事之誣也

此節即從不諫二字翻出智與賢字錯綜尽変是絶妙文字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句截斷是个總冒承上言矣之不諫非不知諫也蓋知虞公之不可諫故去之秦也年已七十矣句是即去虞之秦之年而斷之以下三段是即去虞入秦之事而斷之不可諫二句承上知虞公之不可諫句來重不諫二字見他主張得定知虞公將亡二句從而去之三字來重一先字見他慮事之審時點三句從上去之秦秦字生來重可與有行字見他擇主之明相秦一段又從二而相之轉生出來加他個賢字以爲下段之案重在下段

佰夷全旨這章書以孔子爲主論孔子爲聖之時提出一智字爲千古聖學開宗首四節先敘其實是模寫清仁和時四個樣子然後舉而斷之集大成

七十矣歷練世故已久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汚也曾不云設使可謂智乎智以識見言反詰不知可謂智乎智以見其智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默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知處之智時舉於秦舉便非子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可與有爲以行其道而相之相擇主可謂不智乎知以之智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謂輔相穆公伯西戎也可傳於後世以芳聲不賢而能之乎賢以才言自鬻以成其君鬻是求用於始進之初成就於既用之後鄉黨自好者不爲鄉黨鄉里之常人也而謂賢者爲之乎賢則不爲千王之事

參証張氏曰千古事不得官之奇一諫事乱君者非不知順自古無益于救也盡忠職焉而已故曰豈直諫諍曰而以救救者哉救之謂焉耳

萬章章句下

說百里奚不諫虞公鬻貨寢諫不聽故奚不諫養其身以有待思以亂晉報虞

附考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文遷虢文帝云晉之垂棘產之瑛璜和之結緣楚之和璞隨之夜光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之寶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竇宰記曰晉百樓有屈產泉相傳有白馬母飲於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侯獲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良馬也

虞虢實錄 虞公鬻貨無厭以致大中之軍成而館中之師襲矣 虢公媚神黷武以致寡妓之喪 官之奇實錄 荀息媚其隱君亡齒寒況晉策豈不明奚餬昏主之貪叔仲恒莊馨香明德意非不懇無救不臘之祚

百里奚

以去虞之智言 不可諫而不諫 此不因自鬻可知

知虞將亡而去 知秦可與而相

以相秦之賢言 顯其君於天下 此不肯自鬻可知

可傳於後世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知字不重只是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

二節總是聖之時却從直說破故辭之乘文辟之脉

聖知二字不平重知邊

學者必以至聖爲宗非合衆聖之行不同也試觀言之

古人伯夷目不視邪惡之色耳不聽邪惡之聲其立身如此非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世亂則退其出處如此橫逆之所出與橫民之所處不忍一日居也推其心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而不屑處也其居處如此是以憤紛之時橫政橫民極矣退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其辭何如其立志何如故後世聞伯夷之清風者頑鈍之夫化而爲廉懦懼之夫化而有自立之志是伯夷之行也

此節聲色二句論身之視聽非君四句論身之出處橫政三句所居不齒思與鄉人三句所處不苟當紂三句以寔事總結待天下之清次二句言風者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振動後世也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言風夫子別加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

○商之初有伊尹其言曰隨吾所以事即使之爲堯舜之君何事而非吾君隨吾所使即使之爲堯舜之民何使而非吾民即是而想其進退之治亦進以佐時亂亦進以救世其應聘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以覺夫後覺也今予乃先民中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知覺之道覺其有此知覺之民也即是而推其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知覺之澤者即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君民之重也是伊尹之行也

首二句是伊尹之言夫二句是承其言而狀其行次七句又是伊尹之言次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惟其事使皆君民故進退無分于治亂所以然者則以天覺民之責自任故也意自一串竭重末句伏個任字

○數百年後有柳下惠者不羞汚君而亦事故不辭小官而亦爲進不隱己之賢必以其直道至於廢遺朔佚而不怨故迫阨困窮而不悲憫即與鄉人處睘睘然不忍舍去也故其言說爲之所爲在我雖袒裼裸裎不以孔於我之側辭亦焉能

柳下惠不羞汚君而亦事故不辭小官而亦爲進不隱己之賢必以其直道至於廢遺朔佚而不怨故迫阨困窮而不悲憫即與鄉人處睘睘然不忍舍去也故其言說爲之所爲在我雖袒裼裸裎不以孔於我之側辭亦焉能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視之不苟耳不聽惡聲聽之不苟惡色謂得慕不止滿意美色非其君不事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非可使之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重亂邊蠻夷皆退而未嘗進也橫逆之所出橫謂不循法度政以朝廷俗言不忍居也恐其或染于惡思鄉人處夷思是居常而處知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狀其若將浼己意當紂之時正是惡色君民政俗皆非乃濁世時也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待時清平流風清風流于後世聞者頑無知乃出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頑無知也廉分有操特以守言也懦夫有立志懦柔弱也立志有操特以守言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以私汚羞清風胎于百代雅操介性不以利傷行亮節垂于千秋獨清獨曜之號可慕淡泊之衷不結塵埃之想衆醉衆濁之途無染車馬之喧不入清修之耳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君不可事非事也何使非民何民不可使言皆可化誨也二句是

污卑我哉其實欵何如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風者鄙陋之夫化而爲寬大刻薄之夫化而爲敦厚是柳下惠之行也

不羞言污者君自污耳于我何與惟不羞污君故小官亦不辭他原看官不在眼裏既有以予仕哽身國焉窮亦從遣佚來不怨不憫正必以其道處又有卽違佚寬乎處不悉去與不悉處仁人之心無內滿之思何別此正惠之竟無欵處伏個和字

○學蒓之孔子當其去齊接淅而行不遑計食至于去魯則曰遲遲無急吾之行也蓋去父母國之道非他國比也以此觀之可以速而速不必於久可以久而久不必於速亦可以處而處不必於仕亦可以仕而仕不必於處是又孔子之行也

舉去齊去魯一事而推其生平遠父處仕皆當其可不言去他國之道只在去父母國之道內照出不須添補四可以處時也四而字內時也上面四則字有衆斷意此用四而字有勘破意合看方見聖心神化莫測處不是絶無主張與世浮沉之人敘述三聖語無低昂卽孔子處柳下惠之意也

一字終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

○孟子從而贊之說數子皆古聖人也吾試論之伯夷之聖一毫不染而清者也伊尹之聖一世爲荷而任者也柳下惠之聖萬品可容而和者也孔子之聖則不可一節名不可方体測聖之時者也

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內分別出來若倒作清之聖任之聖便非語氣聖字固重分別清任和四字尤重言夷只是個聖之清而已云云便見一偏意在非聖人之邁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孔子者元氣在躬節宣威適其諸集大成之謂乎集大成也者集之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非金自爲始直所以始衆樂之條理也則所以成始者大玉振之也者非玉自爲終直所以終衆樂之條理也則所以成終者大始條理者無一音不始其卽孔子智之事乎智妙于時則貼融洞徹有以析衆理于毫芒也終條理者無一音不終

緣隔塵緣隔塵 臨岐不禁徘徊 添乎情以繫行秩情深桑梓 濡滯猶凝激烈 積乎愛以重別悰

○孟子曰跳上文伯夷等事看伊尹聖之任者也論斷之伯夷聖之清者也聖者行造其極而自然無勉強絶塵曰清任是自負曰任是以孔子聖之時者也自負天下意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隱處處是仕時心体不窮息息消滅愛迁流動如珠

和處可以仕而仕仕是仕止久速之間消消息息走盤無傾欹無停息時哉時哉

時類 員轉 任化 流通 轉運 以清任和爲正体中之闔數以久速仕止爲古今之元會

深察夫吉凶悔吝之故而以生生之易定酬世之緣精融于意必固我之私而以安上能迁善居身之要

○孔子之謂集大成 是集古今帝王聖賢之大統領天然而成聖 集大成也者 金鐘也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凡樂將作

之和處 是暫處 由然不忍去也 由由自得之貌 爾爲爾我爲我 爾我不相假借 此下四句文是說其言外之意 推己及物 推祖楊裸裎於我側 祖楊是露見上文典型處 曾裸裎是

露其身國焉 露其身 國焉 遊其通之途而其私尽絶 寬大 寬大容海是性行如有容海敦龐淳厚

能去之 能 去 和光 不立 厓異 說無競之道而其爭可忘 同塵 不露玉角 遊共通之途而其私尽絶

○孔子之去齊 爲晏嬰所沮 遲遲吾行也 言不必速 去父母國之道也 此孟子解 父母國 人國 可以速而速之意 可以久而久 久留 可以仕而仕 仕是出仕 可以處而處 處是隱處 可以止而止 止是出仕 孔子也 承上速處久仕各當可說見独孔子

去國類 去國 子欲一日之緣北下膝下義雖却而恩猶縣 類良喜起之人逢迹在庭除身即違而衷腸切

其即孔子聖之事乎聖妙於時則旋轉不滯有以備衆理於一貫也衆非始而何以有終人非智而何以有聖也哉

集大成緊跟時字來惟其時也不拘一定不狃一方包羅統括謂之集大成是借音樂字面形影金聲句方着樂上說下一而字重在金聲可見有金聲繞有玉振有始纔有終也始字發明聲字終字猶樂之始條理終字發明振字始條理者謂金聲以後條理皆自此引在後故猶樂之終條理聖者謂玉振以前條理皆從此收始終字指衆音言只借始終二字挑出個聖與智來以見孔子所以集大成處智言識見之兼照無遺聖言踐履之兼体無外聖智雖分貼始終聖心原無始終而事方有始終事以顯縮爲始終句爲終其實只一事然智不過心之灵覺聖不過心之順應其實一事也覺便是事也順應

（考）樂書云筑之爲卦其位則流西北之維而于物爲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声始降而終殺聖人鑄之以鐘以聲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声清越以長而無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終謂玉終乎衆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智是全体于群聖之理無不貫通之謂也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聖是全体于群聖之理無不体体之也聖本乎智智爲乾始易云大明終始又云乾知大始智圓而神崇以效天乾知資始而萬物各正人心知爲王而百体受成故智以神用其量無涯達德首知生而知之者自安而行之也故智者心之神太虛之柔公故曰心之精神謂聖通明曰聖與智非二也

金玉實緣 然發端和宣洩金傳之以宣其盛欽韻翕復斂藏玉憂之以鳴其休特鐘特磬擊之于堂上延垂所鑄作北非窮大無歸編鐘編磬應之于堂下幻倫所摩造西金非其類也推其召氣之祖景鐘爲黃鐘之本而昧明之交遠出于大音心声洩光隱帝矣

樂始終條理圖

孔子之智

孔子擊鎛鐘始其條理

洞開衆理

金者編鐘　白者編磬　緜者琴瑟　竹者簫管　匏者吹笙　土者次塤　革者鼗鼓　木者柷敔

孔子之聖

擊特磬終其條理

衆理貫盡

聖旣終條理也 聖旣終條理者智之事也智是全体于群聖之理無不貫通之謂也 **始條理者金聲也** 始謂玉終乎衆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智是全覺于群聖之理無不照臨之在先故始條理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聖是全体于群聖之理無不体体之也聖本乎智智爲乾始易云大明終始又云乾知大始智圓而神崇以效天乾知資始而萬物各正人心知爲王而百体受成故智以神用其量無涯達德首知生而知之者自安而行之也故智者心之神太虛之柔公故曰心之精神謂聖通明曰聖與智非二也

金聲玉振 然發端和宣洩金傳之以宣其盛欽韻翕復斂藏玉憂之以鳴其休特鐘特磬擊之于堂上延垂所鑄作北非窮大無歸編鐘編磬應之于堂下幻倫所摩造西金非其類也推其召氣之祖景鐘爲黃鐘之本而昧明之交遠出于大音心声洩光隱帝矣

始條理也 終謂玉終乎衆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智是全体于群聖之理無不貫通之謂也

周室全盲○這章書天子重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恩其害已而去籍惟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名位漂然不可奸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凡大小秩然不可僭視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即不然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周制之內外相馭大小相維若此則諸侯之惡而去固天子所必誅也

北宮錡有感于當時爵祿之班非成周之舊故問訊朝廷設官分職莫大于爵祿而爵祿之制莫備于我周周室之初班爵而祿因之其制如之何○孟子答說周室爵祿之制其品式章程至精至密今已不可得而聞其詳也諸侯兼併僭竊惡周制之妨宮而皆去其載籍然而軻也或得於殘編或傳於故老嘗聞其大略也

班爵祿乃公天下之大典一則以士宇與天下共之而不敢私一則以職事與臣子分理之而不敢專其班處有等級分限凛然不可得差意諸侯去籍只要抹却天子耳嘗聞其略語然有關係益諸

聖教量乎余故必洗之爲快而陸寔庵經云巧力之輸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曰由射于百步之外係望道的光景曰其至爾力係欲從末由的光景益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

聖智類 先机 如神之哲 智遊于虛 頭覽不厭 探微于古而先幾無不發之秘是曰天巧抽慧于人心而當机無不躍之表是曰人巧 慧未有之的而偏至于此失其奇是曰獨力化有形之鵠而千變于此適其冢是曰全力

射百步圖

三子 孔子

至中 孔子 伯夷 至 至 柳下惠

伊尹 孟仁山 金先生之圖說

北宮錡問曰 姓北宮名錡衛人 愚嘗班爵祿也如之何 班序列也品秩曰爵奉養曰祿○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言昔制周詳但今日不可得聞無君臣言 諸侯惡其害己也 惡班爵如己之僭竊班祿妨己之無俸 而皆去其籍 毀去籍遺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略具大槩 封建類 春秋大一統則宅中之勢尊

侯之敢于去籍此謂之昔去正所謂揆朔覓以私行其意不惟無王而已俾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口也然而學古之儒或得于傳聞是籍雖去而有不去者在清議亦能存王迹于既泯之後也

○其略如何以班爵下天下二言之父天地而爲天下之所共宗這是天子大一統之權固一位矣然天下不可以一人治又有以無爲爲德曰公一位以君一人爲德曰侯一位德足長人曰伯一位德足養人曰子德足安人曰男同一位內外相維而体統不紊此五等也以班爵于一國言之天子君王襲諸侯君如國君固一位矣然一國不能以一人理又有知進退而道上達曰卿一位知足御人曰大夫一位方足任事曰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貴賤相統而名分不亂凡六等班爵之略如此

天子一位句提起看是一節之綱一位一字重看便見分定不可乱意君一位句亦要提起君字兼天子國君二項五等是封建之典六等命官之制自天子至子男皆有君道凡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

周官先八柄則聚富之典重 班爵也防其僭而福上 班祿也慎其濫而剝下 建國設族 建官任事

一命爲士 此六等班爵之通于國中 下士

一命爲上士 二命爲上士 中士 再命爲中士 下士

天子一位

天命祖訓之思相禀于兼遠堂高之上 江漢朝宗之節會歸于乾坤定位之年

公一位

品級度數莫擬其尊 凝帝命而開大寶之符

等威物采莫京其隆 主應物而昌太平之祚

君官錄

乘軒 分藩置守 應邦至享篤維城之論

履極 訓將錫壤 居寔思危著從王之義

居重馭輕 首錫之命而重藩翰之寄

體幹弼枝 眷無之 辭而著長人之號

自君至士皆有臣道凡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表國君同其班

考王者繼天為之子故曰天子公共也公正無私公所共尊也侯侯也在外守望曰侯侯候迎也○伯長也其德足以長人也○子者繼也繼父志無已也○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為君也○君君也傳曰臣之求君以出令故文从口卿鄉也鄉善明理人所歸鄉也○大夫之大者民表也或曰大扶進人者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曰元士元大也凡主事稱大者以別于列辟也

白虎通云附庸者附大国以名通也鄭玄周礼大司徒註云凡諸侯為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几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王制注小城曰附庸

按通志曰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国各百里而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周公沿舊制改制大其封

周官之圖

天子 諸侯 公卿大夫士

地千里 公百里 侯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

鄭六鄉 六遂 大国三卿 小国一卿

甸六十里 公九里 侯伯七里 子男五里

宮城千步 里居 里居

堂九尺 七尺 五尺 三尺

階九級 七級 五級 三級

席五重 三重 再重 一重

王制公卿大夫士圖

公 二十七人 下大夫五人

卿 八十一元士 三卿命于天子 一卿命于其君 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

大国三卿 中卿下卿 上士二十七人 下大夫五人

次国二卿 中卿下卿 上士二十七人 下大夫五人

小国一卿 當命于其君 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

五等采地之圖

公	侯伯	子男
方百里	方七十里	方五十里
食一萬家	食七千家	食二千五百家
出車百乘	出車七十五乘	出車五十乘
甲士三百人	甲士二百二十五人	甲士一百五十人
徒役二千人	徒役千八百人	徒役千二百人
旗十二	旗九	旗七
禮樂之儀	禮樂之儀	禮樂之儀
路馬五匹	路馬四匹	路馬三匹
樊纓十就	樊纓九就	樊纓七就
貳車十乘	貳車九乘	貳車七乘
旗十二	旗九	旗七
介三人	介二人	介一人
鼎十二	鼎九	鼎七
豆三十六	豆二十七	豆二十一
食一物備則兩食	食一物備則兩食	食一物備則兩食
晃十二旒	晃九旒	晃七旒
服十章	服九章	服七章
圭寶鎮	圭寶鎮	圭寶鎮
藻藉各有等	藻藉各有等	藻藉各有等
路馬五匹	路馬四匹	路馬三匹
樊纓十就	樊纓九就	樊纓七就
貳車十乘	貳車九乘	貳車七乘
旗十二	旗九	旗七
介三人	介二人	介一人

文之圖

牖									
宰禮士牢	饗禮	食禮	射儐六耦	廟七	祀七	耕籍千畝三推	軍六	葬七月	娶八
公九人 侯伯七人 子男五人	公九牢 侯伯七牢 子男五牢	公九獻 侯伯七獻 子男五獻	四耦	五	五	百畝侯伯五推	大国三次国二小国一	五月	六
三牢	三獻	三舉		三	三	三里五十畝九推		三月	四
一牢				一	二	里田五十畝七推		踰月	二
					一				

適士二 官師一 祭寢

○爵以位定矣則祿以田分以班祿于天下言之天子分尊則祿厚其制地方千里而公以天下自私也外則公之列辟公侯地皆方百里伯地七十里子男地五十里以體帝為祿之多寡凡四等此外地又有不足五十里者遇凡朝覲聘問等禮不能以班名自達于天子但附庸於鄰邦諸侯以通其姓名謂之曰附庸此祿之班于天下者也

祿出于田故以地言天子之制向提起下百里等親屢殺之王畿千里居重馭輕亦尊無二上之義曰千曰百曰七十五十字俱要見祿有定制多者不可以加少者不可以減五十里三十里以名稱二十里以氏稱以人稱

○以班祿於王国言之天子視十倍於侯矣內則錫之群臣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于大国之伯所食之祿元士之祿大夫所受之地比于小国之子男所食之祿分本相等功亦相等故王臣比于列侯亦以尊天子也

要見尊天子而重王畿意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為諸侯見在外世卿者乃內之世祿臣也諸侯有功德亦入為公卿是在內世祿者或外之爵二大夫八列八百畝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四百畝庶人在官者一夫一廛百畝諸侯也內外輕重均而休如此不及中士下士者想亦視附庸須知受地是受田地采地也非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天子畿內方千里安得行許多分地蓋侯田三萬一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王官受田亦如之自里七十里五十里特侯伯等所轄之境卿大夫士之祿皆取耕所給也

○祿班於諸侯之国中也公侯之大国地方百里君得公田之入十倍卿祿雖厚矣而亦不自私其国也卿祿則四倍于大夫大夫加一倍于上士上士加一倍于中士中士加一倍于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庶人在官者雖府史胥徒皆同祿授之以祿使祿足以代其耕者力也蓋身在公不得躬耕以祿代之而已○若伯之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得公田之入十倍卿祿然君祿較大国已減卿祿當減而為二大夫至大夫則以其祿之薄而倍倍于上士上士仍倍于中士中士仍倍于下士下士仍與庶人在官之代耕者等焉○若子男之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得公田之入十倍卿祿然

夫公卿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獲是所得之田不是一夫百畝每夫都有百畝百畝之養實是

君祿數次國文減則卿祿當減而為二大夫亦大夫擁田徹肥也田沒多則肥美而則以其祿之薄而仍倍于上士上士仍倍于中士中士仍倍于下士下士下上仍與庶人在官之代耕者等焉也上次一夫受田百畝而糞多之勤惰不同上農夫可食九人上次可食八人中可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則僅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則祿有多寡其受祿以是五者之等為差祿足以代其耕者如此勤惰代耕之等視七之步遞故曰以是為差也

上農夫食九人　用力至勤者上農夫

上次食八人　上次次於上農一等

中食七人　中是中農用力稍惰者

中次食六人　中次次於中農一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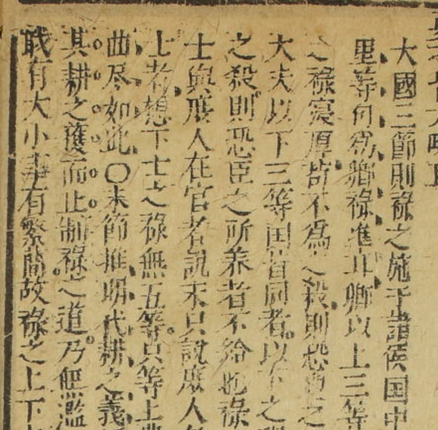
下食五人　下是下農用力最惰者入多養人多入少養人少耕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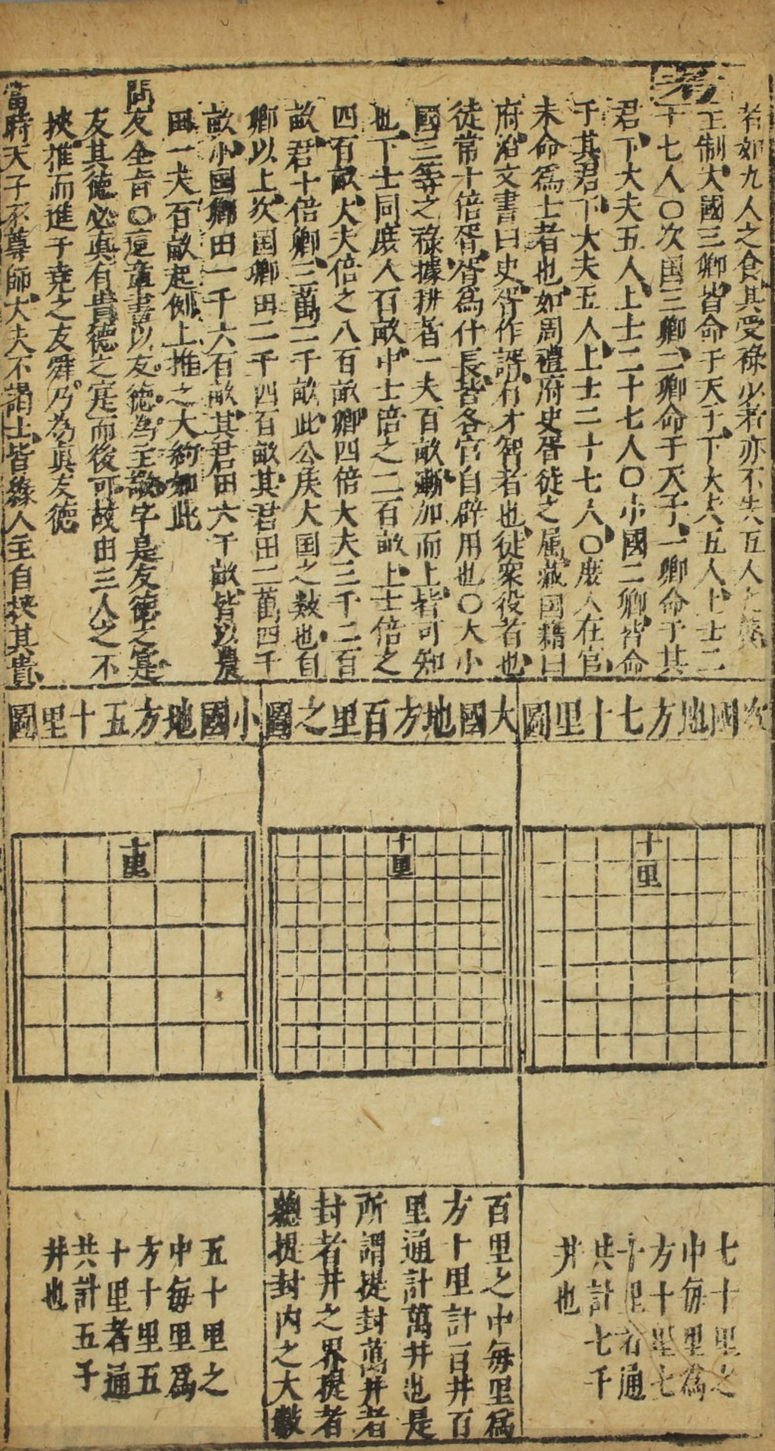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庶人在官其受祿亦有五等耕入之等視農夫之

大國三卿祿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也如周禮府史胥徒之屬蓋國君自府治文書曰史行作謂有才智者也徒衆役者也徒常十倍胥胥為什長胥各官自辟用也○大小國三等之祿據耕者一夫百畝糞加而上皆可知也下士同庶人百畝中士倍之二百畝上士倍之四百畝大夫倍之八百畝卿四倍大夫三千二百畝君十倍卿三萬二千畝此公侯大國之數也自卿以上次國卿田二千四百畝君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卿田一千六百畝其君田六千畝皆以農夫一夫百畝起例上推之大約如此

周友全書○愚嘗書以友德為主敬字是友德之基友其德必真有貴德之足而後可故由三人之不挾推而進于堯之友舜乃為真友德

當時天子不尊師大夫不尚士皆緣人主自挾其貴





而不知賢之可尊宇是友德之愚不見于天下矣萬章以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說交友之道心欲下礼欲恭故宜忘年不挾時已之長宜忘勢不挾時已之貴宜忘分不挾時有兄弟之勢而與人友益友也者非友其長與貴也又非友其兄弟也友其德之可資也一有恃則非友德之意也

挾去聲人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是挾友德自然不挾惟不挾乃稱友德看本文三不挾下以一友字終友其德也句下以不可二字扶文義自相照應然三者之中挾貴者易犯故下独詳之

○說稽古之不挾背亦有孟獻子乃百乘大夫之家也可謂貴矣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其三人則予忘其名矣然皆裘仲之流也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正以其道心道德不知有獻子之家者也設五人者亦知有獻子之家則識趣卫卑獻子亦不與之友矣此獻子之友德而不挾也

王敵子不挾貴說無字活視之若無也不重五人

只重獻子樂與忘勢者友○一指獻子自能不

〔考〕通志氏族略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官氏焉姓云衛大夫食采于樂氏因以爲氏今會稽有樂氏

○非惟百乘之家爲能不挾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不挾貴望貴惠公可爲學矣其言曰吾於子思道尊望重則師之矣吾于顏般論行交結則友之矣若王順長息則承事我者也倘如子思與顏般亦將師之友之矣此惠公之友德而不挾也

師友揔是友德不必偏重不敢踏王順長息于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般處然語意自統論二人德不若子思顏般則尊之事我者也不然何難師之友之

〔考〕費公姓費邑之號公之孫氏父之後也氏之爲費者大夫以類般爲友用王順長息爲臣長息公明高則曾子弟子也其賢亦有自也

○亦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指不挾貴言雖大國之君亦有不然貴者晉平公可謂貴矣其於賢人亥唐門而請入不遽入入云則入坐不遽坐云則

來也語

名有初俱而處共切嘆鳴友生之誼出入與俗皆有金蘭臭味之親品著

不必縣其節以想其人落落穆穆尚供奕世之景仰淡淡漠漠猶存曠代之齒頰還可紀其名以求其品

身不廁榮華之籍獨留其姓名于殘編斷簡之餘事不登天府之紀徵標其芳名于恍惚記憶之中

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言則於任使不敢忽也王順事寔亦無考

費惠公語録

明師友之義大賢不則小賢之列他事使之經費師不等臣子之倫金蘭締盟嵗一時稱天頴聖之拘

以類般爲友用王順長息爲臣長息公明高則曾子弟子也其賢亦有自也

德言化飾

編衣雅好洗千古垂旒拜舞之陋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指不挾貴言雖大國之君亦有不然貴者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平公晉國君之於是賢待亥唐晉賢士入云則

不遑食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敬賢者之意不敢不飽也然終如此致敬而已矣天位所以居賢不與之共居天位也天職所以治天職也天祿所以養賢不與之以食天祿也士之尊貴有爵交耳王公自有爵祿之柄在平公如此其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貴也然亦可謂友善而不失矣

然終於此以下是指一章轉關處非專以平公指王公之尊賢來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舟人晉產起而對曰君亦不好士耳夫珠藏于淵玉出于山無足而至者由于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可謂不好士乎盍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肯

上之毛腹下之羲苹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爲下君之食客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特皆肯上之毛腹下之羲乎於是造亥唐

進之而舜以玄德升聞由側陋上見帝堯堯以甥禮館之於副宮亦就饗子舜以親之脫略君臣之分更爲賓主之交是以天子之貴而友匹夫之賤也無所不至

之友德不挾盛哉無以加矣

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即上共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只是略上下而交際往來便是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之說此則降禹湯未納百揆時事也天子友匹夫只是友其賢孟子非是王公尊賢証佐

○若此者古人豈無凡子義而然蓋自大夫以至天子皆上也凡匹夫而有德者皆下也論名分則由下敬上貴在則禮然固謂之貴爵論德義則尊賢貴賢在則禮然則論之尊爵貴賢亦宜爾況非他論其德非他論其義一也故曰天子而不爲匹夫而不爲論匹夫友天子而不爲論朋友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稱于人倫之交必稱堯舜與舜友益君

平公會諸侯于平丘之鴻鵠

當作進言任餽于平之鴻鵠

乘之兵車

此節結語總斷上文兩節之意

而德非所貴

交際全旨○萬章言尊賢之義上交際之禮正為德道之所貴也而風則可尚也孟子急表其快節之心以顯賓臣師臣之義而其機關之所自來一事蓋不為之若心也通章以事道為主以孔子為法

孟子不見諸侯又與通問饋接萬章問說以解昂交際于士何心也孟子說恭之心也時很幣卑以將之耳○萬章說交際固爲恭矣若夫卻之卻詞拒之疾而語亦也則爲不恭何哉孟子許之至再亦廉以律己之道也

尊者賜之尊者賜指諸侯凡上于稱賜

曰其所以取之者義乎不義乎曰代為卻者言也義乎不義而後受之便含不義

以是爲不恭

卻之卻以是篇計之心卻其物卻之是卻其物而辭其人以此念爲不恭故受而卻也

交際難

辭虛布帛實幣帛

交際相見而贈遺以行

投桃于木報以瓊瑤

治情于未動

用此不義之物來相交際是直爲其屋盖以爲智

套而可却也不欲受之意已萬矣孟子答以爲恭淺就事論事然亦見得時王有敬賢之心這個机緣還有可乘不欲却之之意亦已萬矣○何謂承恭字來是疑其當卻意尊者賜之便閃却恭也意而後受之言下便有却他的念頭在以是爲不恭就卻饋者見家見得如此

○萬章說彼之物既得之不義則其饋不可受請無以不義之辭明卻之但以其心隱卻之曰彼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以益其不恭之嫌則吾之卻亦遂矣不可乎孟子說何以心卻爲哉但視其交也以道卻爲有名之饋其接也以禮而非苟簡之儀斯孔子受之矣爲簡而受爲禮而受也

其所以取之者數句亦是心知意思萬章認了辭却了故有他辭無受之說交以道恭之大意可原接以禮恭之節目可鑒斯孔子受之矣何等直截若以心卻而起之他辭便費了許多轉折世法中必費周旋道法上原多委曲正伏後事道之根

○萬章說句不問物所從來而但觀交際之道設今有御寨人於国門之外者以其御得之貨其交也亦御得之貨乎

曰不可

御得之貨不可受

廣譬曰

以下發殺越人

以道其餽也亦以礼斯可受其御得之貨與孟子說受之不可也周書康誥曰殺人而越貨閔不畏死凡民無不譈怒之見不待教戒而常加誅者也豈惟畏於康誥哉以此法受之於殷所以不待辭說也於今誅盜之法昭然爲烈如之何可受其御得之貨哉

引御以爲例只爲下文諸侯猶御苟埋斛亦可受御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康誥以下孟子發明不可受之意

○章說御人之貨既不可受今之諸侯之取于民也其不義猶之御人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不問其可否而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說諸侯取人雖多不義然比于御則甚矣子以爲有王者作以大義繩諸侯將連此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其教戒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與御人之不待教而誅者異矣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即盜也乃見不取之類至于義之至精至密而後爲然也嘗論人之常說若見之不善即侯當直盜哉彼以禮來此以礼受而已試觀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由獵較獲禽

之乎不改精求民不義言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者字指定說侯謂指諸侯

貨殺越人殺人而越貨之貨與孟子說也于貨取其財貨也閔不畏死閔是皆閔不畏死凡民衆人也譈怒也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教者誨之使改也惡極故不待教此句是孟子承上句而斷之盤庚曰殷降大虐先王不忍盤庚遷都之辭此法到便殺不消費許細鞫於今爲烈此法到今向頭如之何其受之謂御人之餽不可受以其爲此民所怨也刑罰類飭法舞文者重足而立辟以止辟不爲元惡開肆赦之條所以法者斂手以從刑明死刑馭今群黎咨更新之路

○曰今之諸侯謂當時比七王也取之於民也猶御也不止暴征橫斂即借寇得國亦是荀息禮際矣善指交道淺礼言際接也節者之念之君子當時受諸侯賜敢問何說也疑其不可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是執法御世將比今之諸侯誅之乎比是連比之意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不改精求民不義言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者字指定說侯謂指諸侯

猶以祭孔子亦從且獵較而不立異於徐獵較猶可而況受其礼祭之賜爲不可乎

猶御數語是重疊問本意看一猶字便非以爲真盜子以爲有王者作五句相承說不是爲諸侯分解言以法論固未同於盜必以義極言之到一个不取處乃與盜等見得諸侯不是真盜猶得之貨何害于可受獵較一事只借來做個影子所以猶可之故在下文隱然見獵較中原自有机權則受賜中正自有用事道意引而未發

○章說以獵較故猶不爲變易然則孔子之仕也邦從事於道此孟子說事道也蔽章說事道在於變隆突獵較也孟子說孔子同俗之中自有變俗之微權在先有簿書以正祭品之器使器有常數不以四方難得之食供已定之簿正則宜有常品彼獵較者將必而自廢矣此獵較無妨於事道也蔽章說魯不能用孔子委曲如此矣不去也孟子說孔子之道大矣人或疑其難用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行道有用也非則其道足以行矣而又不能大行而後去是以終三年而淹留

猶盜 章說至教之證也蔽類是推滿者 章說至教之證也蔽道理到此

孔子之仕魯也仕則有正俗之權 魯人獵較

多少之形 孔子亦獵較孔子亦憑他去獵較獵較不禁止之 獵較猶可此非孔之俗

而況受其賜乎況受礼際之賜何不可

獵較貫穿 割鮮染輪 徵逐之事人共循之以勿戒 鳥亂獸駭 弓矢之習人共樂之以成風尊親之風用之平凌競 禦而圉焉禦官所以不誦蔽道德之俗出之乎閒爭 殺而升焉獸人所以不斷罟若此破陽大蒐而毛羽蒭蕘皆備 若蒐春田先禽而五祀五祭皆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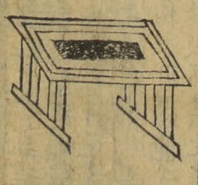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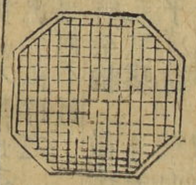
○曰祭節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明有獵較但宜滙說曰事道也只開開說以行道爲事 事道奈獵較也 軍疑同俗非事道 曰孔子先

方之食簿正 四方之食是山澤異品所謂珍異之類供簿正供簿書所正之祭品 曰奚不

於一国也不行而後去豆孰去哉
玩然則只氣車已知孔子仕魯重爲行道計但道
三綱倫反去從俗似不可解故曰非事道底緣上
文微較生來先薄二句相足說是孔子正在那裏
用客易工夫但潛移默奪不遽覺更正有無妨于
事道耳爲兆端開看五句只重不可行而不爲悻
悻意不重決去意

考周禮地官閭胥供祭器器謂黍盛稷俎也○唐六
典云凡祭器簠簋爲則豕俎次之籩豆爲後

祭器制之圖

爵	觶	坫
		
形似壺大者一斛刻木爲之畫布爲山星之形	坫以致爵漆赤中畫赤雲氣亦俎隨爵爲飾	
中	中	祭天地以疏布巾冪八尊用二尺二寸
		
周制房俎漆兩端赤中央黑		

祭器制之圖

玉爵	罍洗	豆	畫布中
			
玉爵受一升口舞徑四寸底二寸上下徑干二分舟	受一斛口徑一尺腔高五寸後旁一寸勺	玉高尺二寸漆赤中畫飾洗不周	畫五色雲氣登幂六綴二尺三寸之幅而圓邊
			
尊下臺初今承梨外漆朱中足隨卉刻回	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爲龍頭	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三尺	詩云于豆于登形象與豆同畫飾異耳
			疑以竹爲之巳以漆緣形如豆亦受四升

去道章以孔子如此委曲便宜去道可行之朕兆兆足以
有所終三年淹也有所留也淹留也無三年
祭器圖錄名以命之物以象稽列其牲性有類
品以時薦品其遠存有方
行矣既知吾道可行
大行其道而後去不得已乃去是以未嘗
輕去道之兆也兆端也少試吾
道可行之朕兆

六尊制圖

獻尊 音作儀



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一盛壺玄酒一盛醴齊竝刻金牛之形蓋皆為尊

象尊



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大尊一盛盎玄酒一盛盎齊以象骨飾尊

著尊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刻而黃畫之為雞鳳之形若干尊上受三升盛用水



秋嘗冬烝朝獻用著尊著山地元足與獻尊象尊形制容益同

壺尊



秋嘗冬烝獻用兩山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亦刻而畫之為山雲彩

雞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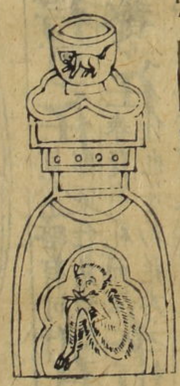
秋嘗冬烝朝踐用兩壺尊一盛元酒二盛盎齊王以玉爵獻尸受玉爵漆赤中

追享朝享朝踐用兩人尊一盛醴齊太古之尾尊也與虎蜼形制容次同

追享朝享再獻用兩山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亦刻而畫之為山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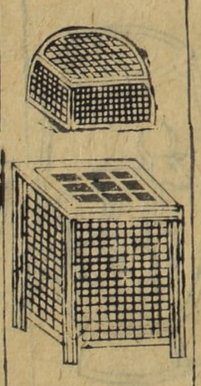
秋嘗冬烝朝踐用兩壺尊一盛元酒二盛盎齊王以玉爵獻尸受玉爵漆赤中



追享朝享祼用虎蜼虎蜼盛斟水蜼雞彝亦中其畫皆黃飾

雞蜼蓋與圈雞卯鼻似猕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猴尾末有岐鼻露河上用節以尾蓋鼻

罍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



圓曰筥受斗斛王君致饔餼於賓與大夫士介皆以筥盛米

彝制圖 掌客器圖



制度容受一同雞彝相盛鬱鬯即謂畫鳳凰形于尊上鳴鳥謂之鳳凰故也



朱蜼盛可水先儒讀學為稽詣畫禾稼於尊凶兕尊名蜼此盛漆赤中其局足內亦畫禾稼



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有畫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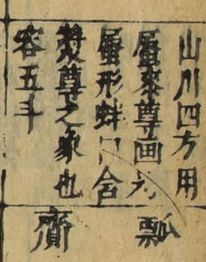
罍盛醴醴高一尺受三斗醴人云王舉供醴五十罍醴五十罍

制度圖





山川四方用璧祭尊畫為雲雷形蚌口合瓦尊之象也容五斗



祭祀社稷用大圭即瑑圭也取有瞻之意



廟角牧牛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崇門用觳觳崇參名門闕門取其觳剖去

○盡嘗論之孔子之仕有三有見其道之可行而為見行可之仕不特此也有接遇以禮而為際可之仕有國君能盡養賢之禮而為公養之仕也何以見之於季桓子正所謂見行可之仕也而不獨魯也於衛靈公正所謂際可之仕也而不獨靈也正所謂公養之仕也天觀見行可之仕則其仕魯也固為仕道而際可公養亦仕就非委曲以奠道之行也然則今諸侯之禮際亦際可公養之意也何必過卻而距仲尼之哌不為以絕行道之機哉

此節因上文仕魯而並說孔子之仕有此三者雖專論孔子之仕寔暗束轉交際不必卻意際可公養與交以道接以禮二句互相發明然只消閒七說孔子與此事道如此則交際之不當卻自明萬章原借交際以發事道深情非以仕止明辭受也

考 孔子仕于定公而曰季桓子者桓子專魯用不用皆由之故桓子受女樂孔子行桓子將死謂康子曰使仲尼去而魯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世家云孔子至衛灵公喜而郊迎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对曰奉粟六万衛人亦致粟六万○孝公朱註春秋史記皆死之疑由公薨也合考其世殊不必疑蓋必由公歿後衛人憫其尊祖命避父爭之一段苦心而追之皆孝也

為貧仝旨○道重書為貧是權法行道是正論要知立朝不行道只是為貧一念壞了富享千鍾貧如乞丐故天下无可為貧之仕即抱関委吏亦當斷此一念首已斷定

孟子見當時之仕者居尊享厚而不計其道藉口貧仕以自解故說仕以行道非為貧也而亦有時乎家貧親老不得不為貧之仕者

○孔子有見行可之任見道略有可行即便仕是為兆有際可之任交際有礼而仕也是為兆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任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任也孔子至衛灵公以季桓子之介見之是為兆有公養之任養賢有礼而仕也是為兆於衛靈公際可之任也孔子仕於定公公薨而郊迎公薨公非有道君皆不送也

以家其兆見不郊創之一驗

崔南于曰子路極稱而受牛謝孔子曰魯門必好敬人子思子貢贖人而不受金于倘不子口魯國

不復贖人矣可見聖賢辭受皆富化民成俗之權○張公亮曰戰国諸侯之猶鄭如晋楚二大国則并人国而王而国之此王法之所當誅也

仕有類 道有可以重任者不必非父母之邦 仕有可以留道者不必皆父母之邦 以期月三年之

用參酌于去就之間 以周公康叔之懷願見夫兄弟之政 魯不已而復投之衛祖不用而復投之孫不就一途以錮足行之兆 彼婦歌也偶而之際格摇遲也偶而之養不就一局以定三年之淹 姚轉 委蛇代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 見仕以行道為主 而有時乎為貧 時乃家貧親老日有事 娶妻非為養也 為嗣續為養資其饘粥之常 娶妻非為養也 為養資其饘粥之常 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資其饘粥之常

考証 子路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置身于間曹一雖處散秩不敢侈然以厮君之祿潤家于升斗雖沾升斗不敢昌焉以贖已之官

貧仕類 一命之卑一職之寄非仕之常 貧仕類 一命之卑一職之寄非仕之常

考証 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為貧者辭尊居卑 為貧見非出處之正辭尊居卑 尊卑以位之高下言辭尊居卑 貧富以祿之厚薄言辭謂○為貧者辭尊居卑 尊卑以位之高下言辭尊居卑 貧富以祿之厚薄言辭謂

貧親老道此時違不得已而資其祿者非仕之常也
之娶妻本為繼嗣非為養也而亦有時乎不能親
恭曰資其饒養要之初意不在是耳
此節仕非為貧句重看首以為貧說起者蓋道不
得行即宜引去但世亦有不得不仕不可槩責其
去者故先為開此一路而後責之
○惟為貧者非仕之常則所居豈可苟哉宜辭尊
居卑辭富居貧何為其所宜居乎惟抱閽擊柝之吏
位卑祿薄其職易稱所宜居也
辭字活看為貧那有尊富何用辭為此在擇仕之
時自審當如此○閽柝之職不重在得祿溶貧重
在此戒易尽不至虛食此祿于為貧之中而不失
為道之意○抱閽二官只舉以為例不泥定便為
此官

【注】周礼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如孔子時有為貧而仕者當為委倉廩委積之吏
矣其意蓋謂出納之際總会分計之数得其當而賦

抱閽嘗錄 司出入諸玄妙究 操撫鼓之藉 制刻暴之命 明作息之候 嚴啓閉之防 禁異服 掌邦禁 鎖鑰于重門作王朝之藩屏 察異言 謹暴乱 峻防于重閽掌王宮之禁令 懲寇暴 衛尉奉戒 候銅壺而發筭箭 戒昏昕 金吾克勤 雞鳥氏之晨鐘 声金投棄之擊 警以應声按更筭而宣九陌 知甚挈餅之手 内以達外禁好慝而清四封

擊柝嘗錄 委吏主倉廩日會計嘗而已矣 会者揔其数計者開其数當 嘗者積筭元者也乘謂馬牛之類田畝地也 **日星羊苗壯長而已矣** 苗壯長言茁然肥壯而又生長滋蕃

委吏類 周礼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孔子二十一歳在于魯為乘田掌苑囿之官如司牧司虞之類。 操泉府之筭畫 積倉散吏 薄書執掌 總出入之権衡 公家徴署 算歛錐刀

素矣嘗為主苑囿芻牧乘田之官矣其實皆職事養
在于牧長盛而蕃矣此正為貧而仕者居卑居
貧而不敢不盡其職也
孟子引孔子以為若官不苟祿之則而已矣宜
重看不止言職易稱必有盡其職而後已之意居
多
○可見之當盡卑位猶然況高位乎彼位卑者不
盡職而高言于位外固不免侵官之罪也若立乎人
之本朝正位高而可以行道者而道不行雖無罪之
者能自免素飡之恥哉故不行道者不可以居尊而
居尊者不可不行道也
此節承上說来要叫起下二句耳位卑句輕乃承
上起下之詞立乎人之本朝二句正應前仕非為
貧二句要重看正是孟子整居高位尊厚祿而不
行道本意
不托全旨○這意字看若士之所以自待與君之所以
待士之道然孟子本意重在責君待士上細分之
首三節論賢士自待之道在二不敢上見下論人
君待士之礼在能養能舉上見舉更重于養上

戒司饔穀正掾合国之命脈以為大兵大役之需
任膺持筹政贍民生之身家以為飲射讀法之事

乘田語錄 爵同下士 司牧 蕃息 其角戴匕 綠等匕羸 司虞 肥腯 其耳濕匕
三百維群九十其悼悉而数之不厭詳也
爾牛來思爾羊来思畜而察之不厭複也

○位卑言高 言高謂謀出位之上 **罪也** 罪以出位言 **辱之本朝** 本朝謂已国君之朝 **而道不行** 不能以道救心也 **恥也** 虚尊富而内愧

委証 陳慧生云讀書印云駟馬高蓋其憂方大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蓋既仕固當盡心薄禄亦難消受也孔子不鄙委吏不羞乘田謹筭籌時葦息死戒不準死事不備正以心存行道小用亦大用之兆小官亦大官之積也朝廷之上无可不盡為之官朝廷之官无可苟且而不必盡之耻辜人自負官官何負人故為朝廷做事要隨分自盡苟失職望隴得隴望蜀貪愈頭全不在行道即小官且不可居況大官乎字字真切

曠官 涼官 負委蒙飢 尸素 曠職 曠廢 尸餐 尸位 尸祿 尸居 尸厲 貞厲 尸蹇 字義相近 尸解 尸鳩 尸祝 尸子 尸佼 尸羅 尸利 尸陀林 尸毘王 尸棄 尸羅王 尸波羅蜜 尸羅達摩 尸羅跋摩 尸羅婆羅門 尸羅比丘 尸羅比丘尼 尸羅沙彌 尸羅沙彌尼 尸羅式叉摩那 尸羅優婆塞 尸羅優婆夷 尸羅波羅蜜多 尸羅達摩菩薩 尸羅跋摩菩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 尸羅比丘菩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 尸羅沙彌菩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達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跋摩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婆羅門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比丘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沙彌尼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式叉摩那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塞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 尸羅優婆夷菩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薩摩訶

万章疑孟子不受諸侯之禄而問說士之不寄託于諸侯之食何也孟子答說有所重而不敢託也諸侯失国而国弊他国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其託食于諸侯礼也士之託於諸侯是以士而上同於君非礼也○万章說託則不敢矣知君餽之粟則亦受之乎孟子說受之章說受之又為何義也孟子說士特有道之坻君之於民也固有以周給其空乏之礼故以民自待而受君之餽且○章說周之以粟則受之賜之以常食則不受何也孟子說此亦有所重而不敢受也万章說自我而託于君猶嫌其倨自君而賜於我則非倨矣敢問其不敢受何也孟子說周乃君待民之礼賜乃君待臣之礼卽抱關擊柝之徵者皆有當食之戝故可以食于上士死當戝而亦賜食於上者是以而民而上同於臣以為不恭也此所以不敢受也

託餽賜三字宜辨餽充常数賜有常数若託典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託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于君賜是自彼而賜于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戝分言而不敢混同于有位之臣三節意歸重処今在死當戝而賜于上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士指未仕言託寄也依也寄旅依人館穀曰託**孟子曰不敢也**以名分故不敢倨**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古諸侯失国亡在他邦曰寄公寄卽託上之託於諸侯非禮也士雖也如魯昭公依託齊晉之類**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士雖在他国不肯仰託于君以道自重也雖是不肯苟且因人**○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餽饋同餉遺曰餽童疑餽卽托亦不可受**曰受之**以餽非託此故可受**受之何義也**取義**曰君之於氓也**氓甿同流民曰甿亦謂在他国者也**固周之**曰周分言**曰不敢也**以戝**固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賞賚曰賜上共下言卽託諸侯其祿**曰不敢也**以戝分言**曰敢問其不敢何也**問是何故**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抱事曰職以事食人曰食官雖小有常職可食君祿**無當**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常繼是常常繼續貫餽**曰繆公之於子思也**是悅子思之賢**亟問亟餽鼎肉**亟数也問是問安否思之名未為臣而受祿賜士固非分未為臣而以臣之君亦太倨其有受有不受分明不受卑簡不好庶言而曰吾以氓自処而受其周善辭也

考周礼旅師掌聚野之粮粟屋粟閭粟而施民之繕脩者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听之周堺之义當出於此

○章說君餽之則受之矣不識可常繼而餽之乎孟子說周雖可受而常繼亦當有道音魯繆公悅子思之賢其待子思也数以君命而問其安否数以君命而餽之以鼎肉子思不勝拜受之煩依不悅于其末後後來餽也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而言曰今而後知君之餽非礼俟特以大馬畜伋畜自是繆公心悅而意人無復餽也大所貴乎悅賢伋為其能舉逸今既不能舉矣而又絏不

不與社稷臣泰覘之寄而身居要官察貌言而誰何可說得個堺君待士不得為託為賜只可行乞個周此是义之所在然孟子之意以為當世諸侯既不能用我就不該食其禄皆不欲受賜于上正是不託処須知賜是以尊惠下之名餽則平等交際之名未為臣而受祿賜士固非分未為臣而以臣臨之君亦太倨其有受有不受分明不受卑簡不好庶言而曰吾以堺自処而受其周善辞也

考周礼旅師掌聚野之粮粟屋粟閭粟而施民之繕脩者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听之周堺之义當出於此

○章說君餽之則受之矣不識可常繼而餽之乎孟子說周雖可受而常繼亦當有道音魯繆公悅子思之賢其待子思也数以君命而問其安否数以君命而餽之以鼎肉子思不勝拜受之煩依不悅于其末後後來餽也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而言曰今而後知君之餽非礼俟特以大馬畜伋畜自是繆公心悅而意人無復餽也大所貴乎悅賢伋為其能舉逸今既不能舉矣而又絏不

能養通尚可謂悅賢矣然則君可無以養之乎
此節引子思見士雖止受餽亦要入君餽受有道乃肯受之不然君繆公之亟問亟餽子思必屢之○而不受矣本意重在君之能舉能尊則受其常餼可也何必言養乎悅賢三句意且虛說下二節總說明○繆公子思此下帝堯俱不可粘着重堯只借古人以為例耳

○章說君之于士亟餽既不可。不餽又不可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何如斯可謂養矣孟子說始餽以君命將之處其始也士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以養其身受之勞子思以為鼎肉之故使己僕己僕爾拜也養之而不能体之非養君子之道也

此節初以君命將之所以尊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須知繼粟繼肉亦是君命但出自庖人庖人不說出君命耳子思二句是推當時餽之意以明養君子之道

○善術士者其猶堯乎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加諸上位語發庸政言故曰王公之

膊脫比于脅與為君粥妝為君捧繼既問心而有愧口腹以勞從者一命而偃再命而僕又對使而增慚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如何究養士之道 **曰以君命將之**將奉也餽物 **再拜稽首而受**重君命也 **其後廩人繼粟**其後惟掌倉廩之官相繼餽粟 **庖人繼肉**王庖厨之官相繼餽肉 **不以君命將之**不必屢稱君命免煩 **子思以爲鼎肉**不過一煮之資者亟拜之勞 **使己僕僕爾拜也**僕匕煩僕非國君養賢煩貌 **非養君子之道也**非國君養賢之道故不受

庖人 君不代庖 朝夕勤懃君惠已隨庖人而供往 庖厨越雖 日暮欲曲庖人隱抱君心以俱至 **實梁以飽德** 麥粱之飴不時之需日給于前 大享以告享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以外事二女焉 于之條 **使其子九男事之**以外事二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所安百官不止廩人庖人又不必以聽內事 **以養舜於畎畝之中**是養 **後舉加諸上位**指登庸言 **故曰王公之**

尊賢也能養能尊方是真 **尊賢**陳大士曰嘗考師臣者帝 食天祿共天位 **尊賢**資臣若王堯之養舜于畎 故實倣之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望皆由此始厥後有如齊桓士之自負于天下不得已諸侯不得友者以陰壞世法于是周公之六典八則及三物教士五刑防民之律不得不嚴矣春秋猶周公之礼樂世界也孰敢有如桓士者至戰國之諸侯六卿以礼士取名分晉叩氏亦以得衆始資智摹齊秦楚吳越皆闇與風而效之是伯道日下士氣却養而日高有德者固賴之以成其論臣閉門之節有言者寔借之以行其縱人橫人之說子思孟子乃先賓師体面于其間此亦不得已而救時之一着也無奈押闔之徒一傳再傳溫其言以起獻而逐上先儒之憂作矣此豈孔孟之本心之罪哉。

不見諸侯何義也不見兼未召不求見 **不見諸侯何義也**統召不往見二意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國若國中也市井里也 **在野曰草莽之臣**以德曰士以爵曰人舜位曰庶人 **庶人不傳質爲**在野若郊外也草莽草莽此俱是禮門義路界限處 **夫士見諸侯何也**士重士所以重道六有為之君深曰恭學色恭眷 **曰尊德樂義則不可若是則王公之尊賢者未能有舜也**傳通也質贄同 **不敢見於諸侯**市井草莽此俱絕交敢見之 **禮也**

則曰莫尊之臣臣以市井草莽稱皆為未仕之庶人庶人不通貢而為臣其守分不敢見於諸侯乃禮之當然者也○愚意說士既與庶人等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士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孟子說凡君召之役是不知其為士而況以庶人之分而不敢越次也君召之使只明知其為士而仍以庶人待之如是而往見則不安為士之分而輕其身非之也故不往見也

市井草莽加二臣字即詩率土皆王臣意然臣字輕是庶人自稱之詞禮只是安為下之分自重意卻在下文義內透出然循禮處是義安義處亦是禮諸分則曰庶人諸德則曰士往役則為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故有義不義之分耳上曰禮此又曰不義益不守禮而往見僭足不義須要體得

○且子謂君之欲見士也必非空慕其名者果何為也哉章說君之見之為其博洽多聞足以備顧問也為其抱負之賢足以賛綸畧也孟子說既為其多聞也而見之是以愚師知則天子之貢且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而見之賢者君所尊則其未聞欲見賢人而召天子之所不敢召也

此節全在君不可召上見士不可往欲見之三字吃緊下文全就他不見的心事折之多聞與賢勿作兩人看側出得字為妙下文只云欲見賢人而多聞意自含在內上旁註多聞二句原是高事者話宋猶言豈作孟子自為問者說亦冤見

○何以見士不可召庄嶽繆公亟就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也豈不曰以位言則子君也我臣也豈有定分臣何敢與君友也若以德言則子當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夫千乘之君求與賢士為友而且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君既不可召士則士必不可往見以趨召矣

子思事字正狀上師字而又以一友字照出召字玩而況曰氣是德高于位位屈于德古聖賢自神之氣節如此

孔叢子魯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游于諸侯



守庶人之分○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如喚他去川役之類非召公事則往役往應其役使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有往不往之異曰君命何為哉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如一君命何為哉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義有安庶人之分而往見不義也不義者輕其身不敢越次庶人之宜也往見不義也不義者輕其身以見失士之節也一則考市井市中之道四達如井于井路輕集處為市以便交易○昔云古人陳百物于井旁因長及市泓故曰市井綯北方之虛集○庶人之賤之以為礼物者雖也故工商執之謂即鴨也群居于家而不能高飛故庶人以為贄

其多聞也多聞以識言任云文地理古今皆胸中包羅為其賢也賢以作用言由包羅作用

諸侯之貢者也而見之貢者君所尊則其未聞欲見賢人而召天子之所不敢召也

此節全在君不可召上見士不可往欲見之三字吃緊下文全就他不見的心事折之多聞與賢勿作兩人看側出得字為妙下文只云欲見賢人而多聞意自含在內上旁註多聞二句原是高事者話宋猶言豈作孟子自為問者說亦冤見

○何以見士不可召庄嶽繆公亟就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也豈不曰以位言則子君也我臣也豈有定分臣何敢與君友也若以德言則子當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夫千乘之君求與賢士為友而且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君既不可召士則士必不可往見以趨召矣

子思事字正狀上師字而又以一友字照出召字玩而況曰氣是德高于位位屈于德古聖賢自神之氣節如此

孔叢子魯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游于諸侯

舊來有大淵若大湖養大
力量宜寬一個人

侯爭 多聞便識古今之純載 綜見知聞知之緒而剖其微 兼綜廣覽 取精宏 道德上所自有

多聞賢 摘辨 錙品高 妍醜君所必貨 自奇抱瑰 非已下之

繆公亟見於子思 禮意慇懃 **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非謙但以此為盛德事一友字 **子思不悅** 只是抑他友字 **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謂古人只說個事之 **豈曰友之云乎** 豈曾說個友 **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 孟子推子思之意如此 **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臣指市井草莽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也** 以尊卑以德之分言 **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益德自尊正以尊君也不可誣士

夫子未当矢人臣之礼也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色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雖敝君臣固位上下相持夫欲行其道不恈礼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翊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仍于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豈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此語大表英決孟子不徃見之意的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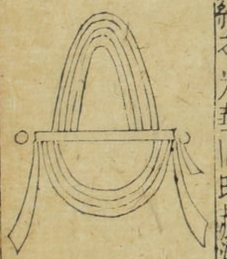
○士若召之而徃見不惟慢于思且出虞人下矣昔者景公田獵招虞人以旃虞人守分不至景公怒其違命將殺之孔子美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蓋取其不失其守而已非分之招能守死不徃也虞人且然士當何如引子思尚加於召一等景公以皮冠招虞人比其本分尚高二級而二子不受況士而可徃召乎此文字善於翻処

○章說取問招虞人當以何物孟子說當以田獵之皮冠虞人所有事虞人而外招虞人以通帛之旃案其實素也士以文能之旃象其変化也若大夫以折羽之旌象其文明而可招虞人乎○夫景公以大夫之招而招虞人一失其招虞人且死守不敢徃若以士之招而招虞人虞人亦豈敢徃哉夫以貴招賤尚過其分耳而且不徃況為貧而召乃以不賢之招已多開且貧之資人屈其分而可徃乎

故問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槩用故招虞人必以皮冠若庶人僅以旃士僅以旂必加大夫方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哉以大夫二句提過必徙虞人上推出庶人演說二句跌入九乎二句甚有力正與七文兄可召與相應

考 皮冠即韋弁周礼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眠獵謀武之類故用以招虞人○周礼春官司常掌九旂之物名曰月為旂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礼書曰虞人掌由獵之事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宴之樂故招以旌士君侯所礼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故招以旃

皮冠圖



黃白者為之
高尺二十諸侯孤卿大夫士皆冠之

而不可得也 文放開說勿招子思繆公友虞平交且不可得 **況曰召與** 而召則公友虞平交且不可得 **況曰召與** 而召則卑之故摘 叩其緒論就似以片言洗驕君之西摔 駁其談吐宛似以隻語刷庸君之陋

著況字

古之人 詩書道德不干古而獨見其重乃若干古而偏覺其尊綢衣白駒非干古而獨見其隆乃若干古而偏覺其韻

不 旌為信以招之也 **招虞人以旌** 虞人守死囿之吏持旌于田 田獵獸

將殺之 公怒其違命 **志士不忘在溝壑** 孔子贊美虞人言志士勇士雖到喪其元 **勇士不忘喪其元** 首此義不忘 **孔子** 溝壑此志不忘

奚取焉 何為取他非招不徃 **蓋取其不失其守而已** 不過取他非招不徃以明賢矣不可召耳

非分之招能守死不徃也 不過取他非招不徃

且 然士當何如 **況士乎** 以何物招 **曰以皮冠** 皮冠韋弁戎服之冠也 **庶人**

引子思是正說引虞人是借証不平繆公以友得子思尚加於召一等景公以皮冠招虞人比其本分尚高二級而二子不受況士而可徃召乎此文字善於翻処

○章說取問招虞人當以何物孟子說當以田獵之皮冠虞人所有事虞人而外招庶人以通帛之旃案其實素也士以文能之旃象其変化也若大夫以折羽之旌象其文明而可招虞人乎○夫景公以大夫之招而招虞人一失其招虞人且死守不敢徃若以士之招而招庶人庶人亦豈敢徃哉夫以貴招賤尚過其分耳而且不徃況為貧而召乃以不賢之招已多開且貧之資人屈其分而可徃乎

故問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槩用故招虞人必以皮冠若庶人僅以旃士僅以旂必加大夫方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哉以大夫二句提過必徙虞人上推出庶人演說二句跌入九乎二句甚有力正與七文兄可召與相應

考 皮冠即韋弁周礼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眠獵謀武之類故用以招虞人○周礼春官司常掌九旂之物名曰月為旂交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礼書曰虞人掌由獵之事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宴之樂故招以旌士君侯所礼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故招以旃

招虞人庶人豈敢徃哉 三句又因虞人不徃**況乎以不賢人之招** 謂不洗見而徃召臣也 **招賢人乎** 優以異等尚不肯徃況不賢之招乎反厚之乎

皮冠蠆錄 以皮比象隱太裡首蜩虞之在殼 章物以皮徵物隱太寢兕虞之在御 徵信

旃旌蠆錄 庶人焉冠而素組冠而素紕則亦旃而素幣也丘園之敝乙東帛之義乙也 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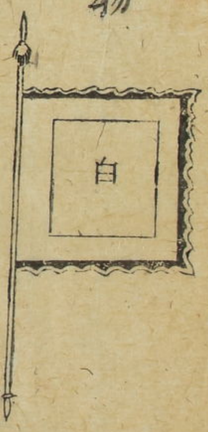
以旃 周尚赤帛皆赤色通言旃謂純赤无他飾也 **士以旌** 其餘如蛟龍以象其変化 **旌士已徃若也** 旌招旌 **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徃** 即士虞人不徃之事 **以士之招** 指旌

九旗

太常



司常掌日月為
宮○巾車玉
路建太平十
二旌畫三辰
升龍降龍弧
矢設熊虎之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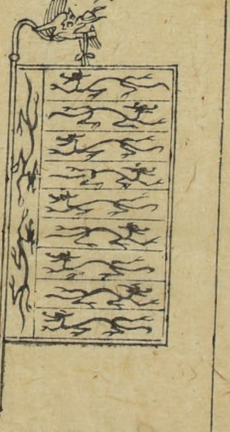


司常雜帛為物
大夫士建物以
自素飾其側商
之正色○巾車
革路建大白以
即戎以封四衛

旂



司常通帛為旂
孤卿建旂大赤
征周正色无鈴
○巾車象路建
大赤以朝覲姓
以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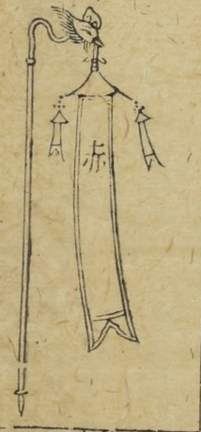


司常諸侯建
國之旂○巾
車金路建大旂
以賓同姓以封
上公九旂候伯
七子男五

旜



司常通帛為旜
孤卿建旜大赤
征周正色无鈴
○巾車象路建
大赤以朝覲姓
以封



司常掌九旗之
物名各有屬
以待國事
○凡軍事
建旗以致民
事建旟以
鳥隼為
旟以象鶉
旟

行此止禮子由義路出入禮門也士未爲臣可以此律乎

欲見云君子非自高以誇平日認得一個礼義事也皆在上面行耳夫見不在召而往後之義不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是一步行不去是不敢見之礼亦不是別的由吾身而捨之便與門一般舍此便出入無所措人人共由共出入却認曲徑邪蹊作門路者多惟君子而賢則体認得門路真君子而多聞則參酌得門路透故獨能由是出入是耳肯應非礼非義之召乎如此踽踽卓然可為當世視效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惟君子三字不必在礼義上分疏○當時之召孔子非召士也召官也則孔子之應召非應以士也應以官也此正是由義路出入礼門處君子無官職必不可召而士可往召乎○礼義無定体亦無定用為士君官效有斟酌在

一鄉全言○通章只論交善之量宜廣不泥定由鄉国而及天下由今而及古取友者須自己身上做根基全從心之不自滿足來故章內未足字是關鍵要看得一步進一步光景

天下古今惟善无窮尽惟為善无止足性好善之心无遠近新故孟子謂万章說吾人取友貴廣如一鄉有一鄉之善士吾即友此一鄉之善士通一鄉為一身一国有一国之善士吾即友此一国之善士通一国為一身天下有天下之善士吾即友此天下之善士通天下為一身隨処皆在所友之地隨処皆在所友之人亦已盡一代之名流矣

善還從就人之有善者說在一鄉則友一鄉在一国則友一国在天下則友天下四海之內那一処非其所友之地那一個非其所友之人孟子教人見善便取如貪賈入市見物便收看斯字極妙此斯字直提到尚論古之人方任總是取善不自足之意

○不特此也且從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蒲取善之量又進而上之討論古之人古人詠歌有詩誦其詩焉古人記載有書讀其書焉而不知古人之人可乎是以從詩書中詩論其當世紛紜不同之故惟其世為何者之世因以知其人為何者之人所以千載

孟子讀萬章章旨一鄉之善士言隨処皆可取善鄉中有善者斯友一鄉之善士吾斯友之斯字是我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典之友不可自足意一國之善士倘不以一国自足則必進吾斯友之天下之善士之天下矣天下內有善士斯友之則一世之善皆

天下之善士吾善交不以鄉国限矣

友善類　投秩　依型矱矩　嬰鳴之求遍于一世　訂盟　發难問奇　鶴于之和逮乎古先

六合之嬰鳴即吾性之飛躍　一腔之快事在四座之行生　別有神焉以投其介　別有天焉以作其合

合志　精神感召　締一日金蘭　同堂式名教之尊　同方　志趣流通　作千秋性命　分部揚百家之淵

三代以七閩風可感皆有雞鳴風雨之思　百世以前神意可通亦深兼葭白露之感

○以友天下之善士猶未足為未足是猶未足是猶未蒲取善之量言　又尚論古之人非徒欲知古之言乃是欲知古之人　論其世也　知人是知其人凡歌論紀載其事皆是不貴入耳　貴其言讀其書

而上亦有知己也詩書之人亦皆吾友是尚友也則我之分量何如大哉

天下共古。无復等第非天下之善士上。又有一種在。未足是。況窈念。頭宪竟友千古之善。亦為未足尚論非評品有自相恭末印証意開卷見古人于吾心掩卷見吾心之古人方是真能誦詩讀書既四其字重在論世上此分明進吾之身于古人之世和上下其議論方是以古人為友故說尚友

問卿全書○通章論為卿之道全重友要之三字精誠以感動竭力以扶持惻怛懇切直到无可用情處方是友衆有堂奏未盡不可賢諸鬼神亦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便說易位便說去○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塞驕主之胆益積諫之朝自謂權可自恣威可自逞乃一不聽而使重戶掾易位之議忠臣萌去国之思豈人主之利哉

齊宣王原是遂過之主君子有引去之思至是問設卿之意何如孟子說卿當隨分自盡王何卿之問此主說卿不同乎孟子說不同內舉不避親有貴戚之卿外舉不避疎有異姓之卿王說請問貴戚之卿孟子說貴戚之卿其權重其情戚宗以宗社為重故君有大過足以亡国者則必諫七至於反覆之而不聽則宗社危矣不得已行權更立賢者以代之諫以愛君易位以延祀无非為宗社計也

此節貴戚之卿與宗社同休戚社稷為重君為輕故得遂賢以存祀此亦極其理而言之觀下段泛言有過此必言大過可見危及宗社所以不得已而用權

○王疑孟子易位之言太甚乃勃然変乎色○孟子說王勿異臣言也王以貴戚之卿問臣七不敢不以行權之正道对○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說異姓之卿其位尊其情疎原非道為体故君凡有過則必諫至於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之是義不合矣見幾而去諫以盡吾以道事君之心去以明吾不可則止之義无非以道自重也隨其親疎之分而各盡其道此卿所以不同也

勃然変色雖是訝其已甚之意亦是王之受諫處○權而謂之正者宗臣之戚合當如此不敢不以正对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

附考 卿者善也章善明理也又卿嚮也人所嚮嚮也傳曰卿者君之貳○周礼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諸侯三卿兼官也司徒承家宰司馬兼春官司空兼司寇

卿類 叅三公 命于天子 出足以掌邦国之事 入足以輔我后之德 肆于王公 掌六戚 祭則同福 燕王室者莫如親七 通王国 阜兆民 謀則同心 亮天工者莫如賢七 天子之股肱 議親則不以遠間親不以新間舊 有国之王室 升賢則論官惟其人左右惟其才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変色貌訝其已甚之意

曰王問臣不敢不以正對 正对是以正位之言直道理告君○王色定定即上変色而復其初意

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意以異姓卿必有不同処

曰君有過則諫 凡要是委曲以望君去改亦望君心萬一合道皆是過不論大小則當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反要是去改亦望君心萬一悔悟

孟注 大全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

神心術大源頭処 **是以論其世也** 論世在詩書上論於頌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如欲知禹稷為人就平世上論欲知顏子為人就乱世上論也 **是尚友也** 尚字在心裡說古人安可得而友然尚論処即是友 **孟注** 晉書云不恨我不見古人常恨古人不見我七恨古人不見我古人應恨不我見如此心胸方能誦讀論世

誦讀 誦說不衰 類華摛藻 竟詣咏歌形諸寤寐 學古有獲 含英咀華 仰監前典中述祖訓 流連慨嘆以発其幽光 咏其芳澤而深礼義之感 下察上視以開其朗照 沐其懿訓而多宏遠之懐 於世教遒邈之中別有玄賞而後有當于論列之心 從千秋論定之後発其幽光而後无愧為稽古之彦

齊宣王問卿 問設卿何為也 **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以何等為問 **王不同乎** 疑不同其等 **曰不同** 言其分有異 **有貴戚之卿** 是以親而任者 **有異姓之卿** 是以賢而任者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疑親戚必有順從意 **曰君有大過則諫** 大過足以亡国 **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反要者諫以奠君開悟

象○色和合其上必有人月為善處去和所以感悟人主卿反覆進諫之心。

三諫白虎通曰人懷五常謂諫者智也順諫者仁也窺理也正義曰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貴戚異姓鄭伸漁曰如曲禮伯則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同姓異姓之別也貴而且戚疑不止同姓。

不嘗日有伊尹之志則可。先伊尹之志則篡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同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

忠諫可經可權　發非常之議　典其得罪于先王蒙不韙之名　毋寧愛過于我君持頗扶危徹惕于悖謬未甚之日不至隕越而蹈羞直言極論定計于强諫莫施之後不至戕亡而束手